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附录三

第六卷

裁军谈判委员会 1982 年按国家和议题分类的发言索引和逐字记录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7
10 August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七十七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10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图阿提女士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纳西贝内女士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 西: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德扬诺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李巍岷先生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登布斯基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托特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伊朗:

托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尼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勤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贝纳维德斯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麦尔巴耶尔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康加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7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今天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4，即“化学武器”。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巴基斯坦、美利坚合众国、罗马尼亚、波兰、比利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赫迈德阁下发言。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你，来自一个伟大、友好的非洲国家的代表，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时刻担任了委员会的主席职务。我们相信，你所拥有的丰富外交经验和才干将使我们在本月份的各项活动中取得最好的结果。

我还愿向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感谢，他在春季会议的结束阶段中充分发挥了大家公认的才干和明智，从而确保裁军谈判委员会为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在安全和裁军领域中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大家都将得益于他的经验。与此同时，向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和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告别也使我们感到十分难过，他们都为本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委员会1982年本届会议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就委员会审议的任何重要问题达成协议之后复会的。大家当然都会注意到在特别联大结束时所通过的一些“轻松”结论中所包含着的嘲讽味道，甚至确可称为伪善。重要的是，我们在委员会中不应参与那些自欺欺人的做法，无视在特别联大上如此众多的人们和国家所抱希望和愿望受到挫折的严重性。

的确，特别联大使公众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威胁之上。任何目睹了6月12日在纽约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的人都不会怀疑，裁军将会较早地而不是较晚地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愿望。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特别联大上发起的世界裁军运动将有助于唤起公众对裁军的普遍支持。

显然，必须根据过去四年中国际关系持续恶化这一现象来看待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在特别联大通过的各项结论中已承认了这一点。在这一方面，回忆一下美国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军备管制和裁军署署长罗斯托先生今年2月9日在本委员会上发言时所发出的呼吁是特别有意义的。他说“我们迅速有效地采取行动，以恢复《宪章》第二条第四项”，——保证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承诺——“使其成为国际政治中有效法律的一部分。”今天，除了当时存在的日益恶化的危机之外，我们还面临着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入侵以及这一入侵给几百万无辜人们带来的苦难。千计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遭杀戮，万计的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这种残杀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继续进行，数十年来以色列的宣传及其赤裸裸的侵略暴行似乎已经麻痹了这一世界的知觉。正如巴基斯坦总统在给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政府首脑的信中所说的，“文明的前途取决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情景是否能够震动我们。”

对世界各弱小国家来说，缺乏可靠的自卫能力是致命的弱点，这是过去几年来从黎巴嫩、阿富汗和柬埔寨所发生的一切中汲取的明显教训。但是我们大家都必须认识到，在核时代中，如果通过军事力量获致安全的逻辑得到150多个国家的拥护，那么这必然要导致灾难。我们希望——我谨援引尊敬的印度代表的话——人们将会较早地而不是较晚地抛弃“以武器积累为基础的政治、军事优势的幻想”，而赞成通过裁军来获得安全。在最近召开的特别联大会议上，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已表明了它们希望通过真正、均衡的裁军过程确保其安全的愿望。正是这些国家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最深感不安，这是必然的。

巴基斯坦代表团对本届特别联大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深感遗憾。该方案本来应是特别联大的中心问题。是在核裁军问题上，更具体地说是在核禁试条约的问题上，《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宣告破裂。众所周知，不结盟国家在谈判中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态度，但是遗憾的是其他某些国家集团并未采取相应的立场。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并不是要指责他人，我仅仅是为了说明可使《综合裁军方案》谈判得以恢复的条件。在工作小组开始审议《综合裁军方案》之前，也许是在明年初，我们必须从某些大国获得某种表示，说明它们准备对在特别联大期间就《综合裁军方案》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提出的大量合理的折衷提案作出积极的反应。

我国代表团愿积极参加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然而，在特别联大会议上的经历以及尔后的发展都使我们极为怀疑这一努力的前景。一个核大国不参加该工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作小组的活动，这很难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期望，即我们正在靠近核禁试的目标。我们曾在设立这一小组问题上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但我们感到，某个核大国最近发表的声明很难同这一协商一致意见相一致，据报导该国在声明中说“我们将长期需要进行试验，也许甚至还要进行150千吨水平以上的试验。”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为了澄清某些国际协定中所产生的双边核查问题而使用这做法，对这些协定，我们并不是缔约国，而且对其中的目标我们也是深为怀疑的。

人们要求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的审议工作来确定同核查禁试条约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第一个与核查有关的问题是禁试的范围。换言之，我们是愿意象在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中所阐述的那样“永远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所有核试验”呢，还是仅寻求禁止核武器的试验？对这两种抉择的核查要求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我们象参加三边谈判者那样显然选择了后一种办法，那么将为“和平核爆炸”及其核查设想些什么安排呢？我们还很想了解的是，可设想些什么核查措施和遵守措施，以制止通过实验室或模拟技术——据报导某些核武器国家已发展了这种技术——继续改进核武器的质量。其他有关的问题，也已罗列在第CD/181号文件，即21国集团于去年向三边谈判者提出的一份问题清单之中。

某些核武器国家对全面禁试条约保持缄默态度也意味着它们转变了关于最终消除核武器的立场。如果按照《最后文件》第50段所设想的，即逐步削减并最终消除这些武器的话，那么就无须对这些武器进行“长期的”试验。如果我们的这一评估确实正确的话，如果预料要维持到遥远的将来核威慑和拥有核武库，那么这对实现裁军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若认为无核武器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赞同在世界力量分布——其表现是五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中现有的、极不相称的现象，那将是不现实的。放弃核裁军的目标就必然将放弃不扩散核武器的目标；两者皆放弃，就将造成一种比我们今天所处的核灾难边缘更为危险和不稳定的局势。

因此，我谨敦促那些迄今为止仍然顽固阻挠设立核裁军工作小组提案的国家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我国代表团认为，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的提案中所设想的核裁军进程可为开始审议这一问题提供合理的基础。这一作法不会损害任何核武器国家的立场；相反地，它将会导致产生一种有益的协商一致意见，这将促进核裁军的多边和双边谈判。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一些国家已强调指出目前正在日内瓦召开的所谓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中程核力量谈判的重要性。我们并不想以任何方式诋毁这些谈判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表示我们的合法希望, 即参加谈判各方的目标应确实是导致其战略武库和其他核武库的着实削减, 而绝不仅仅是做出一种姿态来愚弄在最近几个月中明确表示反对核威胁的公众舆论。本委员会还有权期望参加谈判的各方以单独的或集体的方式把这些会谈的进展情况充分通知委员会。

我国代表团在促进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方面的一贯兴趣是无须重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就这一项目所进行的工作已陷入僵局。在我们为了去参加特别联大而休会之前的日子, 21国集团在第CD/280号文件中曾发表一项声明, 其中特别表明“只要核武器国家不表现出真诚的政治意愿以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这一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进一步谈判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因此, 21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检查它们的立场, 并就此问题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修改过的立场”。在特别联大会议期间, 两个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根本未对21国集团的这些关切作出答复。当然我国代表团已注意到在特别联大上法国立场的演变。现在法国的立场已同美国和联合王国的立场几乎完全相同, 遗憾的是, 这一立场的缺陷, 同这两个国家就此问题发表的单方面声明所致的缺陷完全相同。

在特别联大期间, 我们还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主席单方面宣布苏联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对此我们表示欢迎。除了其他含义之外, 这一宣布似乎还意味着在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上苏联立场的转变。我国代表团将以最认真的态度研究这些含义, 并将在晚些时间再谈及这一问题。

同时, 我们认为, 苏联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以及中国在十多年前所发表的并在特别联大上重申的类似声明为减少核冲突的危险开辟了一个渠道。我们难以理解有些国家的立场, 它们既把苏联关于不首先使用的保证斥为仅仅是宣言性的和无法核查的, 又要求无核武器国家按其表面价值接受它们自己在“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上的单方面声明。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某些依赖核威慑的核武器国家若目前就在这种不首先使用保证方面作出相似行动将遇到的困难。我国代表团认为, 在寻求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这一目标时, 应同时采取各种措施, 以消除当前存在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的有关东、西方常规武器不平衡的一些观念。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在对放射性武器进行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显然是根本性的。除非大大扩大拟定的放射性武器公约的范围，否则这一公约将成为旨在禁止一种不存在的、未必可能出现的武器的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因此，至少应把这一项目的谈判搁置到明年。然而，正如我们曾多次指出的，禁止攻击核设施的问题是人们当前很关心的问题，因此应给予独立对待。我国代表团保留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苏伊卡大使领导下正在从事的谈判为我们目前的工作中最有希望的一个。为审议公约草案中各组成部分并列所有可能的或妥协的方案而设立各接触小组将引导工作小组为明年开始具体谈判公约草案奠定全面的基础。这是我们不可失去的机会。

在联合国第二届外层空间会议召开的同时，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可采取一些有益的步骤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这一环境中的危险，那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作为第一步，本委员会可建议大家普遍赞同外层空间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概念。巴基斯坦赞成这一观点，即委员会应就这一项目设立一个拥有适当职权的工作小组。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失败之后，本委员会确实已成为唯一的和只此一家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委员会肩负的责任同它的作用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和繁重的。我们必须在这里设法为真正、全面的裁军进程奠定基础。正是在这里，所有国家重申其致力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承诺将经受考验。

巴基斯坦代表团将参加任何旨在提高本委员会工作效率的努力。但是我们都应清楚地知道，在过去四年中委员会未能在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同这一机构本身的不足之处——如果有的话——关系不大或根本无关。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一样，我们的失败是由于缺少任何谈判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即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

主席：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阁下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这是我在本届会议上第一次发言，因此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在委员会开始1982年夏季会议时担任了主席的职务。我国代表团深知你的才干和智慧。你在裁军领域中的丰富经验以及你作为主席的工作效率都使我们确信，我们的工作将会是富有成果的和高效率的。我还愿向我们的新同事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表示欢迎；我遗憾地注意到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和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已经离任；我还要向我们的朋友、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温卡特斯瓦朗告别，他将于下周离开我们前往北京担任新的职务。我们祝他一切顺利。最后，主席先生，如果我不向尊敬的日本代表大川大使表示特别的谢意，那我将是失职，我要感谢他在春季会议最后几天的紧张工作中出色地领导了委员会。他的大睿大智和镇静自若的态度不仅使我们完成了在日内瓦的工作，而且也在我们承担在纽约所面临的各种艰巨责任中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已有一些人在发言时谈及了最近闭幕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他们已提出了一些评估意见。我愿首先指出的是，我并不象其他人那样认为我们是夹着尾巴从一场灾难中败退回来的。当然，大家都不会说特别联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我们的期望是在各项具体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的话，那么特别联大的确未能实现我们这些起码的期望。但是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来评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果吧。鉴于自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以来的四年中在世界上所发生各种事件，我们不应对这些结果感到惊讶和震惊。从实际出发，当时我们是否能相信我们将再次获得成功？多半不会吧。我们的确不能期望这些在这一较小型的和更富有经验的机构中未能解决的争论问题将会得以解决。正如我们的一位可尊敬的同事、瑞典的图尔森夫人在上周指出的那样：“根本不存在越过《最后文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

我国代表团曾希望在纽约和大家一起设法对我们在过去四年中所作的努力以及各国的举措对裁军努力的影响作出一个现实的评估。然而，就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我们的努力遭到某些人的阻挠，我希望我们不要管它们的活动，他们提出一些过于简单的宣传性提案以此作为解决几十年来使我们陷入裁军困境的所有问题的办法，并设法用这些提案来转移我们的方向。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在纽约我们没有获得成功，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而是因为目前国际现状的恶化已经

(菲尔兹先生，美国)

完全损伤了世界各国对其安全的信心。这一问题不是使用词令所能解决的，只有重新遵守《联合国宪章》中的各项原则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里根总统在特别联大上发言时讲了一些话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他说：

“我来到这个会议大厅是要呼吁全世界重新致力于《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原则——即所有会员国根据法律力行容忍，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不把武装力量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方式。”

《宪章》第二条第4段是每一会员国都应遵守的义务；只有认真遵守这一义务才有可能实现裁军。如果我们要致力于裁军，我们就必须接受里根总统的挑战，并“最终赋予《宪章》以生命力”。

然而，我们甚至无法就如实地反映当前的各种事件达成一致意见，同样，我们也未能达成一项综合裁军方案，以此为我们今后的努力制定一条现实的道路。似乎大家都愿同意那些不影响其自身利益的措施；然而只有认识到裁军是大家共同肩负的责任，这一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这些严酷的事实对我们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有人已指出，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四年中委员会连一项条约也未能达成。这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真正教训是本谈判机构不能把自己限制在对世界的狭隘看法之中。如果它限制了自己，那么它就面临着偏离其真正目标的危险。我们必须从特别联大的经历中吸取教训，坚持本机构的主要宗旨，即谈判具体的裁军措施。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后的工作安排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些发言者已谈及他们对本委员会面前各优先项目的看法。我愿简单阐述我国代表团的观点。

我们认为，我们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谈判各项有意义的核裁军措施。目前美国正与苏联举行会谈，其目的是要消除双方的威胁力最大的中程核力量并且深入而大量地削减各自战略核武库的水平。成功地结束这些谈判比其他任何措施都更能在实现全面消除核武器方面取得有益进展，后一目标肯定是大家都在寻求的。我国政府继续把全面禁试当作最终的目标，尽管我们认为目前并不适合就这种禁试进行

(菲尔兹先生，美国)

谈判。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准备积极参加解决核查与遵守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核测试工作小组的活动。我们认为该工作小组可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有益的贡献。我还想指出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该小组于昨天开始召开会议。我们认为，该小组应继续为国际数据交流系统建立各种现代技术所能做得到的最广泛的程序。

为了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的条约，人们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进展。实际上，同本机构所面临的其他任何措施相比，这项措施是较为接近完成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干练的主席在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方法似乎使缔结一项放射性武器条约有了希望。和有些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对保护核设施进行谈判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我们一直在批评那些阻止我们在解决核设施问题之前在缔结放射性武器条约方面取得进展的代表团。

现在是抱着较为现实的态度来评估这一局势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缔结一项禁止放射性武器条约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人类更广泛的利益。与此同时，我们充分理解那些主张谈判进一步保护核设施的国家的关切所在。因此，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准备以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仍然不相信放射性武器与核设施问题之间的联系。但是我们准备根据各种问题的具体情况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不会阻挠有助于取得重大进展的任何合理程序。

在本届会议上，有些人主张设立一个工作小组来解决外层空间的问题。在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承认对这一复杂的和技术性很强的问题的认识有限，他们把该工作小组看成是一种教育我们的手段。我国代表团支持本委员会审议各种外层空间的问题，实质性的讨论可使问题集中起来，并为今后的审议工作提供材料丰富的基础。委员会迄今只对外层空间问题进行最低限度的讨论，我们甚至还未听到某些代表团发表初步性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仍然不相信设立工作小组是当前最明智的方向。然而，我们坚决支持召开几次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全体会议来讨论外层空间的问题。只有各国代表团充分阐述各自的观点并做出大量的实质性准备工作，我们才可以开始把我们的努力集中起来。

(菲尔兹先生, 美国)

自7月20日以来,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一直在召开会议。我国代表团已积极地、干劲十足地参加了化学武器的审议工作。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认为实现全面地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是最重要的优先项目。越来越多的事实继续证实在东南亚使用禁用的毒性武器的情况并对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使用化学战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把主要侧重点放在争取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展, 特别是在确定必要的核查和遵守措施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方面取得进展。

我国代表团颇感兴趣地听取了苏联外交部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所做的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发言。我们已认真地研究了他提交给特别联大的提案草案。我们希望苏联将对其提出的某些极笼统的语言后面的意思做出解释。令人遗憾的是, 苏联迄今仍未做出解释, 我们对苏联及其盟国不愿进行认真谈判或不愿对他人就它们的提案提出实质性询问做出答复感到失望。我将在星期四的会议上更具体地谈及化学武器问题, 届时我愿就如何在实现公约方面取得迅速进展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看法。

我尚未谈及委员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故意忽视这些问题, 或对其缺乏兴趣, 而是为了使我的发言简短一些。我将在今后的发言中阐述我国代表团在其他问题上的看法并对我今天的发言作进一步发挥。

主席: 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阁下发言。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我今天将谈及化学武器这一问题, 根据我们已通过的工作计划这是本周讨论的议题。

自1982年7月20日以来,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做的工作以及为讨论某些挑选出的问题而举行的有专家参加的各次会议促使我国代表团要就有关这一问题谈判的目前阶段以及前景发表一些意见。

首先我愿强调指出的是, 我们的讨论已表明, 大家普遍希望在这一存放在某些国家武库之中的、大规模毁灭性恐怖武器问题上取得成果。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除了载于第 CD/CW/WP.33 号文件中的各种具体建议汇编之外，现在苏联又提出了一项富有建议性的提案（载于第 CD/294 号文件），即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的基本条款。

此外，在工作小组会议期间，不断有各国代表团以工作文件或建议的形式提出的其他具体提案。

我们认为，在谈判的现阶段，我们应集中全力起码就今后公约的基本条款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

最近召开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表明：存在着实现这一目标的某些政治意愿，我们并不缺少各种具体的提案，以及在近几年中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既然如此，我们认为，若要把拟定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取得的真实成果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其需要的条件是存在的。

因此，我们应对有争议的主要领域给予特别的注意。

如蒙许可，我今天愿谈谈未来公约的目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谈判中遇到的困难之一。

众所周知，我国代表团一贯赞成缔结一项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并可最有效地保证各国的武库中排除化学武器的公约。正是这一基本立场在指导着我们研究某些提案，这些提案建议把不使用化学武器和化学战能力的概念纳入将成为公约主题的各种禁止之中。

我并不想提出任何新的论点来支持或反对这些想法，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这样做的对间已经过去了。各有关国家已经这样做了。我仅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显然，是取得广泛有效禁止的愿望激发了禁止化学战能力的想法。我国代表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的确关切着这一问题。然而这一想法不论从概念观点出发还是从实际的核查出发，都造成了某些困难。我们认为，在公约生效的某些时间之后按其今后的应用来考虑这一问题，也许可能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关于未来公约组成部分一中所所述的化学武器的使用及其明确的禁止，我们认为大家都已熟知各种相反的观点，因此就无须在这里重复了。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各国代表团都强调指出了两点。第一点是，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以及我们目前正在谈判的公约是两个法律文件，两份文件都涉及化学武器这一事实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第二点是，化学武器的任何使用都将显然违反我们正在谈判的公约，这项公约将禁止各缔约国发展、生产、用其他方法取得、储存、保有或转移化学武器，同时要求它们销毁储存和拆除各种设施。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两点为在已发表的不同观点之间达成妥协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工作中继续前进。

我们愿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一个可能的办法如下：

- (a) 完成公约的组成部分一，其中不包括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 (b) 在公约的序言部分中纳入一段涉及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并重申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段落，在组成部分七中再次提及《日内瓦议定书》，阐明不应把公约解释为以任何方式限制或减损各国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基础上所承担的义务；
- (c) 在公约中写入一项新的条款，承认化学武器的任何使用都是违反公约，因此未来公约中有关核查的条款将适用于这种情况。

正如我所说的，这是一种可能的办法。如果各国代表团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认为它将解决一个迄今尚未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最后的一些看法是关于一些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工作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上周在有专家参加的情况下就同某些化学物剂毒性的确定和核查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有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协商，这些协商对于澄清问题和提供准确性是有益的，所有这些都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关于毒性标准适用于其他有害化学品的问题，我们认为协商似乎已相当清楚地表明目前尚无恰当的方法来确定致残和其他有害的效应。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为了未来公约的用途，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是为某些属于这一类的化学物剂制订出一份纯说明性的清单。

我们仍未成功地制订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化学物剂“前体”的定义。考虑到在这种情况下在应用毒性标准方面存在的种种困难，我们认为制订一份“关键前体”的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清单也是可予考虑的解决办法。

显然, 同监测化学武器储存的销毁有关的各种技术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正如有专家参加的各种协商活动已清楚表明的, 我们还仅处于这一进程的开端。随着工作小组在专家们的帮助下所从事的各种谈判的进展, 做出进一步努力以便拟定这一领域中所需的各种技术方法将被证明是必要的。

以上是我国代表团愿在化学武器谈判现阶段发表的各种意见以及我们愿向委员会提出的种种建议。主席先生, 我愿再次向你以及你的同事、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保证, 罗马尼亚代表团将同过去一样竭尽全力为我们工作取得进展作出贡献。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主席先生, 我代表波兰代表团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表示欢迎。我完全相信, 在你的精干领导下, 本委员会将利用一切机会在履行其整个国际社会正密切注视着的责任重大的任务过程中向前迈进。我愿向你保证, 在你履行责任重大的任务时, 可期望我国代表团与你充分合作和给予协助。

对于你的前任主席, 日本的大川大使, 我一贯——我很高兴在此时重复一下——对他对本委员会春季会议所作的宝贵贡献表示十分真诚的尊重。

我还十分高兴地对于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 坐在我最邻近的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来参加会议表示欢迎。

按照委员会的工作计划, 铭记本周是专门讨论化学武器问题, 我今天的发言主要集中在这一具体议程项目上。

我国代表团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着委员会全体会议就专门讨论化学武器的所有发言。我们将以同样集中的注意力倾听即将就上述议程项目的发言。注意到所有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团都宣布他们愿意承认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的优先性质和首要的意义, 这是令人鼓舞的。我愿表示深信的是, 在这些有利的声明发表之后, 接踵而来的将是就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其谈判桌上的相当多的有争议问题拟定妥协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方案作出的具体贡献。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和非成员一样愿意按国际社会所期望的那样，尽早地以及根据需要尽早地就彻底销毁这种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问题达成一项协定，以便将这种武器从武库中和科学实验室中清除掉，那么目前作为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唯一讲坛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能够起到特殊的作用的。

关于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问题已在工作小组的任务中作出了明确规定，我愿再次将其中有关的部分引用如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会议期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特设工作小组以拟定该公约，同时考虑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以便委员会能尽早达成协议。”在这方面，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所通过的很多项决议的文字和精神也同样是很清楚的。要求尽早拟定一项公约的强烈呼声回响在第二届联合国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如果我们一方面想想上述情况，而另一方面想想化学军备竞赛（而且是质量方面的竞赛）的日益增长的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正处于十字路口，其中一条是走向加速的化学军备竞赛的。我们不愿走上这条道路。但是还有另一条道路，即，和平的道路，就停止化学武器军备竞赛以及销毁其储存和其生产手段而进行的平静的谈判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苏联的题为“一项有关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提案就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因此，苏联的“基本条款”被普遍认为是促进就禁止化学武器进行严肃谈判的巨大推动力，这是很自然的。经考虑后我们认为，苏联的文件包括了所有现有的提案，并与此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很多新提案。它还消除了在本委员会中所听到的疑虑。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有很大可能性在谈判中获得势头；为响应要求拟定一项公约的呼吁，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完成其草案的拟订工作。

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于7月20日恢复了例会，并以相当紧张的步伐继续进行工作。

作为上述工作小组的本年度的主席，我首先要强调的是，现阶段参加有关一项公约工作的所有代表团保持着一种极好的气氛。我高兴地告诉本委员会，自7月20日迄今，在化学武器小组举行的十多个会议中，我们已经能够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基础上相当详尽地讨论了有关未来公约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六个非正式接触小组进行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了更为大量的协商，它们正在继续努力拟定各项具体的妥协条款。此外，上一个整个工作周里，各代表团在专家参加下，就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某些技术问题进行了协商。为了完整地描述工作小组的活动，我愿告知本委员会，我刚提到的这六个非正式小组正在就未来公约的如下几个方面从事它们的准备工作：

- 是否列入一项条款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
- 对在公约中将使用的多种技术名词的定义；
- 关于核查的一般规定；
- 已公布的化学武器的储存及其生产手段之销毁、拆除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问题；
- 拥有化学武器的储存和化学武器的生产手段之公布；销毁化学武器或将其转用于被准许的用途的计划以及作出此种公布的时限和形式；
- 其它剩余的问题，特别是公约的序言，与其它条约的关系，在履行公约过程中的国际合作和它的生效，以及很多其它的法律方面的问题。

对有关一项未来公约的核查方法这个复杂问题所进行的坦率的非正式讨论表明，工作小组赞成拟定一项包括核查的一些总规定的条款，之后再拟订若干关于程序的必要细节的其它条款，如有关国家和国际核查措施、国家技术手段、设立一个协商机构等条款。关于是否列入一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已进行了同样坦率和有用的讨论，并且还在进行讨论。众所周知，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个具有重要的司法和政治意义的有争议的问题，意见是分歧的。然而，在一些代表团的发言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些乐观的迹象，它们表示愿意考虑正在讨论中的几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我们刚才在罗马尼亚大使发言中就听到了这些可能的解决办法。

经过了七月底的筹备工作，工作小组进入了本届会议的最深入细致和最重要的工作阶段。由于一周有召开三次会议的可能性，我希望通过整个小组的集体努力，小组能够在本届会议结束时向委员会汇报在未来公约的所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因此，在对所有代表团给予的帮助和所讲的一番温暖的鼓励的话表示感谢的同时，我呼吁它们采取忍耐和理解的态度给予它们的工作人员必要的时间去积极参加大量的我们称作非正式准备小组的讨论。同时，我也鼓励各代表团的团长对于小组的会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议进程给予直接的、个人的关心。用实际的话来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很多代表团相当正确地强调的禁止化学武器谈判的优先性质的问题。对那一点作出反应的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方面愿指出的是，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为所有代表团提供了一种充分和必要的构架，它有助于将它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声明转变为行动。

有些代表团已经认为急急忙忙地作出结论是正当和正确的，并对我们目前进行的努力作了悲观的预言。至少可以说这样说是不成熟的。我完全赞成进行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我的确认识到我们在本届会议期间不可能拟定一项公约的一致草案。但是可以肯定，为很多组成部分拟订可能的案文对于本届会议来说似乎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因此我们大家应尽一切可能使小组达到这一目标。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为达到一个决定的目标而工作对我们所作的努力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现在请让我对于委员会所审议的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即，核裁军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谈一些看法。已经使用了不知多少语言，发表了多少演说来谴责核军备竞赛，抗议这一代的这种最野蛮的困境。在这间会议室里我们也曾再三地重复这些话。然而，无论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还是那个机构和其它很多组织所通过的无数决议，包括本委员会在内的各种会议都未能取得任何具体的、有希望的成果。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继续谴责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所带来的局势的严重性。我们应该不断重作努力，继续寻求停止这种竞赛的、可能的通过谈判的解决办法。我们的确为谈判作出了足够大胆的，富于想象力的提案，足够大胆和富于想象力的以供遵循的榜样。在这个时刻，我只想提一点：苏联的具有历史和政治意义的倡议——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单方面的义务。我们的苏联同盟的这项倡议——在联合国裁军大会的讲台上宣布的最重要的倡议——已被国际社会广泛地普遍地认为是朝向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的进一步的步骤。因此，阅读一下西德的著名作者们写的一篇关于使用核武器问题的文章内容，不得不令人感到忧虑和困扰。在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时候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建议“……西方联盟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使这些作者们把这种使用称作“防御性”的，此外还认为“……可信地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会再一次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还不应该被看作仅仅是一种政治信条，应该当作为“西方联盟”的一些著名成员的政治目的和志愿的一种供认。在苏联保

(博古米尔·苏伊卡先生，波兰)

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后，在第二届特别会议之后，以及在本委员会会议刚刚开始之前，将这篇文章的全文散发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代表团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是谁，（如果允许我再次引用那些西德作者的话）要“……使战争成为可能……”。我应该补充的是，上述文章包含与美国一些作家的论战，后者在讨论着美国承担这样一种义务的假设的可能性。

在我的这次发言里，我还想谈一下另一个在本委员会的短暂的历史上引起了很多生动的讨论的问题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效率问题。此时，我不想追述和重复在很多文件中，包括反映了波兰代表团观点的文件中已经表达了的一些看法。事实上，我只想谈谈这个紧迫的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如何使按照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使我们支配下的现有的结构更加有效？

本委员会已经设立或即将设立的附属机构的确应该成为真正进行谈判的讲坛。但是，如经验所示，它们还不是这种讲坛。在这方面，我建议召开若干次准备充分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来专门讨论拟订有关其附属机构的工作的适当的和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应该明确地考虑到每个具体小组进行谈判的目前状态。小组方面应该有可能做到比现在更经常地向委员会报告他们工作的情况，并在委员会介绍他们的困难，有时也许是很狭隘的问题，以便可能从全体会议中得到一些指点和（或）指导方针。此外，特别是在深入细致的谈判过程中，可取的作法是，附属机构不应将它们的正式会议当作唯一的工作方法。实际上看起来它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通过非正式协商，特别是那些对于一个特定的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代表团进行的协商来达成协议。换句话说，值得考虑如何确保附属机构工作方法的必不可少的灵活性和行动的形式。我认为，这会成为使工作深入细致的可能的手段之一，从而提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效率。

主席：感谢波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比利时的尊敬的代表昂克林克斯大使阁下发言。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并不认为在这个委员会中和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阶段中发表一番讲话去试图确定责任并试图从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大会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上发生的形势中吸取总的教训会有什么用处。

然而，我认为，就裁军问题进行的多边谈判所提供的可能性要胜过多边审议机构，这一点现在更加清楚了。必须承认，这种多边审议的办法除了1978年那次幸获的、但总而言之是脆弱的成就之外，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过任何具体的成果。自从我们的会议复会以来，我们已听到很多发言，其中一些发言的调子是论战性的并且有时是进攻性的。我们并不认为后者会对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用的贡献。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急迫的事是，我们每个人远不应去进行论战而应该问问自己什么是促进我们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我们议程的优先项目的讨论的最好方法。

最紧迫的事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显示出它进行谈判和产生具体成果的能力。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建议我们在本周全体会议中讨论的项目——的谈判乃在最近的将来就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这样一种表现的最适当的途径，其理由如下：

此问题是影响所有各国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本委员会已有一致的愿望，愿草拟此项公约，而且，我们刚才听到工作小组的主席苏伊卡大使发表了他的看法并告诉我们关于目前在他的小组内出现的良好气氛；

进行该谈判的各种参数现在已作了明确规定；以及

已提出了值得仔细研究的各种新提案，特别是苏联的提案。

我国对于这些谈判的迅速结束给予极大的重视，我们还希望委员会能够作出必要的程序性的安排，为这项工作专门分配必要的时间，如果需要超出本届会议的结束日期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概念性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今天我的发言仅涉及到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应该将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列入到公约的范围内。这正是达特库大使在他的大部分发言中专门论述的同一个议题，我曾注意地听取了他的发言。我们已知道有关两种理论的争论，因此我不再重复它们。

工作小组在其试图找到代替这两个办法的备选方案过程中肯定已取得了进展。在进行上述过程中我们已能看到，在我们正拟定的公约的范围、日内瓦议定书中规定的各种禁止和遵守禁止使用方面的核查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

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是旨在全面禁止一切化学和细菌武器的一项漫长的任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务的基础。在议定书本身的各项条款中，禁止使用是包括所有的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如果引进有关禁止使用的一项新的制度仅仅是针对化学武器，而把细菌武器放在一边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的关于细菌武器公约小心地回避谈到任何关于禁止使用的问题，而是仅仅在其序言中提及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此外，在拟定旨在全部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措施过程中，迄今一直遵守着某种程度的对称性。因此，就上述两个问题共同进行谈判一个时期之后，1972年的细菌武器公约的第九条规定仅仅就禁止研制、生产、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这类武器继续进行谈判。在该条款中并未涉及到禁止使用问题。如果我们想以尽可能广泛的方式来安排日内瓦议定书中出现的禁止制度，就必须铭记这一对称性。

对遵守禁止使用的核查也引起了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为细菌和化学武器设想一种核查方法是合乎国际社会的需要的，因为缺少核查一直是过去几十年来各国之间产生很多争论和摩擦的原因。此类核查的模式必须能很具体地适用于所禁止的事项。因此在这方面的条款必须区别于那些有关对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的核查的条款以及那些有关销毁的条款。也越来越明显的是，鉴于这两个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禁止化学和细菌武器制度之间的对称性，这种类型的核查应该旨在能同时确保遵守这两种武器的禁止使用。

用一份单一的文件在范围和核查之间作出联系，这也不妨加以考虑。因为要将一种要适用于在公约中未明确提到的禁止的核查系统列入到化学武器公约中是很困难的。

这些就是比利时在特别会议上提出的倡议的主要考虑。在那次会议上比利时出了一份关于监测在战斗中禁止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备忘录。我们现在，在第 CD/301/CD/CW/WP.39 号文件将这一案文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目的是希望这项倡议有助于我们共同努力来找到一个对于解决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办法。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

我不再描述该文件的内容了。我只想强调一下它的基本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建议一种适用于针对在战斗中使用化学和细菌武器的所有情况的该查方法来弥补1925年议定书中的不足。同时我们还想。规定有关禁止使用的条款不仅管战时而且更普遍地管任何战斗中的一切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从而以此来解决关于对议定书范围的辩论。

第二个目标是解决由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使用问题而引起的问题。

最后，第三个目标是规定一种甚至在化学武器公约签订之前就能够迅速达成协议和生效的灵活的方法。如我们所设想，建议的咨询委员会的组成（在现阶段包括1925年议定书和1972年的细菌武器公约的所有缔约国）和生效的条件（我们认为只要很少量的批准就行）其目的就是想使该系统很快开始起作用。

我们想到的方法是一种自成一格的文件的形式，这种文件与现有的文件——1925年议定书和1972年的细菌武器公约的联系以及与正在进行的有关化学武器的谈判的联系可以清楚和容易地描述出来。

我已表示希望这项倡议会特别有助于我们共同努力进行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我们希望用这种办法来促进寻求一种选择办法。这种办法也许能够使上述两种相反的理论的支持者都感到满意并且也可能在国际法角度上证明是有用的。

我国代表团当然愿意特别是在工作小组内对于这份文件进行人们可能希望作出的任何澄清。

我已审慎地决定把这次发言仅限于委员会议程上的一个具体的项目。目的是想帮助促进我们的工作。如果所有代表团在今后都不要再重申大家都知道的政治立场，都不要进行谴责和不要使用敌意的指控的话，本委员会的效率会大有提高。

我们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变成为仅仅是一个给外部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的讲坛。如果本委员会更经常地向国际社会表明我们大家愿意尽力达成具体协议的真正努力，那么国际社会多半会更加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

主席：感谢比利时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尊敬的代表，苏恰斯纳大使阁下发言。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委员会八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相信，你的良谋和广泛的外交经验将有助于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开展。我本人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团长能欢迎你这位肯尼亚的代表主持我们委员会感到特别高兴。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最近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将迎来两国间更为具体而互利的合作关系。

我还要以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的名义对你的前任、日本大使大川阁下前一时期主持委员会时所作的值得称赞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国代表团认为，特别是在委员会春季会议工作结束之前，他所显示出来的才干、效力和献身精神为我们委员会能发展到今天这一阶段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也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对罗马尼亚达特库大使阁下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期望着继续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合作。

本期会议是在恰好在一个月之前的今天所举行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毫无结果地结束后召开的。在我前面发言的几位尊敬的代表已经谈到了多边裁军进程中这一最为令人遗憾的事件。第二届特别联大未能产生有意义的成果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裁军谈判委员会中的每一成员深刻地思考并估计我们共同为裁军所进行的努力的现状。我们认为，委员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新的步骤并寻求各种方法，以便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更有效地工作，以免失职。在特别联大结束时以及在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大家已谈了许多关于特别联大如何以及为什么不能完成赋予它的任务的原因。我国代表团在特别联大结束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无须多加强调的是，阻碍第二届特别联大取得成功的最严重的障碍是大国间、特别是超级大国间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日益增长的猜疑和不信任。结果，第二届特别联大也成了它们在裁军问题上相互进一步对抗的舞台，这使得国际社会通过真正的裁军措施实现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正当要求遭到挫折。我国代表团诚挚而谦卑地认为，为了防止这种现象重新出现，这些国家有必要以真正的和具体的行动表明其对现有义务和协定的承诺。不然的话，如果这种现象成为一个趋势，并渗透到包括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在内的所有其他国际论坛中去的话，那么恐怕本机构存在的理由和生存的能力将受到严重的考验。

然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经过考虑认为，第二届特别联大不能纯粹以其失败和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缺点来判断。我们应该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它取得的微小的成果，也就是说，应该看到，通向全面彻底裁军这一最终目标的道路确实是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我们在以实际行动表明我们对《最后文件》的义务的努力中需要进行不断的和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和再思想。

本期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我们正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那里需要更有力地作出新的努力，同时，指导我们思想的应是远见和客观性。夏季会议的会期较短。因此，委员会应以深刻的紧迫感 and 优先感进行工作。

在程序性问题上，不应滥用协商一致的观念来不适当地阻碍或破坏进展。印度尼西亚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应设立一个工作小组，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最高优先项目立即开始其真正的工作。我们坚信，核裁军不仅仅是那些拥有核器和武库的国家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全人类主要关心的问题。这一点已由世界上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人民所共有的日益明白的公众舆论所充分表明了。相信人类的命运应由某些大国的政治权宜之计决定，这当然是错误的。工作小组成立后将有一份21国集团于1980年7月9日提出的载入第CD/116号文件的有益的文件作为基础而开始其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印度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建议确实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种战争的发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共同生存。所建议的工作小组安全可以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优先项目。我们认为，我们早该放弃通过非正式会议处理议程项目2的做法了。经验表明，这种方式是不够的，并会使我们一无所得。

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应集中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化学武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的干练的领导下，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之前两个星期所作的工作是值得赞赏的。通过非正式的工作安排，并通过在不同的小组中处理正在讨论中的每个组成部分的办法，工作小组在讨论中存在的积极气氛的帮助下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可使委员会朝着草拟一份化学武器公约的目标继续前进。显然我们负有共同的义务和责任，要保证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在夏季会议期间将取得进一步的进展，以便不辜负我们的期望。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办法是鼓励小组以及非正式协商的活动，正如我刚才指出的这些活动在会前协商期间证明是有益的。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春季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设立了核禁试工作小组。不用说, 我国代表团当然是渴望看到该工作小组尽快开始其实质性工作的代表团之一。我们大家都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 克服那些可能有碍前进的困难。我国代表团认为, 地震专家小组至今的发现是有助于解决核查中种种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把这些技术发现变成政治上的协商一致意见。在这一方面, 回顾一下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可能是有益的, 他说, “该问题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已经作了如此充分的探讨, 因此为了达成一致意见, 现在只需要作出一个政治决定”(CD/86)。

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应处理的另一个重要项目是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印度尼西亚过去已经、将来仍将致力于有关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既定的法律原则。印度尼西亚是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中的一个积极的成员。某些空间大国不顾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件为了非和平目的而“偷偷摸摸”地利用外层空间的做法, 引起了我们的严重关注, 而且我相信,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严重关注。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应就设立一个外层空间特设工作小组达成一致意见。为了有助于就这一项目进行工作, 委员会可考虑与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进行合作和配合的可能性。我们委员会还可考虑有利地利用并得益于现正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外层空间会议的做法的是适当的。

刚才我突出了某些我们认为委员会在夏季会议期间应集中处理的重要问题。我没有提到其他重要项目, 这不应被认为是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减少了。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就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这不能丝毫改变我们的信心, 即委员会的工作中也应优先地考虑综合裁军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们在经过了一段似乎必要的时间进行深刻的考虑后, 再加上委员会全体成员的想象力, 应该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一致意见, 即综合裁军方案不应损害《最后文件》, 相反, 应明确地反映并发展这个文件。但根据实际情况, 委员会已决定最近重新设立的由罗夫莱斯大使干练地主持的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在明年初之前不恢复其正式的实质性工作, 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在这一方面我想指出, 我们同意已达成的这样的谅解, 即该工作小组尊敬的主席可尽最大可能利用夏季会议的时间进行非正式协商, 以便找出各种方法, 保证该工作小组在明年初审议实质问题时能更有效地工作。关于其他重要问题, 如消极安全保证和放射性武器, 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意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见, 即经过进一步的考虑, 这些问题有可能更有效地加以处理。

最后, 我国代表团愿指出, 最为重要的是, 我们每个人在开始我们夏季会议的工作时应以具体行动表明我们说的话, 即我们对第二届特别联大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并不感到气馁。让我们大家都更为认真地努力通过多边裁军谈判抓住并推进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势头。主席先生, 正如你在开幕词中正确地指出的, 正因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没有取得成果, 因此, 裁军谈判委员会正面临着一个我们每个个人和整个集体都需对付的挑战。

主席: 我感谢印度尼西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登记的发言就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2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召开。

现在休会。

下午12时30分散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8

12 august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七十八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12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毓毓季先生

吴丁觉兰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汉布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加泽兰女士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普费尔斯克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希达亚特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阿克尔曼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书: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隆丁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普拉维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漫尔巴耶夫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璠莫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米率拉克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今天委员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但是按照议事规则第30条规定，如果成员们愿意，也可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问题进行发言。

今天的发言人名单上有：美国、保加利亚、荷兰、捷克、苏联、缅甸、联合王国和印度的代表们。

现在请第一个发言人，尊敬的美国代表，菲尔兹大使阁下发言。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在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我强调指出了我国政府对化学武器问题的重视情况。今年2月8日，里根总统指出：“美国政策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现一项对化学武器的全面和可核查的禁令来消除化学战争的威胁”。今天我愿意就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就拟订一项化学武器禁令所进行努力的现状发表一点意见，并谈谈我国代表团关于要想取得进展需要做些什么的看法。我还要概括提出我们认为应形成化学武器公约的基础的一些一般性问题。

我们今天的会议是讨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两次全体会议中的一次。由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星期的会议，这给估计委员会为拟定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所作的努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同时，由于今年夏天还有大量时间继续进行工作，我们就有机会检查我们的进展情况并如有必要在中途提出改正办法。

尽管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工作的总的进度和安排感到失望，但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却进入了更紧张和更富有成果的阶段。决定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重新举行会议的前两周就恢复化学武器问题的讨论，这显然是一项英明的决定。这样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成员可以比一旦例会开始后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化学武器问题。在有能力的主席苏伊卡大使主持下，两周来已经造成一定的势头，我国代表团希望这种势头将继续贯彻在整个会议过程。

工作小组第一次做到讨论某些关键性问题，如果要使公约成为现实，这些问题是必须解决的。为了讨论特定问题并确定解决它们的可能行得通的方案而成立了所谓的“准备工作小组”，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还有，同技术专家进行的协商也第一次着手处理了某些涉及核查的主要技术问题。我荣幸地出席过一次他们讨论核查和销毁问题的会议，感到与会者兴趣很大，会议的进行是严肃认真的。

(菲尔兹先生, 美国)

今年许多代表团在本委员会提出了有关禁止化学武器方面的重要而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今年春天, 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团就核查问题提出了详细的工作文件(CD/244和CD/265)。苏联载有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CD/294)的文件对我们进行讨论是很有用处的。

这些都是积极的因素。但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国代表团对今年夏季委员会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迄今进行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满意的。

我国代表团是准备来进行认真的工作的。这方面遇到了困难, 因为若干代表团, 其中包括某些特别有影响的代表团, 显然希望回避拟定一项公约所遇到的主要障碍。虽然大部分代表团急于想方设法解决基本的核查和遵守问题, 但少数代表团仍企图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较次要的问题。除非这个困难能够得到克服, 同时委员会能够具体地、一项一项地进行核查和遵守这种关键性问题的讨论, 那么, 象我今年三月在这里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

由于苏联在核查和遵守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明确, 使认真的工作遭到了挫折。我们听说苏联代表团对现场视察的条款采取了新的灵活态度, 现场视察是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取得真正进展的关键性领域。我们一直期待着苏联能够明确说明, 在解决我国代表团和其他许多代表团明确表示的对核查问题的担心时准备走多远。我们感到失望的是, 当提出第CD/294号工作文件时苏联并没有提供有关其立场的这些细节。但是我们怀有希望, 希望这样的说明很快就能提出, 以便委员会在夏季会议中能对它们进行审议, 就我们来说, 我们愿意认真地对待有关核查问题的任何和一切建设性建议, 无论是苏联提出的, 还是任何其他国家提出的。

最后, 由于委员会的议程的复杂性也使我们的工作遇到了阻碍。对于许多代表团来说, 化学武器只是它们必须进行讨论的许多问题之一。我们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代表团, 但是我们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把可以利用的时间用于化学武器方面。我们准备探索新的、可以使禁止化学武器的工作尽快进行的程序。

作为一项具体建议,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更有效地利用技术专家。例如, 最近进行的一系列技术性协商已经表明, 企图把协商压缩到一周内进行是没有好处的。既然大多数专家在日内瓦至少要呆两个星期, 应该考虑为深入讨论与工作小组的任

(菲尔兹先生, 美国)

务直接有关的问题安排足够的时间。我们希望这些讨论能取得具体成果。

今天早上,象我在其他场合一样,我要强调指出美国对达成一项全面和可核查的化学武器禁令的认真态度。我过去曾强调过我国政府的最高一级对这样一项禁令所给予的重视。

我们对工作小组所进行的努力的各个方面都是采取积极态度的。我们扩大了代表团的人员,带了一些专家到日内瓦来与技术专家们进行协商。同时为了讨论重要的核查问题,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提出创造性的建议。但是在今天这个充满玩弄辞令的时代,对于我们的真实意图显然还有着某种怀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大家都明确的。这是里根总统确定的目标——达成一项全面有效地禁止化学武器的禁令。

现在让我概括地提出我们认为应作为一项有效协定的基础的一些一般性问题。

任何未来的协定范围应是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取得、保存或转让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化学品、弹药和装备。其他有利于提高进攻性化学武器的能力的活动和能力应予禁止。此外协定应禁止对其他国家获得或生产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化学品或弹药进行任何协助或鼓励。

我们认为协定应包括剧毒致死性化学品、其他致死化学品和其他有害化学品以及此类化学品的前体。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包括除莠剂或镇静物剂。

应把一般用途标准连同补充这种标准的特殊毒性标准一并列入协定。

工作小组的主要争论之一是要不要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美国在原则上同意在武装冲突中禁止使用任何化学武器。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注意不要损害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在一项公约中包括对该议定书的重新确认,并包括补充性保证。此外,我们认为核查和遵守的条款应允许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实地调查。

现在让我谈谈有关公布和消除储存和设备的问题。公布化学武器储存和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填充设施应为监测的目的提供基础。因此,不管什么协定,必须规定立即和详细公布化学武器储存中的任何化学品、弹药和专门设计的装备。协定还应规定,立即和详细公布预定的或已经用于生产任何主要用于化学武器目的或用于填充化学弹药的化学品的设施。这种设施应予公布,即使它们现在是或过去曾是预定或已经部分地用于其他用途,如民用生产的双重用途设施。公布储存应包括物剂的化

(菲尔兹先生，美国)

学品称和数量、弹药、拥有的装备以及确切的储存地点。公布生产和填充设施应包括每一设施的性质，它的能力和确切地点。

在这方面，协定还应规定对公布的储存和设施进行核实，立即和可核查地关闭设施，以及禁止建设任何新设施。已公布的储存和设施应根据商定的计划和程序于十年内销毁。

协定还应规定一致同意的监督办法，根据这项办法，已公布的具有合法的和平用途的化学品可以用于此类用途。

我国政府特别重视有效的核查条款，这是委员会早已十分清楚的。为使美国能够接受，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条款必须提供证明其他缔约国遵守公约所有条款的信任。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信任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技术手段来获得。在某些情况下，强制性的、广泛的和妥善规定的现场视察是必需的。因此，化学武器公约需要一个以国家的和国际的措施相结合为基础的核查系统。有计划的国际现场视察的条款必须包括在国际措施之内。

我们尤其认为，事先应达成协议，最低限度应在公约中规定，下列活动应接受有计划的国际现场核查，这些活动是：

- 销毁已公布的储存，要持续不断地进行直至彻底销毁为止。
- 根据商定的程序，处理已公布的生产和填充设施，直到这些设施已销毁为止。
- 根据商定的程序，被准许的为防护目的而进行的小规模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生产，只要该设施保持此种目的，可允许进行生产。

此外，协定应规定建立由负有核查责任的缔约国参加的协商委员会。

商定的程序应包括一旦收到可疑活动的报告，就应在条约缔约国主持下进行实地调查。为了开始并进行这项调查，应规定一项比举行一次所有国家都参加的协商委员会会议更为具体的安排。

我们认为申诉程序应包括在在解决遵守问题时迅速进行合作的义务。这应该包括一项在可疑地点进行现场视察的适当的权利。如果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还应规定一项补救办法。

(菲尔兹先生，美国)

协定应包括专门为了减少监测困难的强制因素，并应包括有效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此外，还应包括就生产和使用特定商业性化学品（其中包括可能被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前体）进行资料交换的条款。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应有处理可能存在的未公布的储存和设施的有效规定。

在我们的春季会议上，我曾遗憾地指出，本委员会为禁止化学武器所作的努力正是在当前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浓重阴影下进行的。我多么希望今天能向委员会报告这一罪恶的行径已经停止，然而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被禁止的有毒武器和致死性化学物剂在东南亚的使用，以及在阿富汗的化学战争，都还在继续进行。正如里根总统在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讲话中所说的：

“苏联及其盟国正在违反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有关的国际法准则和1972年的生物武器公约。有真凭实据说明苏联政府提供了老挝和柬埔寨使用的毒品，同时自己正在使用化学武器反对阿富汗的自由战士。我们对苏联政府以及老挝和越南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和有毒武器曾一再提出抗议。我们现在要求它们允许充分和自由地进入它们的国家或它们控制的领土，以便联合国的专家能进行有效的、独立的调查，以核查这些恐怖活动是否已经停止”。

委员会可以从这一可怕的经验中取得一个重要的教训。任何一项新的协定必须有确保得到遵守的有效规定。现有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公约都没有充分的核查和遵守条款。它们正在被违反。我们不应屈从于任何诱惑而缔结一项不能彻底、有效和可核查地禁止这些武器的公约。我们绝对不能重犯这个错误。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我很高兴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的重要职务。在你的能干的领导下大部分的工作安排方面的问题已迅速得到了解决。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日本的大川大使在本委员会春季会议的结束的日子里所作的有益工作。我很高兴地欢迎保加利亚的睦邻和同盟国，罗马尼亚的代表达特率大使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

(特拉洛夫先生, 保加利亚)

在得到你的允许和我的同事们的谅解的情况下, 我想在谈论化学武器问题之前扼要地谈一下议程上的一些其他问题, 因为我没有能有机会参加为一般性讨论安排的两次会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夏季会议是在一个对国际关系的未来极为关键的时刻召开的。有人采取行动恶化了国际关系, 在国际生活中制造了对抗和军国主义的气氛。这只要提一提下列各点就已足够: 在第二届大会特别会议前夕举行的北约组织首脑会议通过的各项决定; 一些高级领导人所发表的反对缓和的一系列的好的战讲话; 以及一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公开宣称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煽起颠覆活动的意图。破坏国家间的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企图一直在继续。生产和部署构成“有限的核战争”理论的基础的新的严重破坏稳定的“第一次打击”的核武器的计划的履行已得到证实并进一步得到发展。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公然的侵略和种族灭绝行径使国际社会深感忧虑。

与委托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任务最密切有关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乃是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 它继续是世界舆论和各国政府进行各种估价的目标。我现在不打算分析阻碍特别会议, 使之不能取得全世界人民理所应当地所期望的成果的原因。最令人遗憾的是, 北约组织的主要国家为了取得军事优势和控制全球, 又一次阻碍了原来能有助于解决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最紧迫问题的协议的达成。

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是特别会议的中心问题, 并仍然是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向特别会议提出了很多旨在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倡议和提案。我国还代表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份有关这一议题的工作文件。

勃列日涅夫主席给特别会议的贺电中苏联政府作出的单方面的庄严保证为避免核战争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如果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承担同样的义务, 这实际上就等于禁止使用核武器。除了消除核战争的冒险以外, 这样一种措施还能大大地有助于建立各国间的信任。

十分遗憾的是, 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为解决有关核裁军的复杂问题开辟道路所提供的机会又一次被放过了, 然而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紧急任务应该在裁军谈判的范围内在加紧努力的基础上予以解决。

(特拉洛夫先生，保加利亚)

苏美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可以为达成核裁军的最终目标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我们对苏联表示同意在现在从数量上冻结苏、美的战略武器以及限制这些系统的现代化愿望表示欢迎。

苏美之间的限制在欧洲的核武器谈判之早日达成协议，对于为欧洲大陆消除核威胁所作的努力得以成功将是一种实质性的贡献。然而，我们所担忧的事实是，美国方面，不是积极地响应苏联所作的建设性的提案和单方面所采取的步骤，而是继续围绕着它的“零点选择”原地踏步，因而使会谈注定只能得到“零点成果”。

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一致重申了1978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有效性，以及各成员国继续有义务遵守行动纲领中将核裁军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的规定。毫无疑问，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委员会的工作有直接的影响。我们同意尊敬的巴西德索萨·埃·席瓦尔大使和其他代表在8月3日所表示的观点认为这是所有成员国重作的承诺——立即就核裁军的各项措施开始多边谈判。

裁军谈判委员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责任为拟订“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个项目的具体措施作出有意义的贡献。如果继续不让本委员会完成其主要职责的话，这是不能允许的。

在这方面，我们对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和其他很多代表团就有关核裁军的问题提出的看法表示欢迎。保加利亚代表团充分支持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设立有关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

特别会议时在苏联备忘录所建议的参数的基础上，履行苏联为拟定、通过和分阶段实现一项核裁军方案的提案，完全符合《最后文件》第50段。本委员会可以在审议核裁军的各个方面时对这一想法予以审议。

很多有关核裁军的问题已经堆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桌上，这就要求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拟定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草拟一项关于禁止生产、储存、部署和使用中子武器公约等等。我国代表团打算在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就这些问题以及防止在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谈谈我们的具体意见。

取缔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的问题仍然是裁军领域内的核心问题之一，大家普遍认

(特拉克夫先生，保加利亚)

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现在应该由我们通过协调我们对必要的政治和技术决定的意见，根据一种现实和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采取一条朝向拟定该项公约的极为明确的途径。

另一条路会把我们引入迷宫，它的各条迂迴之路统之曰“包罗一切的范围”，“100%的核查”，“昼夜不停的现场视察”等等。如象每一个迷宫一样，这个迷宫也有一个出口，但当我们最终到达地道的尽头时，我们极可能会遭遇到由于技术的前进和武器的发展引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当然想到了二元类型的化学武器，尽管作出了努力来减小它们对于谈判所起的消极作用。

在上次会议时，我有兴趣和满意地听取了特设工作小组的尊敬的主席，波兰的苏伊卡大使的发言。我们希望，在他能干和有利的领导下，为未来公约的各组成部分拟定有选择性的——有些情况下当然也可以是一致同意的——案文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和我们议程所给予这一项目的优先性是一致的，尤其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和愿望。顺着这一思路，我愿对苏联尊敬的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的想法给予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他在提出“一项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款”的苏联的新的重要倡议的同时，在工作小组会议开幕时建议，应对最后拟定公约草案的暂定最后限期达成协议。

今天，我想就国家和国际的监督和核查措施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看法。为了解决在这一复杂领域内的许许多多问题，包括这些程序的成本效益似乎有必要讨论和用较为确切的词汇来概括这种关系的至少下列几个方面：

- 在商定的有必要性存在的时候和地方，用国际措施补充国家方法，最大限度地使用国家监督的可能性。
- 国家和国际措施的相互关系应取决于根据公约的有关条款的性质而定的每一种特定的情况以便建立一种最有效，同时又是最少麻烦的监督和核查系统。
- 在全面解决监督和核查的整个意义上来估价建立信任措施的作用。在这方面特殊重要的是，在公约中设想的不同种类的公布应该提供得到公约各个缔约国当局保证的有价值 and 必不可少的情报资料。

我们得出这些考虑的指导思想是：监督和核查的任何系统的基础必须具有合理

(特拉克夫先生，保加利亚)

性，也就是与现实主义和客观性相结合的合理性。国家和国际核查措施应该有机地结合，而不是相互重迭。我们所建议的是，在集中精力拟定未来公约的具体领域时，不要忽略考虑整体。

在此我想提醒你注意早期阶段中在讨论一项禁试条约的核查的技术方面的经验。20多年前，我们的前辈们最初在进行裁军谈判时曾考虑在全球设立数十个国际操作的地震站。这牵涉到巨额费用和产生无数技术和人力问题。最后，一种简单得多和合理的解决办法被普遍地接受了，正如我们大家知道的，那就是利用国家地震站。这只是将合理性运用于核查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真正需要的一个例子。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拟定和履行一项公约以禁止和销毁一种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最危险类型的武器将是为遏制军备竞赛所作的努力中的一项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国家不只一次地，用实质性的方式致力于谈判的进程。苏联的最新提案是这条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让我们希望最后的目标不会太远了。

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面前的重要的责任重大的任务突出了为提高其有效性而采取实际措施的必要性。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是就优先项目设立更多的附属机构，以及尽可能延长一些现有机构的工作期限。当组织工作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我们打算详细地阐述我们的观点和想法。

主席：感谢保加利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荷兰的尊敬的代表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看到我们的夏季会议由你这样能干和富有经验的人当主席，感到非常高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已充分说明，裁军的气氛决不能认为是有利的；我们非常需要英明和机智的领导，我们深信你将提供这样的领导。还应该热烈感谢你的杰出的前任，日本的大川大使。他的任务也决不是轻松的；它不仅需要我们已惯于期望于日本代表团的外交天才，而且还需要创造能力和顽强的耐力。就我们有条不紊地结束上次会议并作出联大所期望的报告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川大使对我们职责的献身精神。前面许多人的发言已向我们的谈了他们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为什么没有得出比《最后文件》所包含的象征性结果更好一点的东西的原因。在这个问题我只想简单说几句。第二届裁军特别

(范东根先生, 荷兰)

联大的大部分情况最好很快被忘却。没有取得成果是令人感到遗憾的，但它至少没有给多边裁军进程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在这方面，荷兰十分珍惜的是大会坚持了协商一致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使裁军进程保持严肃和有信誉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是感到不满，但并没有沮丧，我们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结果也并不过分感到意外。事实上，一般的期望本来不多，而又自演自导去完成自己的预言，这也助成产生了这一结果。回顾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一事只有在它直接关系到今后工作这个意义上讲是有益的；若要为它的缺点找出指责的对象那正如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是：“陈腐、无聊和无益的”，同时我也不愿意过多地参与这种小动作。

因此，如果我宁可向前看而不愿向后看，那我也要强调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我们应该集中谈判那些可能产生某些实际结果的问题，而不要继续泛泛地谈论裁军。后者最好留给象联大那样的审议机构，我猜想我们中间没有什么人能再忍受那么多激昂的呼号和那么多花哨的辞令，不管它们说得多么漂亮。我们也应该记住，在某些问题上，只有在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双边讨论中至少有一定进展这个先决条件实现之后，我们在这个多边讲坛才能达成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得一声不吭地呆着，更不是只好消极默认两个核大国之间作出的任何东西，而只是承认它们必然起主导作用的事实而已。荷兰代表团抱着类似的现实主义态度，所以它可以同意暂停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象《综合裁军方案》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只有在有利的气氛下才能实现；竭力去勉强通过决定只会导致模棱两可或其他内在弱点，而对这些我们终将为之付出代价。

现在我要谈到适宜于进行有益讨论的问题；它们是：全面禁试、外层空间和化学武器等问题。荷兰政府深信，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优先努力落实根据它的议程项目1，核禁试问题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在特设工作小组将于1982年会议结束前提出的进度报告的基础上，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按大家一致同意的职权范围最后一条规定，决定今后行动方针。这样就没有多少时间来执行那怕是目前这一有限的职权了。我打算在8月17日星期二的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提交一份特设工作小组可行的工作计划提纲的工作文件，我相信对这个特设

(范东根先生，荷兰)

工作小组的主席人选问题可以不再拖延地达成协议。

在这次夏季会议期间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勉力进行的另一个项目是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荷兰是第36/97C号决议案的发起国之一，该决议案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从1982年会议一开始就审议如何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谈判一些有效的和可以核查的协定。联大也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把谈判一项有效和可以核查的禁止反导弹系统的问题作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大步骤而优先进行审议。在春季会议期间进行初步意见交换之后，现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为实事求是地讨论这个议程项目建立必要的基础。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美国和苏联的尊敬的同事们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我刚才提到的联大决议对议程项目7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提出了合适的组成部分。

我们努力的第三个主要目标应是议程项目4，即化学武器问题。多年来荷兰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从我们为了通过多边达成一项有效和可以核查的化学武器禁令所提供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可以充分证明。我们认为特设工作小组根据它的新职权范围充分地利用去年拟出的组成部分，做得很对。这个职权可以保证进行充分谈判。既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双边谈判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还要暂停下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作用就会更显重要。稍等片刻我就要回过头来谈到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条款”。我们保证全力支持特设工作小组，并且希望在夏季会议结束时能顺利地产生一份综合性文件，以便作为明年起草化学武器公约的基础。

关于化学武器公约遵守情况的核查问题已理所当然地成为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讨论的关键性问题。今天我要介绍两份核查问题的文件，其中一份还代表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详细叙述之前，我认为最好还是简单地谈一下荷兰关于核查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认为充分的核查不等于可以孤立地完成的一系列措施。如果在备有很明确的条约范围和可靠的防护措施系统前提之下，遵守条约所得的好处将超过为了报复而维持化学战争能力所带来的巨大坏处和风险，那么，我们倒将认为这样的核查措施就可算充分了。

现在我愿意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和我国代表团介绍1982年8月10日第CD/308号文件。该文件包括一份问题清单，这些问题是我们各自当局在

(范东根先生，荷兰)

研究了苏联代表团1982年7月21日提出的第CD/294-CD/CW/WP.35文件之后认为是同继续在特设工作小组内进行努力一事有关的问题。我们两国代表团希望，这份代替并详细说明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几周前在一次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上所提的载有一批问题的文件，将有助于苏联代表团在适当时候作出进一步澄清。我要明确指出，我们各自的当局都仔细地研究了苏联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草案。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对载于第CD/308号文件的问题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连同以后在特设工作小组进行深入的讨论，将为迅速达成有效和可以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协议提供新的依据。

1977年荷兰代表团曾提出第CCD/533号文件，这是一份有关核查化学品生产工厂下游是否存在神经毒剂、它们的混合产物或起始材料的工作文件。该文件的最后一段说明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工作，特别是要调查该程序对于二元神经毒剂系统的适用性。

今天我要介绍的第CD/307号工作文件包括已经发表的我国的进一步科学工作成果。

请允许我稍讲几句话，以便你们重温一下现在作为第CD/306号文件重新发表的第CCD/533号工作文件所述的内容。

第CCD/533-CD/306号文件中所叙述的科学方法集中讨论剧毒性单一用途物剂中具有很多军事意义的一类，即神经毒剂。这一规定是为了有助于拟订出一些有关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国际核查措施，重点放在不生产这些物剂，包括二元武器系统，这些措施为了能被所有国家所接受，将尽可能是非侵入性的。

这种方法是在杰·乌姆斯博士指导下制定的，他是大部分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前身裁军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都熟悉的、荷兰国防研究所普林斯-毛里茨实验室主任。这一高度灵敏的方法是以分析化工厂下游的废水为基础的，目的是要检测一种磷甲基键，这种键的存在是大多数已知剧毒神经剂的共性。它对化学反应很稳定，可用作“指纹印”——我认为这个比喻的内容是很丰富的。由于这种待确定的化合物的可能存在也可能由于自然界或工业背景所引起，所以，除了分析下游的水取样，还应该分析化工厂上游的参考性水取样。只有对于我所说的“指纹印”的分析是阴性，说明废水中存在分解产物或起始材料，才最后有必要求助于较具有侵入性的措施，

(范东根先生，荷兰)

如访问涉嫌的工厂来查明所制造的产物是什么东西。

在对第CCD/533号文件(现重新发表为文件CD/306)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说明之后，我就可以详细谈我们的新工作文件CD/307了。

首先它记载了研究“指纹印”方法应用于二元神经毒剂方面的积极结果：该文件指出可有把握断定二元物剂的两种前体之一在同其他物剂发生反应之前确实已经含有指纹印键，然后该文件接着讲了这种分析方法对两种可以辨认的前体的效力已作出成功的试验。这样就可管及所有的最毒的二元G剂和二元VX剂。

也进行了研究，以便了解天然水或工业水中出现含有指纹印的化合物，因为对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可以在理论上影响上述核查方法的应用。我们满意地发现，甲基磷酸程序即使在严重污染的水里也是敏感的。环境状态影响不到可在那里取水样的最远可达数百米的下游。因此，原来预见的非侵入性做法仍可保持。

这种系统的好处是很明显的。它对与含有“指纹印”的化学战争神经毒气有关的化合物是否存在的问题能直截了当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这个方法对二元武器前体同样适用。

对废水的化学分析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实验室进行。这种方法的灵敏度很高，可以最清楚地说明如下：在许多语言中，一项特别困难的实地调查任务往往被比喻为“在干草堆里寻针”。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觉得这一比喻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决定把针与干草堆的相对比值同相应的废水量中指纹印的比值作比较。结果发现针的比值与指纹印果真不相上下。

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将继续进行，但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能够有把握地推荐上面叙述过的方法，它至少在将要商定的核查系统中一系列相互起作用的组成部分中充当一个宝贵的建筑材料。我们非常希望其他代表团进行类似的研究。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意向一个观察员国家的芬兰代表团，向芬兰几年来进行了感人和艰苦的工作表示我们的敬意，最近的所谓“蓝皮书”就是这方面工作的又一个体现。我们真诚希望，照此下去，当裁军谈判委员会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最后突破的时机成熟时，核查的技术基础将早已确立。

主席：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伊沃达大使发言。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今天我打算简单地谈一谈议程项目4：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问题。我在今年春季会议的发言中，广泛地论述了未来化学武器公约条款的核查问题。现在我主要谈谈随着二元武器的出现而产生的一些问题，以及有关核查范围的一些其他方面。

裁军特别会议毫不含糊地重申了禁止化学武器是一个特别优先的项目，并要求及早缔结一项有关公约。这就要求我们委员会，这个唯一的谈判裁军的多边机构，负责应付这个任务，并竭尽全力在最近的将来拟订出化学武器公约。我们坚信，在经过多年的谈判之后，积累了许多建议和为数众多的概念性资料，牢靠的基础是存在的可以富有成效地继续我们的工作。

这样一种可以说是乐观的态度，是建立在对未来公约的基本方面存在着广泛一致的看法这一假定之上的。这种乐观主义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联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其销毁公约的基本条款”的文件的支持。我已经有机会强调过我国代表团对这个文件的重视，并表达了我们对这个文件的全力支持。现在我只是想补充说明，我们将“基本条款”看作是对谈判伙伴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考虑并十分重视的建设性态度的一个范例。这恰恰是谈判程序所要求的。因此，要是我们期望其他大国表现出类似的良好意愿和妥协态度，那是完全有理的和公平的。

严重阻碍拟订一项公约草案的问题之一，是那项有关生产、派用和最终在别国领土上放置二元武器的决定。这项决定违反联大第36/96/B号决议，该决议特别提到“……吁请所有国家避免……在现尚无此种武器的国家，生产和部署二元武器及其他新型化学武器”。而这使我们回忆起在去年秋天的大会上仅仅只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投票反对这项决议。

我国代表团完全不能理解，美国所从事的现代化计划与化学重新装备如何能与美国代表团在本会议室声称的对谈判和达成禁止化学武器认真感到关切相一致。另外，我们不认为“现代化”一词充分反映了正在进行着的一切。许多代表团已经强调指出，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强调，全面生产二元武器等于是质量上的新一轮化学军备竞赛的开始，因为这些武器体现了化学武器新一代。我国更有理由反对生产和扩散二元武器，因为将成千的二元弹药装置放置在我们的西方近邻的这个

(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先生)

前景是我们所严重关切的。将这些武器安置在欧洲的可能性并不是遥远的。我们已经听到了美国高级官员和战略家有关这个方面的许许多多言论。

在各国的武库中引进二元武器也将使拟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过程中的基本困难——即区分商用化学品与能用作化学武器的化学品——的解决，大大地复杂起来。因而，确定有可能用作制造二元武器的商业用途化学品的极其困难的任務就产生了。于是在执行未来公约的许多方面——例如承担不转让化学武器义务和其他有关义务——将会严重地复杂化。各国公布其化学武器储存及其生产手段的程序也会受到严重阻碍。二元武器的出现还将大大地便利了在商业性生产的伪装下，对那些用于二元武器和用于发展化学武器的化学品进行可能的秘密储存和存放。不需要详尽地阐述这对有关的国家核查程序和特别是国际核查程序将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不认为把建立在用于传统类型化学武器的化学物剂最大毒性之基础上的核查办法应用于二元武器是可行的。我们听到了一些与此相反的意见。但是我们认为这些意见有点过于简单化了。

与此同时，我们最强烈地反对那种主张未来公约应忽视或以某种方法回避二元武器问题的各种企图。载入1980年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苏美联合报告——我们仍认为这个报告是宝贵的——的商定有关禁止范围的条款，也明确地包摺了二元武器在内。生产二元武器的计划一旦付诸实施，这些积极成果将遭到严重损害。

生产二元武器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拟订和遵守也将产生其他即期的和长期的影响。我不打算谈所有这些影响，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1982年3月9日的第CD/258号文件中已详细地谈到了这些影响。裁军谈判委员会在去年和今年春季会议上的审议工作清楚地表明，实际上各国代表团都特别注意二元武器问题，并认为应在未来公约中禁止这些武器。除了社会主义国家所表示的观点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了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典等国代表团的意见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代表团和21国集团的看法。

众所周知，迄今我们还没有就未来公约的禁止范围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我们应不遗余力争取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因为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对未来公约的所有其他条款具有直接的关系。尽早地调和我们的看法，并克服在这方面存留的意见分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

歧是重要的，不管是有关“化学武器”一词的定义问题，禁止所包括的活动范围问题，还是业经多次讨论的是否应在未来公约中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近年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里已广泛地讨论过化学武器的使用问题，并对是否将其纳入公约提出了许多支持和反对的理由。我不认为再次进行这些论辩能解决问题。但是，在这个阶段，当我们满怀希望，准备着手拟订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综合条文草案时，我国代表团愿将其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记录在案。

捷克斯洛伐克认为，就化学武器的使用来说，1925年的《日内瓦协定书》已明确地和毫不含糊地予以禁止。我们仍然认为，《协定书》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文书，自其被通过以来，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关于把禁止化学武器的使用纳入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中用以加强《协定书》的建议，认为这样作就能加强《协定书》的看法，我们不能同意。恰恰相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双重禁止，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削弱《协定书》，并导致开创不必要的先例。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应以达成一项在各国的武库中不留有化学武器的公约和确保其遵守为目标。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使用的问题。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按其工作计划今天讨论一个要求与会各代表团都要予以特别考虑和注意的问题。彻底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的重要性不同寻常是不言而喻的。

核武器使人类产生的恐怖和畏惧曾压倒化学武器所产生的危险，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因为今天谁不知道现代化学武器也具有在地球上引起黑死病的惊人的能力？另外，化学武器特别野蛮，因为它们首先危及没有防卫的平民百姓。存在着现实的和日益增长着的广泛使用化学武器的威胁。因此，问题是：我们是现在就打算立即停止无节制的化学军备竞赛呢，还是准备错过机会，或许是永不可挽回地错过机会？

苏联明确支持尽可能迅速地禁止化学武器。正如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其致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电文中所说：“必须作出一切努力来确保化学武器在地球上是没有它的位置的。苏联是这个目标的一名坚定可靠的支持者。我们准备毫不拖延地就彻底禁止化学武器和消除化学武器储存达成一项协议”。苏联通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过提出“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款”从而证实以上所说确是它对该问题的态度。

苏联代表团已将这个“基本条款”的案文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正式文件, 也作为其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第CD/294/CD/WP.35号文件)。今天我要正式提出这份文件。

苏联文件的拟订, 考虑到了1976年至1980年期间苏-美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双边谈判的成果, 以及同一时期和其后裁军谈判委员会所进行的谈判成果。虽然这个文件理所当然地反映了苏联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的立场, 它也吸收了其他国家的许多宝贵的和合理的建议, 并且在许多最重要的方面, 它还考虑到了我们的谈判伙伴的立场。

如果要用几句话来概括苏联文件的要点, 可以这样说: 它等于是将苏联的愿望变成了一项公约条款的语言。苏联愿在公约的真正关键的, 我重复说是关键的, 而又有争议的方面, 提出供审议的灵活解决办法——这些办法考虑到了各种观点, 并且我们认为, 有可能调和这些观点——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和尽可能地消除通过一项公约所存在的障碍。

请允许我稍微更详细一点地谈谈苏联的文件。首先我要强调指出, 这份文件不是未来公约的完整案文, 而是未来公约的基本条款。换言之, 苏联的草案提出了拟订未来公约主要条款的可能的用语, 或者就我们看来是对拟订未来公约主要条款的用语提出了互相可以接受的途径。其目的不在为有关未来公约细节的许多问题提供答案。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解决关键问题——禁止的范围、建立信任的措施、核查遵守的情况及其他的问题。不幸的是, 正如你们大家所知, 迄今还没有任何有关这些问题的普遍协议。就我们看来, 我们所提出的案文草案, 正好为就公约的关键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提供了一个基础。

我要提醒你们, 苏联的草案建议未来公约应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关于禁止的范围、公布和建立信任的措施、确保遵守公约以及公约的最后条款。现在请允许我谈谈有关苏联草案各部分的一些问题。

我将不列举这些问题, 因为它们可能是众所周知的, 更是因为,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它们在许多情况下反映了一种共同的立场——苏、美联合提案的立场。因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美国代表团的发言中所表明某些立场实际上在苏联的基本条款草案中也得到了反映, 这是不足为奇的。那么, 关于禁止的范围有什么要说的? 在未来公约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强调些什么?

禁止的范围。此处我们认为, 特别重要的是, 未来公约应包括禁止具有二元或多元成份装填的武器, 如苏联草案第一部分化学武器的定义(b)款所提及。我们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认为二元化学武器的出现将表明是化学军备竞赛中质量上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这个阶段可能会严重地影响禁止此类武器的整个前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多次, 而且我们的看法得到了其他许多代表团的赞同。此外, 通过与技术专家的协商, 这些看法也得到了肯定, 这些协商使人们明确了, 与在工厂条件下生产剧毒性武器相比——在这种条件下, 通常是在同样的已知组成成份的化学品之基础上来制造传统类型的此种武器的——在二元系统化学武器的发展中, 二元武器的生产可能会涉及各种类别的新的化学品和多种多样的组合。由于将来在剧毒性致死系统之外还存在出现各种二元武器的可能性, 因此, 从侦察公约得到了遵守还是没有得到遵守的立场来看, 就会加倍地没有把握。此外, 二元系统化学武器使得人们难以监测属于军事集团的各国家集团所进行的这类武器的生产和储存。一个集团的一些成员国将来可成为公约的缔约国, 而另一些成员国可以不是, 因此公约条款可不适用于后者。

显而易见, 生产任何类型二元武器的发展将把新的一代一代化学品引进而成为能被用作此类武器组成成份的化学物质, 而各缔约国将遇到如何定界区分商业用途化学品和能够——我重复能够这字——被用于二元系统化学武器的化学品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不能排除, 这个问题除在有机磷化合物之外还有在其他物质方面, 也可能产生。

还必须指出, 用于二元系统的组成成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前体。它们与用于工业条件的前体有所不同, 主要在于它们不仅仅是获取致死性化学品的原材料, 而且当它们被用特殊装置或构造进行结合的时候, 它们也是实际上已经准备好的化学武器。

因此, 必须承认, 基于科学技术最新进展的化学武器的各种二元物, 与所谓的一元化学武器相比, 它体现了一种不可比拟的更为严重的危险, 并对确定禁止范围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及监测对禁止的遵守, 造成了不可比拟的更为巨大的困难。

显而易见, 没有可以绕过这些问题的途径, 唯一要作的事就是认真地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公约打算只处理正在被从武库里换掉的、其类型已过时的化学武器, 而不顾正被至少一个国家研制的更为现代化类型的化学武器, 那么这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公约呢? 我们已经反复听到美国代表团和一些其他国家作出的保证: 根据公约二元武器应被绝对禁止。这些话都很对。但是还是不够的。必要的是, 在二元武器上出现的问题, 应在与技术专家协商的过程中和在整个委员会里得到解决。

协商的参加者, 当然还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 显然都已注意到, 例如, 我们苏联代表团从现实角度出发, 关心防止不管是以商业性生产为伪装还是通过国家间的“分工”来隐蔽制造二元系统的组成成份、有特殊用途的此系统的添加剂, 包括催化剂, 还有专为二元系统之用的装置和构造。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假如各国不顾大会决议已经开始生产二元武器, 那么为了公约的用途, 如何识别这些可能出现新的尚未被人所知的二元武器系统的化学及化工技术的领域, 以及如何设计出侦察也许已经存在的(假定有国家无视大会决定而已从事生产二元武器)二元武器储存的方法? 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代表团包括美国代表团在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关于禁止范围部分, 我要提请大家注意, 苏联的草案中没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款, 这只不过是因为: 化学武器的使用已被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无条件地和绝对地禁止了。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和销毁全部储存, 将使各国丧失违反1925年《议定书》的物质基础, 因为它们甚至已不可能拥有化学武器。因此我们认为, 如果有真正的而不是假装的加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建立的不使用化学武器体制的愿望, 那么要作的基本的事情应是将一切努力集中在尽可能迅速地缔结我们正在制订的公约上。让我们假定, 在已存在一项公约的情况下, 对于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产生了怀疑。那么, 这就将会自动地引起人们怀疑有人违反了各国根据公约所承担的某一项或若干项义务——也就是不发展、生产、转让或保有化学武器并销毁其全部储存的义务。总之, 在我们看来, 今有人建议在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里去解决有关其他国际协定的问题, 所以这个以一种颇有点人为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提出和鼓吹的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这只能使一项已经足够复杂的任务进一步地复杂化。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苏联草案的第二个主要部分——题为“公布和建立信任的措施”——反映了苏联对确保在国际合作基础上执行公约一事十分重视。现在我不打算详述我们所建议的所有的公布和建立信任的措施；我仅仅想强调，它们都是与核查措施密切相联系的并应被看作是组成了一个整体。我仅仅要提请大家注意，我们的草案规定了，各缔约国要承担义务，在执行销毁化学武器储存或将其转作被允许用途的计划的每个阶段开始前三个月，和在执行销毁或拆除提供生产化学武器能力的设施的计划的每个阶段开始前三个月，要提出相应的通知，并且还要在这种操作完成后不迟于30天内提出那样的通知。

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条款规定了未来公约的各缔约国承担义务，要年年公布所生产的、从储存中转作他用的、获取得来的或已被使用的化学品的基本类型。当然，这个重要条款——我要强调此点——在苏联的草案中一般性地谈了一下，所以需要予以进一步阐述，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阶段，我们应该粗线条地就这样的义务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再深入实际条款的细节。

苏联的草案还规定，要通过集体的努力制订出以下化学品和前体的名单，这些化学品和前体从其可能被转用于化学武器用途的观点来看，表明具有特殊的危险。它还建议，一个缔约国向另一缔约国转让可被用作二元武器组成成份的化学品时应提出通知，等等。

正如前面的几个例子所表明，我们所建议的全部措施，其目的在于给予各缔约国以保证，保证公约正在得到遵守。

现在请允许我详细讲述一下核查问题。我要再次重申我们对监测执行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协定问题的看法。我们赞成严格的和有效的、但是非侵入性的核查。我们赞成这样一种核查，它能保证各国遵守公约，而同时又不会引起相互猜疑或不管怎样导致各国间关系的恶化。

正如我们已经陈述过不只一次，我们认为，通过国家监测，通过国家核查的技术手段，再加上某些国际程序包括自愿接受的现场视察或一些人们所说的挑战性核查，有效地执行公约可以得到保证。但是，鉴于销毁储存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鉴于希望为我们自己和为未来的其他所有缔约国提供进一步保证，保证没有一个缔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约国违反这项最重要的承诺，以便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只为适应我们的许多谈判伙伴的立场，我们认为有必要规定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例如可以根据一致商定的份额，对利用改装或专用的设施来销毁储存一事，执行系统的国际现场视察。

我们还规定，对于在专用设施生产被准许生产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情况，要有一项专门的核查程序。此点是以下谅解为基础的：即使已完成了全部化学裁军以及地球上不再有化学武器时，这样一种设施也将继续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有人企图滥用别国对它的信任并使用该设施来秘密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那当然就极为危险。

苏联的“基本条款”规定，各缔约国可进行非常广泛的可能活动，以便在它们之间就执行公约和监测遵守由公约而产生的义务建立信任，这些义务是：各国公布它们是否拥有化学武器；公布此种武器的储存及其生产能力，并公布销毁此种武器或改用于被准许用途的计划以及销毁和拆除设施的计划，同时要声明设施所在的位置；有关执行已宣布计划的进度的情报，在执行计划的各阶段前及在有关操作完成后要作出通报。根据苏联的条款，这些措施将通过国家技术手段，——如果它们拥有这种手段，或其他订有协定可以做到这点的国家——由国家核查机构加以执行，最后通过国际核查加以执行，后者应在正式要求以及系统地进行国际视察的基础上——例如我前面提到的在商定限额的基础上——进行现场视察。根据我们的办法，在执行公约中能保证信任而同时又不致太麻烦。

关于核查利用专用设施销毁储存的问题，一些代表团已提出了几项建议，第一是要求进行常设性的现场视察（国际视察人员在销毁储存的整个时间内从头到尾日夜都停留在该设施），我认为今天的一个发言已谈及此点；第二是要求在该设施安装可收集和处理事情并可用无线电讯传递情报的所谓的“黑箱”。

让我们暂时假定这种核查系统已经建立。这就要有常驻有关设施的视察人员，他们片刻也不能离开该设施；各个角落将设有“黑箱”，而在该设施工作的人可能会被它们绊倒；但是让我们假定这些都作到了。那么就有必要认真考虑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未完全公布其储存，那么这样一种对专用设施内销毁储存的进程进行最细致和最彻底的核查，将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或者假定一个国家在公布了拟在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专用设施内销毁的储存之后, 又着手隐藏部分储存而不在该设施提交销毁, 或假装已将其销毁, 其结果又将如何?

这样假定不是更简单吗: 即如果一个国家怀有不老实的意图, 它只需不公布它不打算销毁的那部分储存就行了, 不管进行多少日日夜夜的永久性视察也将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以涉嫌为借口进行视察, 再没有别的国际核查方法可以有助于确定事情的真相。为了我们的目的, 在制定核查销毁储存的措施时, 我们还应研究怎样照顾到这样的事实, 即属于这一类的任何专门设施一定要有它自己的严格和明确的技术规章、化学品的输入及其销毁产物输出的具体参数、设施本身用于加工处理和调节的大量装置和其他等等。

总之, 当我们要求更客观地对待未来公约有关核查的条款的同时, 高兴地注意到有些代表团正开始寻求更为现实的办法。只消举一个例子, 加拿大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核查的文件(CD/167)载有一整套有意思的条款, 其中之一提到, 在制定各种监督措施时, 其出发点应是对各国内部事务的侵入性保持在最低的程度。人们希望, 现实主义和建设性精神最终会在各国代表团的立场中占优势。

关于苏联提交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草案, 有一些代表团要求我们对此回答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它说明对苏联文件的重视, 对此, 我们要向这些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满意和感谢。我们已一再阐明我们在公约的关键性问题上的立场, 我希望这也包括在今天的会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在它7月26日的文件中, 提到我们1977年8月3日的第CCD/539号工作文件, 该文件提到监测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明确下列各点: (a) 销毁某种类型物剂的实际情况; (b) 被销毁的物剂数量; 和(c) 该物剂的性质。该代表团问我们: 有计划的国际现场视察是否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应予说明的是, 在我们1977年的文件中, 是把国家核查原则作为基础的, 但是我们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把国家核查与国际核查对立起来。我们赞成两种核查方式的协调结合。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不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团，还有别的代表团也要求我们说明，“商定的定额”是指的什么。在“公约的基本条款”中，根据商定的定额，对专门设施（指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和生产用于被准许用途的剧毒致死性化学品的设施）进行国际现场视察是作为进行这类视察的一种——我要重复是一种——可能的形式提出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准备也考虑其他可能的形式。显然，在大家就能够接受的程序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我们就必须在一起详细地制定这类程序的内容。至于若干其他具体问题，苏联代表团打算在审议未来公约的有关条款时在工作小组中作出答复。但同时我要指出，在我们看来许多问题是要求大家一起来回答的，特别在这些问题涉及象有计划地进行国际现场视察这样的问题时，过去已经有相当多的国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

我们倾向于采取与有关代表团进行双边和多边协商的办法，对谈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共同寻求答案。为了供委员会的成员国参考，我愿意指出，苏联代表团已经进行过一系列这类极其有益的双边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同时我们也回答我们同伴的问题，我们还打算继续这种做法。我们认为这要比某种类似问答比赛——就是那种一问一答的做法要有效得多。任何对共同寻求答案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会在苏联代表团找到积极的伙伴。我重复一下，我们愿意寻求在谈判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的答案，包括那些涉及苏联草案的问题。

我要谈谈另一个问题。每当在主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时候，经常有人企图把谈判引入次要问题的迷宫。可以举这些核查问题为例。当就范围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协议，而且我们认为，在禁止范围的可能方案的主要原则正在出现的时候，对核查问题来说，情况却还不是如此，然而，我们有时陷入了关于核查的高度专业性方面的讨论中。我们建议应该就基本方案达成协议，当然，这是指这样做可能的话，然后在这些商定的方案——总的方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制定细节。

苏联的“基本条款”草案的重要性已得到委员会中几乎所有代表团的承认，这是苏联对尽快缔结化学武器公约重视的表现，也是它有诚意的证明。同时我们还要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希望——我们非常希望——另一方也能表现出诚意。

这里特别指的是美国代表团，它在前些时候，还有在今天都在委员会表示它感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到“失望”，因为据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愿意参加认真的讨论。只要对委员会，对它的工作小组和接触小组的工作稍有了解，就足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看来委员会的某些成员是在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譬如说，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习惯，一方面同意在委员会内部就裁军的优先方面——在这个场合，指的是核禁试——建立一个工作小组，而另一方面却粗鲁地提出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时间还没有成熟。你自己来评判一下：是谁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采取认真的态度，又是谁并没有采取这种态度？

我们要向美国代表团问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问题，这当然并不需要专家帮忙就可以回答的问题：它怎样看待它自己对达成共同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态度，和它是否愿意考虑谈判中其他参加者，包括苏联的立场呢？只有全体参加谈判的人努力争取共同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要重复是共同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谈判才能成功。

美国代表在他发言的末尾提到有需要禁止有毒物质，但就在我们会议的中间，他情不自禁地使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有毒物质——谎言和污蔑；即使提到总统也丝毫不能改变在这个房间释放了有毒云雾的事实。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美国关于它对化学裁军表示忠诚的宣言又再一次地由于美国代表团自己把它变得令人怀疑了。为什么要这样纠缠不休地重复谎言，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理由之一——很可能是主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为美国重新化学武装的政策辩护。只要提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美国的文件(CD/264号)公开谈论二元武器的优点，这是美国今天准备大规模进行生产的武器。

最后，我愿意指出，拟定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一件迫切和优先的任务。所有代表团已不断地重复过这一点。我们希望再前进一步，为完成这项优先任务提出具体的步骤。

首先，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是，在我们的朋友苏伊卡大使同志干练的领导下的工作小组不应该暂停大约六个月的样子(即实际上从9月初，委员会的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直到2月底该小组实际能恢复它的工作为止)。我们反对这样长时间的间歇。我们愿意接受任何普遍能够接受的安排。禁止化学武器小组现在就可以继续进行它的工作；它可以在短期中断之后恢复工作，或者，最后，它可以在明年年初恢复工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作，象今年《综合裁军方案》工作小组的情况那样。

其次，我们认为为结束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确定一个日期是有好处的，即使只是一个大概的日期也好。在这方面，应该特别铭记的是，化学工业今天不是每天而简直是每时都在发展。几年以前，禁止二元化学武器的问题并不存在；也没有人谈论它。可现在由于美国政府的众所周知的决定出现了这个问题，这使谈判大大复杂化了。今天除了我认为第一个发言人是唯一的例外，其他所有发言人也都提到了这一点。我不禁要问，谁能保证正当我们在浪费宝贵的时间，讨论一些有时候甚为可疑的问题时，不会出现新的和更加危险的化学武器品种，从而使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工作成为徒劳，终将落空呢。

先生们，在禁止化学武器问题上，我们时间很紧迫啊。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主席先生，裁军谈判委员会目前这次会议，由于它紧接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同时鉴于在那里发生的情况，它非常需要新的推动和新的创议以便使我们的工作产生较多的成效。在向你表示祝贺的同时，我愿意指出我们期望你在领导我们工作中，能在我们可以支配的短短几周内打好基础，使我们能在明年再举行会议时取得更大的成果。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春季会议结束时，我们总结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以后这几年的工作，并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递交报告，这是很艰巨的任务。然而，春季会议最末一周进行的几次连夜开会没有白费功夫，因为委员会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了一份可靠的报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能干的大川大使的主持，我们要对他表示感谢。在从一般性发言进入实质性部分之前，鉴于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很快就要离开我们，我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尊敬的印度代表，向他告别并祝愿他未来顺利。

国际社会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和期待，但是没有得到实现。21国集团的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对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没能取得最起码的成果表示失望，这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情况使人们更注意裁军谈判的局面了，这些谈判在我们这里和其他论坛已继续进行多年了。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根据《最后文件》所包含的具体职权范围建立的。本委员会在起草案文、提交提案和通过适当的程序，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以便达成协议方面，竭尽了它的努力，而协议归根结蒂乃是我们衡量会议成就的标准。可以把这种情况同准备一顿美餐相比较，当桌上放好了最高级的瓷器和银器，然而可使这一餐成功的主要内容即食品却没有。同样，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我们没有取得积极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成就，而它们却是委员会工作取得胜利所必须具备的东西。看来，如果一个国家要求达成裁军协定的政治意愿还不够强烈，那么，无论起草技巧多么高，程序多么园滑，或提出了多么好的建议，都不可能达成裁军协议。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对《最后文件》的重申，确认了它所体现的原则的有效性，它们必须继续成为起草一项《综合裁军方案》的指导原则，尽管由于该项工作在上次会议期间陷入了僵局，看来必须有一种新的途径和办法。在我们手头能支配的短短时期内，要准备为我们明年再次开会时采取更具体的行动，看来就必须有时间来进行思考、反省和磋商。

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如何有效执行其职能已提出几种意见，秘书长8月3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包括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提出的一些有益建议。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进行审议。关于本委员会一年一次的会议应举行多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延长会议目前持续的时间，这种时机似乎还不成熟。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取得很大进展当然不是因为时间不够造成的。将来可以根据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工作量的多少对每年会议的持续时间进行审议。

由于大家都知悉的原因，委员会的夏季会议要比往常短一些，不能指望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令人鼓舞的是看到委员会在比通常更短的时间内就得以通过它的工作计划，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预兆。

大家普遍一致同意最终的目标应是全面彻底裁军，如果我们要永远根除最严重地威胁人类的一对孪生威胁——即战争的祸害和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的话。因此，对于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来说，没有比把最后达成的全面彻底裁军的计划作为最主要的项目列入议程更重大的任务了。为此，《综合裁军方案》必须继续充任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手段。毫无疑问，我们过去之所以没能起草好一个《综合裁军方案》，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就《综合裁军方案》应依据的各项原则取得协调。因此，在我们看来，在我们进行下一轮起草工作之前，我们一定要就阶段、时限、措施及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义务等方面的原则取得协调。

随着空间技术发展的迅速提高，现在军备竞赛已威胁着进入空间领域。因此，迫切需要在为时不太晚前，防止外层空间被用于军事目的，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对地球本身产生破坏作用。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象瑞典代表团在上期会议期间第一次提出的那样，应在一个工作小组中审议这一项目。

在这次夏季会议前提前开会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在能干的主席波兰苏伊卡大使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可乐观地认为即使在这次夏季会议的短时间内我们也可以取得进展。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我们在讨论化学武器问题时，正是讨论一项真正的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裁军措施，若使用这种武器势将同时对平民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过去进行的谈判已在公约的范围、定义和性质等问题上取得很大进展。我们希望本着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新的事态发展，我们将缩小双方在核查和遵守问题上的分歧，而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征光。

限制战略武器由于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被搁置一边而遭到了严重挫折。有人正在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理论由于低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后果，看来想把使用核武器成为可以允许的事情了。尽管形势很严重，但本委员会还是没能有效地讨论核裁军措施，同时，由于协商一致的规则正在脱离原意而被歪曲使用从而使建立工作小组的努力迄未见效。毫无疑问，在拥有这些武器的绝对优势的大国之间进行双边讨论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不应忽视对此进行有效讨论的多边方面。核威胁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需要由本委员会从多边的角度进行讨论。事实上，的确有若干使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从地球上扫除核武器的问题已成为一切国家，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所共同关心的事情。因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我们大家有着共同的命运，我们谁也无法免于核歼灭的威胁。一个关系到全人类生存的问题必然成为一切国家，核武器或无核武器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着实的理由可说明为什么需要一项普遍的方案。防止核武器的横向扩散是有效制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要包括由一切国家，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共同承担义务。因此，在这个讲坛范围内在双边（原文如此）基础上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吴貌貌季先生，缅甸)

体现在《最后文件》中的关于裁军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把军备裁减至最终导致消除军备的低一级的水平之上来加强各国的安全。从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进程开始然后逐步裁减的这一做法是走向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合乎逻辑的步骤。但是，在核武器大国中有一派人的想法是，在核军备得到裁减以前核军备竞赛不能停止。这种逻辑是对体现在《最后文件》中的合理思想的公然蔑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要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停止一切方面的核军备竞赛，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各种建议草案在下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应得到认真的审议。

在对核裁军作出努力的同时，还应对防止核战争的实际措施进行努力。事态发展表明这是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可予解决的一个领域。为此，我们支持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建立议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

特设工作小组的建立就有可能讨论包含在禁试问题中的各个参数。无疑，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是远远跟不上要求的，我们认为其职权应该是就全面禁试条约问题进行充分的谈判。尽管有这方面的缺陷，尽管最近出现了令人焦虑的迹象，但人们心中还是不断涌现出希望，而且也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希望这第一步将能导致采取其他步骤，来就一项永远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全面的谈判。

主席：感谢缅甸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尊敬的代表们，现在上午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

如没有人反对，我建议全体会议暂停，并于今天下午3时30分复会。届时我们将听取今天名单上那些还没有发言的代表们发言，紧接着我将召开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来审议某些组织安排的问题。如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照此进行。

会议暂停

会议于下午1时暂停，3时30分恢复。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8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按照上午的协议，委员会继续听取今天全体会议名单上发言者的讲话。现在请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米德尔顿先生发言。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米德尔顿先生 (联合王国)：首先，我也愿和那些代表一样，对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八月份的主席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同样高兴地看到由一个在裁军领域内有着如此令人尊敬的经历的代表担任主席的职位，特别他代表的国家是联邦的一名伙伴。我还愿对你的前任，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深切的感谢。在裁军特别会议召开前的整个时期，他如此熟练地领导了本委员会的工作。

今天我的全部发言都打算论述我们议程的现有项目，禁止化学武器。这是英国政府多年来予以极大重视的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在我们面前的议题中，化学武器也许是能在最近的未来，提供最佳前景的议题。因此，我们欢迎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之提早复会，并且高兴地看到现在所进行工作是为了确定一些现有的选择，以弥合各代表团之间就很多具体问题所持的分歧意见。我们希望能在这一方向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便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我们能对解决一项公约的若干关键问题的可能性有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较为详细地讨论某些问题之前，我想简要地谈一下化学武器小组的主席刚刚与技术专家们进行的协商。有些代表团认为，讨论技术性的问题正在使我们的工作复杂化，并可能拖延达成协议的过程，因为很多问题要求作出政治性的决定而不是技术性的决定。但是为了作出政治性的决定，我们必须了解解决特定问题的技术可能性的范围。不愿意为这种技术性的讨论作出实质性的贡献，而不是技术讨论本身拖延了我们的进程，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于主席进行的协商得以继续下去予以极大的重视。然而，与技术专家们进行的协商应该由工作小组规定明确的职权范围。我们认为，本届会议为专家会议制定的职权产生了比过去更加有成效的讨论，因此，我们希望在下次会议仍然遵循这一先例。

在审议专家会议的报告时，我想重申我国代表团在春季会议时表达的观点，即，有关毒性标准的工作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有用的。虽然在我们工作的后一阶段将有必要回到春季会议时准备的各种草案上去，以便看它们是否符合公约的要求。我们建议，现在的工作应该集中在报告中提到的其它议题上，也就是集中在核查的技术方法方面，以及我们希望，专家们来参加下次会议时将准备对讨论作出贡献。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我现在要对化学武器公约的某些实质性方面，特别是对于需要载入该公约的公布的问题提出些看法。由于过去几年来有关该公约的工作有了进展，现已明确，由各缔约国作出详细的公布在确保对条约规定的信心方面将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详细的公布，要对公约进行充分核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分清楚的是，不可能对例如是否所有化学武器都已销毁这一事实进行核对，除非我们首先知道某个国家持有什么样的化学武器。

我们认为，公布应分三种类型。第一，在公约生效后应立即作出的那种公布。此种公布应包括下列主要方面：

- (a) 某个国家是否拥有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
- (b) 国家所拥有的化学武器和生产设施的储存以及此种武器的填充；
- (c) 进行销毁的计划或，适当时将已公布的化学武器储存转用为许可的目的的计划；
- (d) 进行销毁，拆除，或适当时改装已公布的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填充设施的计划。

这些公布的内容应该是详细和准确的，并应特别包括下列情报：

- 储存的数量和地点；
- 化学物剂和弹药的生产设施以及弹药填充设施的数量和地点；
- 所持有的各种物剂的数量和指定的物剂分类的浓度；
- 弹药的类型和数量，包括专用于化学装药的空弹药的任何储存的类型和数量；
- 生产设施和它们生产的物剂和弹药的能力。

我们认为，上述公布应该包括单一目的的化学物剂，毒性的水平之上的双重目的化学物剂，连同主要前体，包括那些用于二元弹药的物剂在内。如果双重目的物剂是用于商业目的，而不是军事目的，就应该列出商业目的。此外，有必要详细公布销毁或将储存及生产设施改装的计划。

第二种公布需要在定期的间隔中作出，直到所有储存和生产设施都已销毁为止。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这种公布应包括销毁过程的进程报告，销毁计划的时限细节，进行销毁的地点，弹药和有待销毁的各指定的物剂的数量等。

第三种公布在公约整个有效期间均有需要作出，因为有些活动将继续需要监测。这些公布应包括，用于如医疗和预防措施的目的的副毒物剂的任何生产情况。应详细说明生产的具体物剂的数量，生产设施的地点，能量和能力，以及生产该物剂的目的。还需要公布有关生产民用目的，毒性在一定标准以上的双重目的物剂的情况，同时详细说明此种双重目的物剂的生产设施的数量、地点、能量、能力和周转情况。如果可能，也应详细说明这些物剂的转让情况，以及公布有关对和平用途的毒性物剂所进行的商业性研究计划的数字和性质。国家当然应该保护商业工业的利益，但是，如果缔约国对在别国进行的研究有所了解，就会建立信任。

现在我想对苏联代表团在本届会议开始时提出的第CD/294号文件提一些初步的看法。我国代表团欢迎对我们的工作所作的这一严肃的贡献，并对今天上午尊敬的苏联代表给我们的关于该文件的详细地说明表示感谢。然而，我们愿在此将我们在研究这份文件时得出的某些观点记录在案。

第一，关于题为‘禁止的范围’这一节，在承认各种物剂的毒性参数尚待规定的同时我愿把我们的看法载入记录，即，主要为执行法律而用的刺激剂应排除在公约之外。这样就没有必要按第二节第7段中建议的公布每年的生产情况，或就禁止将其转让给非缔约国进行谈判。我们认为，把这些物质列入条约的意图会使讨论大大复杂化，并会使达成协议的前景减色。

关于另一个细节，即题为‘具有生产化学武器能力的设施的消除或暂时改装’一节的第二段未能清楚说明除了经批准许可生产的设施外，所有化学武器的生产设施在任何国家成为本条约缔约国后应立即停止生产。然而由于实际原因在生产停止和生产设施的销毁和拆除之间会有时间滞差。因此我国代表团愿请同苏联代表团，除了那些准备进行销毁的储存外，在所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最后被拆除或销毁之前对于封存方面设想了何种安排。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苏联代表团对载入第CD/294号文件中的核查条款进行

(米德尔顿先生，联合王国)

澄清。因为载入该文件中的有些看法是苏联以前并未提出过的。各国代表团无疑会想到联合王国于2月18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提出的有关核查和遵守的监测的详细文件。这个文件与荷兰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类似文件一起研读，概括了我们认为有必要、为充分保证各缔约国遵守一项化学武器条约的很多详细的程序。

虽然这一议题未在我们联合王国的文件中涉及，我们肯定可以接受如第CD/294号文件中建议的，设立国家委员会以便监督国内的遵守情况。但是，我们认为，设立该委员会的决定应取决于每个缔约国。我们还要重申的是，应该更多地强调由协商委员会控制的国际核查措施。公约的案文应在这方面强调系统地视察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的有效措施的必要性。苏联的草案提到进行此种视察的定额。今天上午苏联的草案的代表谈到了这一点，但我国代表团仍然欢迎对此作出进一步澄清。我们觉得似乎有必要让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根据情况，长期留在销毁现场，而光是一个“定额”可能是不够的。此外，我们认为，公约应该规定对有生产化学武器能力的一般工业用化学设施进行挑战性视察，即使它们未被公布为化学武器工厂，以及也应规定对已公布的累积的储存量进行核实的措施。我们还认为有必要就机构达成协议以便各缔约国能够在协商委员会的范围内估价某个被指控的缔约国拒绝现场视察而作出的解释是否充分可信。

正如在我们有关核查的文件中所概述的，我们认为，协商委员会应该成为在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时设立的一个常设机构。这样一种安排有助于保证该委员会对被指控违反条约的行为早日进行调查。我们注意到苏联对于协商委员会的很多职能和权力没能作详细阐述。例如，在第CD/294号文件中未能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被怀疑有违反公约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向协商委员会本身要求情报和进行现场视察，以便其代表能够代表一个或更多的缔约国进行视察，或委员会的作用是否仅限于传达双边对这种访问的要求。我们认为，只有在协商委员会本身直接至少一次地要求进行现场视察，而这些要求被拒绝之后，才应该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如果我的发言对于有些代表团来说似乎技术性太强的话；我感到抱歉，但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的阶段：如果要达到我们大家所寻求的进展的话进行此种详细的讨论就是恰当和必要的。我国代表团欢迎对我们的看法提出意见，并盼望苏联代表团对于我们就他们的文件提出的看法作出反应。

(联合王国，米德尔顿先生)

我们还要仔细地研究苏联的尊敬的代表今天上午的详细发言。我们盼望在工作小组中能进一步地交换意见。

主席：感谢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印度的代表萨朗先生发言。

萨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要求作一次简短的发言，目的是介绍我国代表团向本委员会提交的第CD/309号文件。我相信文件的英文本已于今天上午由秘书处分发。

我在8月3日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所作发言中说，我国代表团议程项目2设立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工作小组问题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对支持我们的建议的那些代表团表示感激。

为使委员会能就这一建议迅速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现在提出建议中的工作小组的可能职权范围的案文，供委员会的成员们审议。这是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表述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切实的措施达成协议，并考虑到有关这一迫切和极其重要问题上的一切现有提案和未来的创议。

如温加特斯瓦朗大使于8月3日在本委员会所指出的，所有国家一致同意迫切需要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这是一场对整个人类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战争。生存是普遍关心的问题，我们敢于希望，本委员会一致同意认真和紧迫地开始就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进行谈判。如果我们甚至不能对这样起码的建议达成一致意见，那就表明在这个全世界各国人民深刻关切和焦虑的重大问题上，本委员会是玩世不恭的和缺乏敏感的。我们要重申本委员会同世界各国人民最紧迫地关心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抓紧机会为千百万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一些希望和鼓舞，他们以空前的公众示威和发表声明的方式，呼吁我们对他们的真正恐惧和焦虑作出反应，并采取紧急行动防止一场核灾难。

因此，我请求你尽快视需要召开一次或多次非正式会议，讨论关于建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以及它的职权范围的建议，以便早日就此问题作出决定。任务紧迫，我们必须毫不延迟地认真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

主席：今天名单上要求发言的已结束。还有那个代表团要求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以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现任主席的身份作个简短的发言。你们都知道，在我们这次会议一开始，我就写信给所有代表团团长，请他们对这一议题如何进行给予指导。从那时以来我收到了不少的答复，它们大多是全面和彻底的，令人鼓舞的。这些答复使我深受鼓励。然而，许多代表团至今尚未答复，我的发言就是敦请它们尽可能于下周内给予答复。我打算在8月20日左右根据收到的答复同有关代表团开始进行非正式的协商。

主席：还有其他代表团希望发言吗？

现在我建议举行一次短时间的非正式会议来审议某些组织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恢复全体会议，并按照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的讨论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采取行动。如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这样进行。

就这样决定。

全体会议于下午4时15分暂停，并于下午4时20分复会。

主席：现在委员会的第178次全体会议复会。我现在提请委员会就委派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核禁核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一事作出决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决定委派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此职务。

没有反对意见。

就这样决定。

谨向利德戈尔德大使致以我以及全体委员会成员对他就任这一重要职务的祝贺。我祝愿他在工作小组即将审议复杂而重大的问题时取得成功。他作为一个外交家所具备的杰出才能将为取得满意的成果提供必要的领导。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也需要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合作，我呼吁大家同他进行真诚的合作。

还有哪个代表团要求发言？

利德戈尔德大使（瑞典）：谢谢，主席先生。我要向在座的诸位同事对他们在委派我担任此职时对我所表示的信任表示感谢，并感谢主席对我的非常友好的讲话。我不能不说明，瑞典代表团经过很多犹豫之后才接受这项重要的任务的。首先，我们原来倒希望有机会更认真地作些准备，而不是象接到的通知只允许我们有很短促的时间那样。

其次，我们认为全面禁试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为了促使早日进行谈判和促其实现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从就全面禁试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这个目的来看，就该工作小组职权范围所作的决定不论怎么说都应认为是很不够的。然而，我们接受了这个职权认为这是唯一可能做到的，至少可以使一个谈判进程得以开始。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将加速导致核武器国家作出决定，就全面禁试条约从事谈判的政治进程。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为促进今后的核查措施谈判打好基础，从而缩短这部分谈判的时间。

我要强调指出，我们接受这项任务的具体条件是，两个主要核大国将真诚地进行合作，以便达成我们职权范围能够达成的东西。我设想我们将因此作出真正的努力来具体地研究全面禁试的核查方面。但是核查问题是不能抽象地研究的。我们务必至少在有关条约范围的工作设想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我自己的设想是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核查的是在任何环境永远禁止一切核爆炸。最后，我要说清楚的是，我被任命为主席决不会改变瑞典代表团原先表达的意图，即在适当时候，提交一份瑞典在1977年向裁军委员会会议提交的条约草案的修正本。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原就禁核试工作组问题作一个声明。为了制止核军备竞赛，许多无核国家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成立禁核试工作组，这种愿望我们是理解的。正是考虑到这点，我们不反对禁核试工作组的成立和进行活动。

但是，我们一贯认为，禁核试只是核裁军的一个方面。如同最后文件五十一节所说的，“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过程范围内停止核武器试验是符合人类利益的。”因为，当前在超级大国拥有庞大核武库的情况下，单是停止核试验，既减少不了，更消除不了核战争的威胁；停止核试验必须同大量削减它们的核武库结合起来进行，才有利于减少核威胁，才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好处。

(田进先生，中国)

这里我愿提及中国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的主要措施的建议”。这个建议在核裁军方面的主要内容是：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此以前，核国家各自保证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彼此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苏联和美国停止一切核试验，停止对它们的核武器作任何质量上的改进，停止生产任何种类的核武器，并将其现有的核武库，包括各种类型的洲际、中程和其他战术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削减百分之五十。在这之后，所有核国家即应承担义务，停止一切核试验，停止从质量上改进它们的核武器和停止生产核武器，并按照商定的合理比例和程序削减其各自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这个建议是从当今核军备的状况出发的，它突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应负的特殊责任，也表明了我国愿承担的相应义务。这是我国在核裁军和禁核试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代表团目前将不参加核禁试工作组。

德博斯先生（法国）：我不打算作长篇发言。我只想提醒委员会的成员们，我国代表团对刚才尊敬的中国代表团所提到的问题的态度已由德拉戈尔斯先生在8月5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如委员会所知，我们也不准备参加你刚刚宣布建立的工作小组的工作。

赫德尔先生（民主德国）：主席先生，我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最后两个发言，暂时我愿意记录在案的是，本机构的两个重要成员国，也即核武器国家，都不参加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建立起来，解决我们的一个优先的议程项目，即项目I，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附属机构，这种局面我们似乎还是第一次碰到。既然我们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种态度，所以试图从这一事实得出结论也肯定为时过早。这就是为什么此时只想指出，在考虑这些声明的同时，我们肯定要研究这样一种态度对审议这个项目。

(赫德尔先生，民主德国)

特别是对新建立的工作小组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而我们是衷心拥护这个小组的建立的，为了它的建立，我们过去曾进行过许多努力。

大川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愿意记录在案地指出，当获悉两个核武器国家的代表团不参加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时，我国代表团感到的失望和遗憾，为了建立这个工作小组，我们在春季会议期间经过了多么艰苦的谈判。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关于法国和中国的代表们发言宣称，两国代表团将不参加关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一事，苏联代表团保留它今后对由此造成的局面明确表态的权利，这种局面在我们委员会的工作中是前所未有的。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当我们对尊敬的中国和法国的同事们宣布他们不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表示遗憾的同时，我愿意记录在案地指出这一事实，即目前世界局势中已出现了我愿称之为“核隔离”。我不准备猜测中国和法国代表团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但是按照我对某些核武器国家的态度的估计，目前的世界局势是要制造某种核隔离，据此它们被认为责任如此重大以致它们能够拥有并成倍地增加核武器，而其他国家则不能。我不认为这样对民主有利；我不认为这合乎逻辑，我也不认为它有利于和平解决核武器问题。

萨朗先生（印度）：首先，我愿意向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之被任命为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祝贺。我们祝愿他在工作岗位上诸事顺利，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

为响应利德戈尔德大使就任主席时所作的发言，如其他代表团一样，我愿意记录在案地指出我国政府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问题的一贯立场。我们认为，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宗旨是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中永远全面彻底地停止核武器试验。我国代表团对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态度将取决于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团长将在下次全体会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古巴)

议上对你就任本月份委员会主席表示我们的祝贺。我要求发言也是为了祝贺利德戈尔德大使被一致推举为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该小组是委员会在今年的春季会议上建立的。和印度代表团一样，古巴代表团将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铭记包括在全面彻底停止核武器试验中的各种问题的总的范围。我也想借机对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建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的第CD/309号文件，表示支持，并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如果两个核武器国家不参加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将会出现的局面感到遗憾。

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也愿意祝贺并同时感谢利德戈尔德大使承担起核禁试工作小组的责任。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工作小组应该由21国集团的一个成员担任主席，这是正常的，同时我国代表团认为，在21国集团中，没有谁比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这个职务更称职的了。我还要指出我将记录在案地表示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刚才从我们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的同事们那里听到的决定感到失望。我保留我国代表团在稍后阶段回到这个话题的权利。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这是一个我国代表团还是第一次遇到的颇为独特的局面。一方面，我刚才以极大的喜悦和满意的心情注意到，我们的同事和亲爱的朋友，瑞典利德戈尔德大使谦和地同意承担行使核禁试工作小组主席职能的重大责任。另一方面，我无法隐瞒我深深感到遗憾和失望的情绪，就是两个核武器国家刚才宣布它们不愿意参加那个特定工作小组的工作。我认为，我相信在座的许多其他人也认为，这个工作小组的活动可以促进委员会有关裁军方面的工作。我国代表也保留权利，以便在适当时候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因为最近在8月3日举行的委员会的第175次会议上，我曾详细地阐明了我国代表团对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所持的态度，所以我今天可以讲得很简短，只说明我国的态度保持不变。至于我们今天听到的、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声明——尊敬的中国和法国代表们的声明——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局面不致被人利用来取消或放慢谈判的借口，我们希望这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一谈判将朝着停止核武器试验的目标在工作小组中认真地进行，这一目标是在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的序言中提出，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中得到重申，并已包含在该项条约的第六条的内容中。我们敢于希望，只要工作小组成功地进行工作，即使只有三个核武器国家参加，其他两个国家也就很难继续拒绝参加。

主席：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现在我们是不是讨论另一个问题？如我早些时候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的，该工作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将于明天，8月13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秘书处今天已散发一份载有下周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进行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当然，和往常一样，这份时间表是提示性的，如果有需要，可以进行更动。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在必要时有可能安排委员会的一些非正式会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本委员会通过下周的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在8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全体会议休会。

会议于下午4时45分休会

×× ×× ×× ×× ××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9

17 August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百七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17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查尔斯·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丁觉兰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李巍岷先生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古 巴: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唐·南吉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阿克尔曼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卡尔先生
阿德波尤先生
乌克依小姐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9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现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其他任何问题发言的成员可就这些问题发言。

在今天会议上发言的有尼日利亚、意大利、荷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中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的代表。

首先请允许我欢迎挪威代表韦尔纳大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经验并长期从事裁军问题的外交家。韦尔纳大使从1977年以来一直是挪威外交部裁军问题特别顾问，并且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外交部政策规划和研究司司长。他是出席第一届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挪威代表团团长，也是1980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的主席。韦尔纳大使也是外交部裁军和军备控制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我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依朱厄尔大使阁下发言。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这位兄弟的、不结盟非洲国家的代表主持委员会八月份的会议。你熟悉地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显示出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干，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完成艰巨的任务时给予合作和支持。我的好朋友和同事大川大使在春季会议时做了很好的工作，也值得我们表示感谢。我还要向我们的新同事、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表示衷心的欢迎，我并期望着密切地和他一起工作。我们将和多才多艺的、和蔼可亲的印度大使温卡特斯瓦朗告别，他将在本周末离开日内瓦。

十六年前，我荣幸地坐在这个神圣的大厅里，代表我国参加十八国裁军会议。当时我的感觉是，军备竞赛是一种潜在疾病的症状。如果人们能医治这种疾病，症状也就会消除。我所知道的所有的良医是把疾病与症状区别开来的，并且总的来说，他们的处方都是为了医治疾病，而不是症状。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彻底失败后，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问题，我比十六年前更加自信这一分析。如果我能用我的尊敬的中国同事的话来说，捕鱼无须上树，只有下河。

(依未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根据各人的角度观察问题，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可归咎于许多因素，依我看，这些因素是：

1. 第一是非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为本委员会中逐渐形成的某些理论上的抽象观念提供了基础；以及

2. 其次是参加本机构的军事大国缺乏政治意愿。在这一方面，我想回顾一下本委员会中一位尊敬的成员在春季会议时提醒我们的话，他说政治意愿不是在日内瓦这里制造的。它是从各自的国内带来的。换言之，日内瓦能取得什么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及这种估计所提出的安全要求。

我怀疑人们是否能认真地谈论裁军而不愿回答这样的问题——军备竞赛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总的来说各国都不愿意裁军？今年春季会议开始以来本会议厅中的某些发言似乎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尊敬的中国代表田进公使已经劝我们不要站在树上捕鱼。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8月3日的发言中谈了为什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要比第二届特别联大好的原因。她承认这一事实，即第一届特别联大是“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的情况下”召开的。美国大使菲尔兹就同一问题在8月10日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未能产生出一项条约。这是由于各这原因造成的。但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真正教训是本谈判机构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对世界的狭窄看法中。如果真是如此，它就有偏离其真正目标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个意味深长的发言，这不仅是因为它语言生动，而且是因为它含有恰当的信息。

可以看出，裁军谈判领域中大部分的协定是在令人愉快的国际气候下产生的。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等都是在缓和的时代签订的，可称为良好的国际气候下裁军谈判取得进展的典范。

如果有可能在裁军谈判的成功和良好的国际气候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努力改善国际气候，同时又为裁军谈判作出努力呢？我倒并不是说应在这里或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机构中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监测各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2条第4款的情况。如果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其工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作就不仅会对裁军方案，并且会对整个裁军谈判产生催化的作用。

今天我们大家都目睹着超级大国以及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这可悲地反映了国际事务中的杂混无章和无法无天的现象。这一竞赛以及它所孕育的竞争性已经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正如我们大家所知的，1945年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在第三世界发生的。这给第三世界的千百万人民带来了极端的苦难，并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我国代表团相信，本委员会早该召开一些非正式的会议，讨论裁军和发展的密切关系，我们希望，1983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为这一重要的议程项目安排时间。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本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我国代表团同意，本期会议期间我们可利用的会期很短，这迫使我们要有选择性，应只处理我们议程中最紧急和最优先的项目。因此我们支持立即开展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认为，现在有限的职权，尽管有种种毛病，但不应堵死使目前不完全的职权更为现实的进一步的建议和提议。我国代表团对大家一致选举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欢迎。虽然我们对两个核武器国家不参加该工作小组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认为，它们的行动反映了国际气候中的不稳定的程度。我国代表团认为，核武器国家未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核隔离，这是无助于解决核问题的。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本委员会仍然未能开始就“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紧急的优先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它的信誉和效率将继续受到损害。至今为止“和平运动”所显示的自发的热情表明全世界坚信，核武器的选择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完全同意核冻结的意见，也同意停止生产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并停止进一步生产核武器。

我们再次要求载入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建议应立即提交给委员会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同意印度代表团的意见，即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对秘书长的第36/81B号照会性决议所作的回答中有足够的材料使委员会安排时间讨论如何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我们也支持印度关于设立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的建议。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虽然我们欢迎在日内瓦就中程核军备和战略军备进行的双边会谈，但我们希望今后其范围将予扩大，足以包括所有的武器系统。我们还同意这样的要求，即这一论坛不应成为一种密秘膜拜场所，对外故意封锁消息。本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有权利了解谈判的现状。

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是委员会议程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从核裁军的全过程看其紧迫性的。外层空间的日益军事化表明军备竞赛中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倾向，而我国代表团坚信，外层空间应是人间的共同财产，应该为了和平的目的全面加以利用。我们赞成设立一个讨论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认为公约的范围必须是全面的，以包括反卫星武器系统。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就一项综合方案达成一致意见，这是令人失望和灰心的，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仍然认为，具有专门和具体的国际裁军措施，并具有明确的优先次序并在一定的时限内执行的综合裁军方案，会给人们带来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希望。虽然我们同意在1982年会议剩余的时间里暂不进行该工作小组的活动，以便使大家在罗夫莱斯大使干练的领导下进行思考和非正式协商，但我们希望，这段反省期不会被那些希望永远撇开这一方案的代表团用来施展其拖拉战术的借口。关于消极安全保证以及放射性武器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我国代表团也抱同样的态度。“冷却”期还应该特别为那些在谈判的过程中其政治意志依然难以捉摸的核武器国家提供足够的重新思考的时间。非正式协商也许可为这些问题成功地提供妥协性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欢迎委员会关于在更多会议期间集中谈判化学武器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些武器乃是仅次于核武器的、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考虑到两个主要集团所持的固执立场，我们对实现这一领域中即使是最起码的成功所需的艰巨的讨价还价不抱任何幻想。我国代表团将和以往一样，继续和波兰大使苏伊卡积极地合作，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主持该工作小组的工作。

几个月前，当美国大使菲尔兹阐述美国对实现全面的和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目标的态度时，我们和其他代表团都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发言。那时，他告诉我们，美国准备使其化学武器战争的能力现代化，因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没有和美

(依米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国一起削减其化学战争能力，却反而大大增加了它自己的化学战争能力，这样就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并且似乎这还不够，这个对手还怀疑美国是否在遵守生物武器公约。当时我国代表团同意瑞典代表团所指出的，美国的现代化计划只会发起一场毫无理性的化学武器竞赛，这只会使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更为复杂。我们仍然持这种看法。

我国代表团再次颇有兴趣地听取了美国1982年8月12日的发言，我们同意其中这样的观点，即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和遵守安排应该是真正有效的，以便保证彻底地、可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

我们曾多次阐明了我们就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条款的立场，我们愿再次指出，化学武器公约应规定将国家核查手段和国际核查手段相结合，这两者应相辅相成。我们认为，单纯依靠国家核查措施是不现实的，它不能产生国际上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信任。关于核查问题，现在存在着根本的态度分歧，只有缩小这些分歧才能在拟定公约的过程中取得真正的进展。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的基本条款草案，它显然是进一步进行具体工作的基础。在现在这个时候，我只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必须保证化学战剂、弹药和装置的销毁，并保证化学武器生产工具的销毁和拆除。虽然总的来说我们同意在公约生效后十年内完成这些活动，但我们支持设立一个机构，使这些活动更早地完成，以便保证较广泛地和迅速地遵守公约，这将加强国际信任，并有助于裁军进程。虽然核查条款仍然是一个有待跨越的主要障碍，但公约的范围问题仍值得我们注意。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了苏联的观点，但我们仍然认为，纳入一项关于使用的条款不应有任何法律上的困难，因为通过增加了核查措施，这样的条款就会加强1925年议定书，并且，即使禁止生产化学武器的公约立即就能实现，从公约生效到全部销毁的时期内仍将保有化学武器。同样，只有某些国家大大改变其政治意志，才能保证就此问题取得必要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公约中应有有效的条款忆及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指出不应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应有有效的机构核查化学武器的使用。

本机构未能从开始以来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这继续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现在重新看一看这个机构，并找一找是否有其他任何办法能提高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的效率，也许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并不幻想保持这样的原则，即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坦率和良好的意愿，但我们的经验已表明委员会应经常地审查其组织程序，以便做到重在行动。

(伊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则，以及委员会中有人用这个规则来阻挠甚至是程序性之类的简单问题，这些显然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法为人定，而不是人为法定。我国代表团认为，本机构有能力审查那些限制性的和破坏性的、并非有益助的规定。

有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例如让各特设工作小组自由地决定其工作程序，委员会在更长时间内工作的可能性，或改变名称提高其谈判机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建议。委员会应审查这些建议，并向联大第37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

但是，扩大委员会的问题需要认真而客观的审议。如果其目的是提高委员会效率的话。我国代表团虽然在原则上同意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应有给予充分的机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我们认为，为了谈判的目的，目前的成员数是足够的。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有限地扩大成员国数量，这样做必须考虑到地理的分布，此外还要考虑非成员国对裁军努力所作的积极贡献。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国际社会平衡的代表性。

主席先生，这是些具体的问题，是取得进展的必需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能在这个漂亮的大厅里耗费宝贵的时间，象罗马的尼采王朝那样“大难临头依然歌舞升平”。人类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考验时代，我们正面临着核灾难的危险。我希望委员会将有能力应付这一挑战！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阁下发言。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意大利代表团愿祝贺你接任委员会的主席，并祝你在工作中一切顺利。你主持我们工作的能力再次反映出了你作为一个外交家的非凡才干，并且不愧为一位意大利与其保持着富有成果的关系的国家的代表。

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卸任主席大川大使，感谢他在委员会工作特别困难的时候在完成其任务时所采取的堪称典型的做法。

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地欢迎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对本委员会中的杰出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成员、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离任我国代表团表示惋惜。主席先生，还请允许我完全赞同您对挪威韦尔诺大使所致的欢迎词。

由于委员会本期会议会期短，我感到如果我只限于谈谈我国代表团对直接有关我们目前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意见，这将较为合适。这些问题是核禁试、化学武器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经常非常艰巨的谈判后设立起来的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最终在利德戈尔德大使有利而富有经验的主持下开始工作了。该小组的头几次会议是在积极的气氛中召开的，这使我们对本期会议期间有可能对实施其职权开好一个头感到乐观。我们感到美国代表团的態度是特别令人鼓舞的，这将使该小组的工作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两个代表团的缺席显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暂时不应妨碍工作小组进行重要的和有益的工作。该小组在目前是唯一的处理核禁试问题的国际论坛。

而且我们相信，在审议有关核查核禁试遵守情况的问题时，新的特设工作小组一定会借助于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这两个机构之间某种程度的配合将肯定是有益的。还有，几个代表团提出的扩大专家小组的职权的问题应该予以审议。

委员会只是在化学武器问题上才最接近于完成其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机构作用。我们对该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表示极为赞赏。我们赞成在本期会议结束时完成拟定一项文件的目标，这样，这份文件就能在明年成为草拟一项公约案文的基础。该工作小组中的讨论情况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努力是否能成功，从根本上说要取决于是否能就充分的核查制度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方面，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荷兰表示感谢，它们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这一领域中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新贡献。同样，我们对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各项建议也表示兴趣，这些建议所引起的各种意见以及人们就此等待的答复对于我们今后的努力将有相当大的帮助。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这个具体问题，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已在工作小组中作过说明：应在具有一种足以充分处理指控问题的程序的范围内寻求解决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为此目的，未来公约应包括一个条款，明确地赋予协商委员会以调查任何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权能，而不管《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对此有无规定, 当然该议定书的有效性应明确地加以重申, 这一条款应基于承认这一事实, 即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必然意味着违反公约条款中规定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义务。

然而, 极为重要的是, 应能够迅速地调查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为此, 应规定, 在收到一份有材料根据的指控后应相当自动地开始调查。协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职能应不仅适用于某个公约缔约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案件, 而且还应适用于在某个缔约国帮助下使用化学武器的案件。去年我国代表团建议一种方案, 这一种方案已载入组成部分第十三条的注释中, 它包括上述两种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今年有一些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因此我们希望, 我们的建议将能成为解决这个微妙问题的妥协基础。

我高兴地注意到, 委员会似乎决心从今开始给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以应有的注意; 今年春季发表的一些保留意见似乎已经克服。有人已提出建议, 设立一个讨论这一议程项目的工作小组。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设立一个附属机构, 而是如何就此问题开始工作。重要的是该工作小组应有一个适当的职权范围, 这不仅是因为该问题技术上复杂, 而且因为关于该领域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谈判我们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如果没有一项为讨论规定具体目标的职权范围, 那么讨论将很可能是无的放矢的。我国代表团一直提请委员会注意, 有必要紧迫地优先审议有关有效而可核查地禁止反卫星系统的问题。这本身将是一个颇具雄心的任务。虽然委员会就此问题的意见分歧, 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某些代表团的^{思想}有些变化。

关于我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委员会将审议的其他问题, 我们应铭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教训。虽然那届特别大会没取得多少具体成果, 但它使我们懂得某些事情。就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会议的主要目标——所进行的谈判就是证明。

虽然证明不可能达成一项协定, 但这些谈判使国际社会有一次独特的机会深入地审议有关裁军的各项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 讨论导致了对各种问题以及各方立场的更明确的了解, 这本身就是个有价值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仍然很赞成继续努力, 以便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迄今为止进行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的谈判表明, 现在基本上存在两类问题: 一是与方案的结构有关的问题, 二是与其具体的编写有关的问题。特别对核武器问题而言是如此。当我们重新开始工作时, 我们应首先设法解决结构问题。

当全人类对其前途感到迷茫, 而我们又无力防止越来越多的血腥冲突以及那些对国际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的侵犯之际, 我们的责任是扪心自问, 裁军特别委员会能为和平事业作些什么贡献。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正确地给予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以特别的注意。印度代表团最近就此问题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但是, 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核时代, 我们就应该努力防止一切形式的战争。我们大家都担心始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冲突可能会由于偶然事故, 失误或估计错误而达到核门槛。这就是为什么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尊重国际法对于裁军是否成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 同样, 常规裁军是旨在减少核战争危险的一切努力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部分地是因为常规武器越来越尖端化和具有致死性, 而且世界各地这类武器的使用正越来越频繁。

我国代表团认为, 以上这些想法可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对防止核冲突的事业作出任何贡献的基础。

主席: 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荷兰代表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 多年来, 荷兰曾多次强调大力寻求核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必要性。在这方面,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在核军备管制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即一方面由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裁军, 与另一方面由无核武器国家保持非歧视性的和可靠的不扩散制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正如我们在过去曾指出的, “无限制的纵向扩散可增加日益扩大的横向扩散的危险。”

因此, 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美、苏之间目前在日内瓦举行的核裁军双边谈判。根据《最后文件》第48段, 这两个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核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负有特别的责任。

(范东根先生，荷兰)

这并不是说现在人们应单纯地依赖这些谈判，而放弃实现核裁军的其他途径。

荷兰一贯认为，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早就应该实现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全面禁试条约一直是国际裁军议程上的优先项目。但是尽管如此，核试验仍在继续进行。

永远全面地和可核查地禁止一切环境中核爆炸装置的试验将大大阻碍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发展新的核武器。

全面禁试将加强各国的安全、为逐步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创造条件，并且将更加接近在逐步降低军备的基础上达到不减损安全的目标。此外，停止核试验的一项普遍协定将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准备恢复三边谈判使荷兰政府深感遗憾。

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将参加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项目 1 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

我们充分了解中国和法国提出的论点，即设想中的全面禁试条约将是为了冻结目前的局势，使其有利于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我们并不想就这一论点进行争辩，但是我们愿指出，这一论点显然更适用于那些拥有为自己提供核军库的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无核武器国家。存在着的核武器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论点，即某些国家在审议停止试验之前，必须进一步进行试验，以便加强它们的核能力。此外，我们相信前面提及的美苏双边谈判的圆满结果——我们真诚地希望谈判会获得成功——将有助于其他核武器国家放弃对目前正在谈判的禁试所持的保留意见。

即使正在审议的禁试的参数不能完全满足所有国家的国家要求，那么建立一个对全面禁试条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恰当、综合的国际监测系统将会满足它们的全部要求。这正是我们在今年夏季设法努力去做的的工作，因此，我们欢迎中国和法国积极参加这一工作。

大家不应认为我刚才的呼吁表明我们对特设工作小组现在拥有的职权感到完全满意。众所周知，我们确实最重视充分核查，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核查本身是目的。

《最后文件》第 3 1 段中说，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

(范东根先生, 荷兰)

于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各种核查的要求可以大大不同,这取决于设想中的禁试是否将决定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所有的核试验还是仅仅禁止核武器试验。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两个项目结合起来:第一,一项恰当的范围定义——荷兰政府认为这将意味着所设想的禁试也应适用于所谓的和平核爆炸;第二,充分、合理的核查系统。

在这方面,也许我可以重复我的前任于1981年4月2日不得不指出的:“我们在处理每个各别的组成部分时,不应好高骛远。我们不应盲目追求完美”。

为了理智地讨论核查问题,就必须解决范围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于1982年8月3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5次会议上所说的话:“应充分利用现已设立的工作组,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各个有关方面进行调查”。

当然,核领域中的核查问题超越纯粹的禁试问题。不管超越的范围看上去是多么大,只要开始考虑停止生产核弹头和销毁储存,那么核查问题最终还是要起作用。同这些目的所需的侵入性核查措施相比较,有效的和可充分核查的禁试所需的措施在范围上可能不会很大。

在停止核武器的生产方面,有一种不太直接的、但最终很可能是有效的方法,即停止用于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生产。荷兰一直对这个由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的观点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停止生产是可以用原则上已制订好的国际核查制度对其进行核查的极少数几项核军备管制措施之一,当然我所指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然而,现在让我谈谈目前可行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方法。

主席先生,荷兰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议程项目1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在你的有效领导下已顺利地开始行动起来。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尊敬的同事、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该小组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他的精干领导下,该特设工作小组将完成其目前的有限职权允许的一切工作。我们还对埃里克森博士将作为特别顾问参加小组的活动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特设工作小组目前的职权要求它通过大量的审议工作来讨论并确定同核查与遵守有关的各种问题,以期在实现核禁试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在1982年会议结束之前,特设工作小组必须就其工作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报告,尔后,

(范东根先生，荷兰)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作出决定，以履行其在这方面的责任。

显然，我们必须较迅速地行动起来，及时行使这一职权，因此我们建议，不管其他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情况如何，应使该工作小组能根据其需要召开多次会议。

荷兰已向工作小组扼要地提交了第CD/312号工作文件，现在我有幸介绍一下这份文件。该文件中载有关于特设工作小组各种活动的工作计划草案。

第一部分是说明我们对议程项目1态度的一些总的看法。我们认为，禁止核试验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停止纵向和横向的扩散作出有效的贡献。因此，一项核禁试条约将是走向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有待达成协议的禁试应是全面的并可适用于全世界。在这一前提下，就项目1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当然应利用三边谈判的各项报告，但不应把那些谈判作为其工作的唯一基础。关于所谓的和平核爆炸，我们认为可把它们与非和平核爆炸区别开来。应把和平核爆炸纳入禁试条约之中，但是我们可能最终愿意在一项单独的议定书中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应设想建立一种国际监测系统。如果这一系统将是全面的，它应是一种综合的监测系统，其中包括大气以及地震侦察的方法。

工作文件的第二部分载有特设工作小组工作计划草案的纲要。我们建议工作小组可以从审议一个综合国际监测系统的机构方面的问题开始工作。

澳大利亚于1982年4月22日在第CD/95号文件中提出把在这一项目中有待审议的问题分成三个主要题目，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偏离这一作法。工作小组可以有益地利用载于这份文件中有关各种问题的解说性清单。

工作小组的第二项活动将是由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根据其一贯的职权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并在把大气侦察方法同所设想的监测系统相结合的基础上，拟订建立综合国际监测系统的技术先决条件。

我们把同遵守禁试有关的条款列为工作计划的第三项。

计划草案的最后一项属于全面禁试最后条款的显著范畴。如果这一提出的工作计划得以完成——我承认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那么缔结一项多边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条件就将成熟了。

在提出工作计划纲要之后，工作小组将需要专家的指导。地震专家的工作必须

(范东根先生, 荷兰)

继续进行, 大气侦察方法的咨询机构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工作文件的最后、也就是第三部分中, 我们建议目前正在工作的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职权应予扩大, 包括对大气侦察方法提供咨询的内容, 以此来充分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对新机构的名称作相应的更改。为了避免无故浪费时间, 应把这一新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作为特设工作小组的附属机构, 并向该特设工作小组汇报工作。

该小组当然应自行决定自己的程序。譬如, 它可以决定设立两个或更多的附属机构, 其中一个由地震学家们组成, 这样就不会破坏地震小组目前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也许我可以再具体谈谈地震学家的合作问题。迄今为止, 专家小组尚未能够汲取最近在技术方面取得的一切有关进展。我们认为, 应特别注意规定各种程序, 它们将确保在全球网的所有观察站中都设有先进的数字记录设备, 并且确保应安装具有充分的处理地震表记录能力的计算机, 并把这些计算机同国际通讯系统连接在一起。

主席先生, 关于第 CD/312 号工作文件, 我就介绍到这里。但是在我结束发言之前, 我愿再次强调指出, 我国政府认为全面禁试条约是对核军备加以管制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因此, 我国政府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今天本委员会讨论我们的议程项目 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要在发言的第一部分谈这个问题。然后我将详细地谈到某些关于新近建立的核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

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 特别是一个核武器国家通过的加紧核军备竞赛长期计划, 由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步骤千方百计解决项目 2 的必要性比以往增加了。由于有报导说美国已作出新的努力来论证不妨打一场核战争并力求打赢这一场战争, 因而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核军备竞赛的必要性已再次被人们所强调。

8月16日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 内称: “按照里根政府的指示, 五角大楼完成了一项使美国有能力打赢一场同苏联进行持久性核战争的战略总计划。”根据这一新闻报道, 该计划将代替名声不好的、由前政府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批准的第59号总统命令。据说该计划比上述命令和其他相应的美国文件更实于好战姿态，在提倡核战争方面讲得也更详细。报道引用了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的作者之一最近被任命为美国政府的一名顾问。这些作者说明在一场核战争中两千万美国人的死亡就算是“过得去的水平”。但是没有对一场持久的核战争情况下，在我国地区——在人口大量集中，其中之一国家是一个世界上核武器最密集的国家的中欧——的可能死亡作出结论。在一场持久的核战争中这个地区的死亡数字肯定会高得多，对这一点难道有谁会异议吗？因此，鉴于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危险，核裁军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委员会一定要给予这个问题以应有的优先地位。令人感到满意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和最近在这里进行的讨论中都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仍然赞成建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这将明确而令人鼓舞地表明，本委员会将履行它的责任。不幸的是，现在和以往一样，这样一个步骤正受到某些核武器国家的阻挠。

8月10日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注意聆听了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他在其中宣称：“我们认为对有意义的核裁军措施进行谈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没有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作用作出结论。我国代表团很想知道，根据上述意见美国代表团是否准备审查它的立场，并同意建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8月5日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它支持建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

在我们以前的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论据，认为考虑到正在进行双边谈判，没有必要就项目2建立工作小组。当然，这些谈判是很重要的，我们祝愿它们成功，我们希望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但是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并不互相排斥。正如1979年社会主义集团提出的第CD/4号文件中指出的，就停止生产核武器和销毁这类武器的谈判进行准备并付诸实现，不会有损于双边谈判，它们也不会妨碍双边协议的达成。

就项目2进行多边谈判的目的应是提出一个核裁军的全面方案。这将有助于其他论坛的谈判。近年来已汇集了许多建议，它们可以在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进行更有条理和系统的讨论。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考虑到以下提案：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关于拟定、批准并分阶段实现核裁军方案的提案。
- 印度、墨西哥、瑞典和爱尔兰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关于共同冻结核武器的提案。
- 加拿大提出的“窒息战略”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用途的可裂变物质的提案(CD/90)。

这只是一份说明性的单子。秘书处编印的工作文件CD/171和CD/293表明，有充分的材料要由关于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去处理并将其变成一个核裁军方案。

与项目2密切相关的是防止核战争问题。虽然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它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当前最尖锐和紧迫的任务，但在那次会议上不可能就这方面的紧急措施达成协议。某些代表团到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几小时才真正同意建立一个附属机构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本委员会把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的时候。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印度代表团8月12日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具体措施进行谈判。该小组应审议各种旨在保证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以及有关目的的建议。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强调说明就禁止核中子武器进行谈判的紧迫性。

据报刊报道，美国现在正准备生产第三种类型的中子弹头。报道称，美国设想在今后十年生产的23,000核弹头中有一大部分将是中子弹头。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了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多次表示的担心，即把中子武器引进军事武库将降低核级限。这一点特别为以下事实所证实：美国主要军界人士正考虑“以某种授权低一级批准的方式”在中欧使用战术核武器。一份最近的美国研究报告指出，要消灭对方一个坦克师可使用5至20枚中子核弹头。在这里，军事计划家似乎又把这种武器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常规武器，因而完全不顾使用这种核武器会在中欧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更不用说关于中子武器作为一场全面核战争的扳机所起作用的世界性含意了。在上述军事计划家看来，中子武器是所谓综合性战场或“常规、核、化学、生物、电子战场”的理想武器。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态发展，我国代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代表团愿意重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提案，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创造必要的组织条件就禁止核中子武器问题进行谈判。进行这种谈判的最理想的组织机构就是建立一个适当的工作小组。

在讨论了有关项目2的问题之后，我要表示赞成这样的建议：主席应着手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后有关项目2的行动方针进行协商以便制定出一项共同方案。我们希望你将很快就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有关协商的情况，以便我们作出相应的决定。我国代表团认为，就项目2举行几次非正式会议是不够的。

上面提出的办法将是支持——如澳大利亚萨德勒大使在8月5日所称的那样——“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体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办法。我要赶快补充的是，应称为“这一谈判体系”，因为仅仅进行讨论，技术辩论或甚至“教育性发言”都是不够的。

这也完全适用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该小组已于上周举行过它的第一次会议。关于这个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想强调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该小组在它的工作中应根据的原则是，应由一项具体裁军协议的禁止范围来决定它的核查方式。这个原则曾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33段得到重申。因此，我国代表团同意8月10日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发表的意见，他说：“涉及核查的第一个问题是禁试的范围”。只有在明确了解全面禁试条约的范围的基础上，工作小组才能着手讨论并确定核查的各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条约的范围应是永远禁止一切国家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第二，讨论和确定核查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并通情达理地进行，要记住本委员会的目标是拟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因此，工作小组应把它的工作重点放在与这项条约有联系的核查的主要政治和法律问题，而不是就核查问题进行抽象的学术性的讨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第一阶段，工作小组应讨论一切有关的建议，并把可能构成一项核查系统基础的各种问题确定下来。到明年，根据新的职权范围，工作小组就可以开始实际起草总的条约。

第三，我国代表团将反对把特设工作小组变成另一个技术小组的企图。我们认为该小组不宜于成为讨论所谓国际地震监测系统的行政、财务和法律等各方面问题的场所。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在全面禁试条约的基本条款达成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协议之后解决。那时可以为这些高度组织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建立起适当的机构，如果用相反的方法，那就意味着本末倒置。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不了解条约的范围是什么和哪些国家参加这个条约并将为国际交换提供资料，那么在这方面将讨论什么东西呢？而且，如果由于某些国家的态度，条约将只能在遥远的未来缔结，那么，届时技术将要进一步发展，而今天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考虑就可能过时了。

第四，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完善的、十全十美的核查系统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象在其他场合一样，人们不应寻求一厢情愿的核查系统，而应寻求可以办得到的、将充分保证秘密试验可以被侦察出来的系统。现有的核查技术手段、地震资料的国际性交换以及某些国际间合作的程序，其中包括根据挑战进行核查，可使侦察出这类试验达到很高的成功率。我国经过反复考虑得出的看法是，因为没有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而造成的威胁要远远超过由于一个未必见得十全十美的核查系统所引起的轻度风险。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不能不再次对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核禁试工作小组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关注。我们希望它们将重新考虑其立场并积极参加这个小组。我国代表团还深感遗憾的是，8月10日在全体会议上和8月13日在工作小组中听到美国重申它的立场，认为全面禁试只是一个“最后目标”，现在这个时候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是不适宜的”。

更有甚者，在8月6日轰炸广岛的周年纪念日，美国政府的一名负责人士宣布，美国将继续进行核炸弹试验，并可能试验更大的武器。

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可能要问，核禁试工作小组有什么用处。在这个问题上，瑞典代表团8月3日曾对上述核武器国家的态度表示怀疑，我们也有同感。

我们曾一再强调指出，核查问题的讨论要同裁军协定的实际需要相联系，但不应成为对某些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问题缺乏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的挡箭牌。如果刚刚建立的工作小组被一方用于这个目的，那将很不利于本委员会和裁军事业。

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愿意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由于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我首先希望对你在本届会议异常困难的月份里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表示其他人已表示过的祝贺。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向你的前任，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之前的关键的月份里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长期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习惯于这一事实，即，随着时间的飞逝，一个接一个好的同事从我们中间消失。本月份我们难过地注意到瑞典的英亚·图尔森夫人，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和秘鲁的巴尔迪索索大使都未出席会议。对于他们在本委员会的工作应表示称赞。然而这种遗憾的表示已被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到我们中间来的高兴的心情所压倒。我祝愿他在新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依照我们的工作计划并完全依照久已确定而仅仅在最近才再次肯定的优先事项，我希望今天首先谈谈有关议程上的头两个项目的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核禁试。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仅仅在几周前结束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所集中注意的唯一两个问题。

特别会议是在特别困难和令人不安的国际环境下召开的。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并也证明确是不利于旨在遏制军备竞赛和促进真正的裁军努力的时期。然而，象大多数成员国的代表团一样，匈牙利代表团当时参加特别会议时是充满了决心，要尽一切可能致力于消除核灾难的威胁、停止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以及促进裁军的具体措施。

特别会议虽然未能达成具体的结论和建议，但却清楚地表示“它对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的深深的忧虑”并明确宣布防止核灾难“仍然是当今最严重和紧迫的任务”。

各国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曾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怖和蹂躏，现在又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积累的阴影下，因此都充分认识到如果它们要生存下去，要生活在和平和安全之中，就必须防止核战争，就必须结束核军备竞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代表团和绝大多数成员国的代表团一起探讨了特别会议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舆论界的遍及世界的运动对那些代表团的努力予以前所未有的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都欢迎苏联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保证，并敦促其他核武器国家承担同样的义务，也就是，它们必须为人类的未来担负特殊的责任。

匈牙利代表团充分相信，如果所有核国家都承担这样一种义务，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加强那些国家之间的信任，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对它们的信任，并且这实际上将等于禁止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将为裁减和消除核武器采取进一步步骤创造必要的气氛。

在本期会议的前四次次会议期间，大多数的发言使我国代表团确信，在这张谈判桌周围的大多数人都准备和愿意就最高优先的问题，例如防止核战争以及核裁军的各个方面，开始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我们对于表示有意愿的迹象表示欢迎，并准备积极投身这类谈判。在这一点上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印度代表团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在议程项目2下要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的第CD/309号文件所感到的满意心情。很多年来一贯支持设立该工作小组的匈牙利代表团欢迎这一新的倡议。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几个委员会成员国一起请求你立即着手就那项提案进行紧急协商，讨论同一个题目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不应有太多的拖延。

国际大家庭，当然包括我们各国的人民在内，都对前几年的裁军谈判没有取得确实的成效表现出义愤。批评在增长，期望在增长，因此，整个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成员国的责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在特别会议时某些代表团公然顽固地蔑视绝大多数，甚至于他们本国人民大众的愿望和决心，顽固地阻碍旨在就最紧要的问题达成协议的一个努力。现在压力正加于本委员会之身，并且那种压力在明显地增加。如果我们要避免由于未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而来自遍及世界的批评和谴责的话，我们必须就议程上的优先问题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如我刚刚已试图指出的，其中一个优先项目是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其它一个优先的问题，正就是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

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一项特别紧迫的任务。这是一个早就该解决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在特别会议的发言中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乐观并表示了相当大的期望，他说：

“在这方面令人鼓舞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于今年4月在日内瓦通过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这些项目早日开始进行审议的决定。我们将尽全力确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保工作小组对尽早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一事作出贡献。”(A/S-12/PV.9, P.31)

匈牙利代表团欢迎本委员会上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并向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瑞典的瑟特·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祝贺。我们可以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支持和合作。

4月份当我国代表团加入关于那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的一致意见时，我们表现了一种合作和妥协的精神。我们认为并继续认为那个妥协方案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而且必须开始进行具体工作，就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我们完全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赫德尔大使在4月21日的发言中对那项职权的规定作出的解释，并且匈牙利代表团将依照这一解释参加工作小组的各项活动。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在我之前发言的我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事就有关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所发表的意见。

就议程项目1来说，匈牙利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和法国不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态度表示遗憾和不满。我们当然希望他们的消极态度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有关美国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和美国政府公开拒绝恢复全面禁试三边会谈的令人震惊的报道对所有那些急切想就该最高优先问题开始谈判的人来无异是一记耳光。如华盛顿的一名高级官员最近指出的，美国甚至可能增加被试验武器的规格，这一前景不仅对本委员会的成员国而且也对全人类来说，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关切和忧虑。

因此，匈牙利代表团热切地等待着美国代表团的详尽和明确的发言，阐明其政府就那一十分重要的题目的意图。

今天我要谈的还有另一个项目。在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匈牙利代表团欢迎通过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一项新的职权，使它能加速起草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如我们在特别会议时也曾强调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重新作出努力以便早日拟定和缔结该公约。我们必须注意，有关在西欧制造和部署一种新型化学武器，即二元武器的某些决定很可能要引起一场军备竞赛的新巨浪。因此，理所当然和紧迫的事是，应要求所有会员国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精干的领导下的工作小组中对于7月20日以来一直进行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种积极贡献的最好样板是苏联在特别会议提出并在此作为第CD/294号文件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提出的关于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团支持的那份文件，若能得到其他方面表示同样意愿，是能够就一份公约草案进行加速和严肃的谈判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匈牙利代表团认为，该工作小组已经在其审议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人们不应忘记提到化学武器专家们的有益的活动——至少足以拟定一项公约的综合草案案文。载有达成一致协议的条款以及在我们现在支配的短暂时间内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条款的备选案文的这份综合案文不仅使我们而且也使即将召开的联大会议有可能对已取得的进展作出估价，然后可作为我们明年进行谈判的一个有用的基础。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不能不强烈地表示出我国政府和匈牙利的舆论对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巴勒斯坦人民以及该整个地区的人民的蛮横侵略的深切忧虑和义愤。我们已强烈地谴责了灭绝种族的进攻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动机，并继续要求全部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和其它被占领的领土上立即撤出。

主席：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中国尊敬的代表、田进公使阁下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今天我想谈谈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这个问题在裁委会的工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也对禁止化学武器怀有特殊的关切。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武器的非人道性使世界人民特别感到厌恶，另一方面也由于化学战的威胁有增无减。当前，一个超级大国面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拒绝国际调查；另一个超级大国不顾国内外的反对继续主张用二元化学武器更新他们的化学武库，取得了化学战能力优势的一方要力保已经取得的优势，而失去优势的一方则力图恢复曾经有过的优势，从而竞相扩充各自的化学军备。这些事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若干局部冲突的历史经验都提醒我们绝不能对使用化学武器掉以轻心。裁委会有责任消除这一可怕的威胁，尽快就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由于化学武器工作组几任主席领导和推动我们的讨论的才干，许多代表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合作精神，以及专家们

(田进先生, 中国)

的科学求实态度, 使我们今天有可能进入拟定未来公约条款的新阶段, 而春季会议结束时提出的 CD/CW/WP33 号文件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谈判。

现在我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一、关于禁止范围。

我们历来主张未来公约的禁止范围应当包括使用。其理由我们已在裁委会和工作组会议上反复申明过。在春季会议上, 我们还为此与其他四个代表团共同提出了备选案文。在7月20日以来的讨论中,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的注意。我要感谢罗马尼亚代表作为“禁止范围”问题协商小组的协调员所做的有益工作, 他为我们汇总了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清单, 为今后的讨论提供了方便。

二、关于公布。

公布是未来公约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有关公布的各项条款应当包含周详而准确的公布项目和内容, 否则就不能确保公约的有效性。我愿指出, 在 CD/CW/WP33 号文件的附件二中, 规定了公布的内容应包括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能力和地点, 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 我们还认为, 这里所指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既应包括专门建立的单独设施, 也应包括附属于其他化工企业的专用设施(例如, 设在某一民用化工企业内的一个化学武器生产车间等)。

我们注意到了苏联最近提出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 其中包括了有关公布和建立信任的条款。但是根据这份文件, 某国对它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地点, 有可能要迟至该国成为未来公约的缔约国七年之后才向国际社会公布。这样的延迟是难以理解的。我们认为, 一个国家加入公约, 就意味着它愿意承担公约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因此, 有什么必要使应予拆除的生产设施的地点继续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之中呢? 这不是和建立信任的宗旨背道而驰吗?

三、关于核查。

核查问题是未来公约的又一个核心组成部分, 严格有效的核查是使公约不致成

(田进先生，中国)

为一纸空文的重要保证。这里只要提一下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历史教训就够了。正因为该议定书缺乏必要的核查条款，致使在议定书签订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指控违反议定书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包括近年来有关在阿富汗和东南亚进行化学战的指控和报导，都不能得到公正的国际调查。这不能不损害议定书的权威性。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强调国际核查，尤其是必要的现场视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提出过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在CD/CW/WP.33号文件中也包括了一些很好的规定，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对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或报导进行现场调查的条款。如果我们要为国际社会制订一项可以信赖的公约，包括这样的条款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注意到历来在核查问题上所存在的对立立场，现在出现了某些接近的迹象。例如，在苏联提出的“基本条款”中接受了现场视察的原则，并提到了在两个方面实施现场视察的可能性。当然，要确保公约的有效性，显然还应包括更多的必要的现场视察，如对拆除生产设施的现场视察和对指控使用的现场调查，等等。

夏季会议开始后，化学武器工作组主席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做法，成立了若干非正式的协商小组，就未来公约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磋商。我们欢迎任何有益的尝试，但也希望任何协商都不要脱离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不要离开CD/CW/WP.33号文件。

在过去的一周里，来自23个国家的34位专家还就一些技术问题进行广泛认真的讨论，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我们愿意向为此做出贡献的所有代表和专家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的专家磋商能紧紧围绕着制订公约的目的进行，而不要变成纯学术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曾深受化学武器之害。在这方面最近的一些报刊有新的报导。中国代表团真诚希望尽快缔结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根除化学战争的危险。我们愿与各国代表团一起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斯蒂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要求今天发言是为了对法国和中国代表团宣布它们将不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作出反应。

(斯蒂尔先生, 澳大利亚)

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强调指出全面核禁试条约是裁军谈判中的优先项目, 澳大利亚一直在这一问题的国际论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一贯认为, 这种禁试应是真正全面的, 它应永远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所有核试验。根据定义,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必须能够吸引各国的普遍加入。显然, 如果进行核试验的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参加拟定条约的工作, 那么这一前景将会是更为美好得多。的确, 虽然本委员会设立的这一工作小组暂时尚不拥有开始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权力, 但是该小组却有机会为此目的作出宝贵的贡献。工作小组不具有谈判职权这一事实倒更可说明为什么所有代表团都应该参加该工作小组。

使澳大利亚不能不感到遗憾和失望的是, 两个核武器国家认为不参加这一努力是合理的。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公众一直对核试验的继续进行, 特别是在我们这一地区内进行的核试验感到关注。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两个同澳大利亚关系极好的国家不参加旨在最终停止这种试验的原因, 这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澳大利亚希望法国和中国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并早日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占据其理该担当的席位。

同样地, 澳大利亚希望其他三个核武器国家将尽早恢复它们之间的谈判。

主席: 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根据委员会在第157次全体会议上的决定, 现在我请尊敬的挪威代表、韦尔纳大使阁下发言。

韦尔纳先生(挪威): 主席先生, 首先我愿对你的一番良好的介绍性欢迎词表示感谢, 并祝贺你在八月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考虑到肯尼亚和挪威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在本委员会上发言使我感到极为愉快。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愿忆及在过去的会议上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你总是为这些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闭幕之后立即召开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期会议, 这必然使本期会议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其他政府一样, 挪威政府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通过更为大量的和意义更为深远的文

(韦尔纳先生，挪威)

件。会议并没有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东西。另一方面，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并不是徒劳一场。要做出均衡的分析，就必须考虑一系列的看法。

首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具体和透彻地讨论军备管制和裁军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在当今世界里处理军备的问题肯定是值得这一世界性机构注意的问题，而只有召开一次特别联大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回顾了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各项决定或执行不够的情况。尽管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一致的结论，但是会议确实重申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时作出的各种承诺，其中包括《行动纲领》，仍然有效。

第三，应该认识到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提出了许多的观点和提案。如果这些观点和提案将有助于谈判出种种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协定，那么这次会议将的确是**有价值的**。

然而，现在存在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一事可能会使大多数舆论感到失望和心灰意冷，他们可能会越发不信任和厌恶所有的双边裁军谈判。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产生的种种问题。裁军特别联大会议的成果有限，这也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能否恢复公众对整个多边裁军谈判进程的信心也成了问题。我们认为，进行多边谈判以达成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协议似乎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了。现在迫切需要加快这一进程的步伐。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准备在今天提交两份工作文件，我们希望这些文件将为这一进程作出小小的贡献。

由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重要的后续工作仍有待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去完成。我们愿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参加这一后续工作。

我们仍然重视综合裁军方案，我们高兴地看到已经再次设立了由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担任主席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当该小组在1983年恢复工作时，挪威愿参加这一工作小组。

除了对北欧在裁军与发展方面以及在不扩散政策方面提出的提案作出后续之外，挪威希望看到本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能对组织机构方面的一些问题

(韦尔纳先生，挪威)

采取行动。我提请委员会各成员国注意我们就裁军谈判委员会、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提案。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我国政府希望委员会将根据其提高效率的需要，向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有关扩大委员会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的建议。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受到了广泛的支持。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是今天上午会议的议题，这一问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优先项目。

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程和战略核武器双边会谈应该产生有助于核裁军的结果，这对委员会来说肯定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另一个优先项目，即全面禁试条约，挪威政府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结束时作出的决定，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通过实质性的审议工作讨论和确定同核查和遵守有关的各种问题，以期在实现核禁试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已被选为这一重要工作小组的主席。

自从1967年设立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以来，挪威一直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挪威参加这一小组的人员是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位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了该特设小组的科学秘书。另一位挪威科学家是二级资料交流的形式和程序研究小组的会议召集人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中，挪威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并就地下核爆炸的侦察、定位和鉴定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研究项目。来自许多国家的专家都已参加了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研究活动。所有这些使得区分爆炸信息和地震信息的方法得以改进。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还出版地震简报月刊，这份简报分发至20多个国家。

在瑞典的埃里克森博士的干练的领导下，该小组还建议设立一个全球地震学网，以协助可能会签订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工作。特设工作小组正在仔细审议这一全球系统应如何操作。在这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可靠地交流即将积累起来的大量地震资料。在特设工作小组第一次提出全球系统建议（于1978年在第CCD/558号文件中提出）以来的这些年中，计算机和资料传息技术发展迅速，这为改进全球资料交流的效率提供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挪威认为特设小组在工作中

(韦尔纳先生，挪威)

应利用这一新的局面。

挪威已为该小组的工作作出了贡献，这就是为了能在国际上迅速交流地震资料研制了一种成本很低的计算机系统。可把这一系统作为模式，并进一步发展这一系统，以便今后在全球地震网中的任何观察站中都安装这种系统。

在这方面，我谨介绍第CD/310号文件，即挪威提出的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中地震资料国际交流的模式系统的工作文件。这一模式是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这是根据挪威外交部的倡议于1980年开始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今天下午，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代表们将对这种系统的作用进行示范表演。

我们希望，这一国家一级的贡献将会有助于地震专家小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并有助于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谈判，因谈判第一阶段的重点就是核查。

正如我们在过去所指出的，挪威政府愿把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作为全球地震核查系统中的一个监测站。考虑到这一点，挪威将继续积极参加地震专家小组。我们还将作为观察员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

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以及联合国大会在各次届会上通过的几项决议，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是多边裁军谈判中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挪威对今年会议初期就修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所作的决定表示欢迎。根据第CD/CW/WP.33号文件，并在苏伊卡大使的有力的领导下，谈判工作现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旨在就各种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妥协意见。在这方面，挪威已注意地研究了苏联外交部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提出的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中有关核查的一些建议。

挪威政府认为，禁止化学武器是国际裁军议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今天，我谨介绍第CD/311号文件，这是挪威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文件。这份工作文件是基于在冬季条件下取样和分析化学战剂的一项研究项目。这一研究项目也是在挪威外交部的倡议下于1981年开始的，作为挪威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一份贡献。在工作文件中载有研究报告的总结。报告全文已编入工作文件英文版的附件中。

(韦尔纳先生，挪威)

该工作文件介绍了在冬季条件下在野外对剧毒神经剂和芥子剂进行取样和分析试验的结果。进行野外试验是为了避免实验室装置的人造条件。把取样置于露天的变化着的气温、风力和相对湿度的现实气候条件之下，而在实验室里是很难模拟这些条件的。

在研究计划的范围内，我们研究了决定化学物剂消失的各种因素，以便评估是否有可能做出否定或肯定结论。我们还调查了化学物剂渗入雪中和在雪中扩散的情况，这些问题是取样程序中最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把取样从野外运往一个国际公认的实验室的问题。各种野外试验表明，对可能使用化学物剂之后长达两周时所取的雪样进行分析，仍然能够对化学物剂作出识别，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四周还能作出识别。对 VX 和索曼这类神经物剂进行核查的时间可比沙林和塔崩长得多。

在工作文件的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对有待在公约范围内设立的协商委员会发表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该委员会应有权进行现场视察，以履行其职责。我们认为，委员会中应集中一批很有资格的国际专家，可以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一个多边的专家工作班子来应付每一个案例。

该委员会在建立以后应尽快通过核查程序，该程序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考虑到任何新的科学成就。在拟订现场视察程序时，有必要考虑到时间因素。

在将于 1983 年冬季进行的挪威的研究计划的第二阶段中，我们打算研究同——由国际公认的实验室进行分析之前——样品的贮藏有关的问题。我们还将继续对刺激剂和前体这类其他物剂的习性进行调查。还将致力于研究在冬季条件下使用化学物剂的分解产物作为识别的附加证据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地扩大在可能使用后的一段长时间内作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

主席：感谢挪威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

正如委员会所知，大家已就议程项目 2 提出了几项提案。在我们本周的时间

(主席)

表上，关于是否可能于8月19日星期四下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一事仍未作最后决定。我们已就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过一次综合的非正式协商。根据我们既定的做法，我们还需在这一会议大厅里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建议，我们在8月19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下述提案：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提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第CD/259号文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第CD/219号文件和印度提出的第CD/309号文件。也许还有其他的提案。我们还将继续就蒙古根据议程项目7提出的第CD/272号文件，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交换意见。

如果没有其他的建议，我们将根据这一计划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愿通知本委员会各成员国，我已请求秘书处把塞内加尔代办根据议事规则第33条和第35条提出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信放进各代表团的文件箱中。我将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就这一申请向委员会提出一项决定草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12时5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19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觉兰

吴丹吞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 进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科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唐·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尼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朱先生
乌克吉小姐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比基尔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别尔登尼克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洛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贾帕尔先生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0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委员会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然而，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愿意就同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发言的成员都可以这样做。

今天发言的有蒙古、巴西、罗马尼亚、委内瑞拉、印度、古巴和墨西哥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蒙古代表额尔德姆比列格大使阁下发言。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在八月份担任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们还愿感谢日本的大川大使在委员会第一期会议的最后阶段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蒙古代表团真诚地欢迎罗马尼亚的新任代表达特库先生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并祝他圆满地完成所肩负的重任。我还愿向即将卸任去担任新职务的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问候和友好情谊。

正如很多人在发言中恰当指出地那样，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夏季会议的特点是这次会议是紧接在最近闭幕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召开的。在座的很多人都在自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一最有代表性的国际论坛——在其召开这次会议期间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再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是否能够不辜负各国人民的期望。

在这方面，我愿再次提及第一次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其历史意义现在正日益变得更为重要。《最后文件》在其中一段中特别强调指出“为了替圆满完成裁军进程创造有利条件，所有国家应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避免采取有可能对裁军领域的努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行动，对谈判表现积极的态度，并表现出力求达成协议的政治决心”。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这是一条十分正确的结论。事实表明有人反对这种意见。在大西洋的西南海域上、在近东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局势以及这种局势的恶化都是绝非偶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前夕，北约各国在波恩召开了首脑会议，这也绝非偶然。以色列在其保护国的纵容下进行的可耻侵略造成了黎巴嫩的悲剧，这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他们坚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决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的海盗行为、野蛮行为和种族灭绝行为。

以上这些就是和平、缓和与裁军的反对者们采取的各种阻碍政策和行动之间的某些联系。

正是由于北约各国中的某些人及其追随者们采取了这种政策和行动才导致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它们设制重重障碍，使得特别联大无法通过必要的决定和建议。

尽管如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仍然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作努力的新阶段的起始过程仍在继续。

应强调指出的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人们把防止核战争的问题看成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方面，必须提及苏联提出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倡议。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讲台上庄严宣布：它单方面地承担义务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苏联的这一自宣布起立即生效的保证得到了联合国压倒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和赞同。它们现在正在等待着其他的核武器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作出同样的保证。不应辜负人们的这些期望，这将为防止核战争的威胁创造真正的条件。

苏联提出一份题为“防止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禁止军备竞赛”的备忘录乃进一步表明苏联对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以及对裁军的种种紧迫问题抱有建设性的态度。在这方面，我愿强调指出苏联关于把核武器冻结在目前水平这一提案的重要性。

蒙古人民共和国最热情地赞同并完全支持苏联的这一新的热爱和平的行动以及苏联提出的各种重要文件。

我还愿提及的是，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作出有力的努力，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会议上就防止核战争、冻结核武器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等问题提出好些重要的观点和建议。众所周知，它们就联合国大会应在下届会议上认真审议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文件草案。

当我在谈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成果时，我不能不谈谈人们的希望，即世界裁军运动应作出进一步的贡献，以动员公众舆论支持裁军努力，并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根据工作计划，本委员会已从本周起开始讨论议程上具有最优先地位的项目之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委员会在下周将讨论核禁试的问题。

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届特别联大上以及在本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始以来，几乎是所有的人在发言时都对核军备竞赛的继续和爆发一场核战争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感到严重的关切。在目前情况下愚蠢的军备竞赛，首先是核军备竞赛正直接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保卫和平和防止热核灾难威胁的斗争无疑是一个关键问题，紧要的问题，是各国无一例外都必须承担的重要义务。

世界各国人民真诚地希望防止核战争的威胁，他们真心实意地欢迎和支持苏联作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我们认为，苏联的这一单方面的承诺是解决防止核战争问题的主要方法。如果其他核武器国家也作出相似的保证，那么就可以筑起一道防止核战争的可靠屏障，核武器的使用实际上就可予以禁止。在这方面，蒙古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采取认真的、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并且毫不迟延地审议同防止核战争有关的问题。和其他许多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各种有关尽早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立即开始谈判的提案，以便就这一问题拟定一项协定。我们认为，印度代表团提出的这一问题的职权草案，以及该国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提出的并作为委员会正式文件分发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草案可作为这一领域工作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大家普遍认为，防止核灾难的任务主要取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领域中各种问题的解决。我们建议，要在这一问题上取得成功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委员会内开始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进行谈判，因为委员会是制订出各种具体的国际协定以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唯一的多边谈判论坛。

和过去一样，蒙古代表团敦促应优先审议同核军备竞赛有关的问题。从实事求是出发，我们赞成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在议程项目2下的特设工作小组，并在这一工作小组中开始真正的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都清楚地了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待这一工作小组审议的问题提出的种种具体提案。然而，我愿提请大家注意一起新的值得注意的事。在苏联提交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备忘录中载有一项有关拟定，通过和分阶段执行核裁军计划的提案。而且，为了对许多国家的希望作出响应，苏联还同意计划中的第一阶段之一应是停止生产用于制造各种类型核武器的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裂变材料。

我们认为，总的来说苏、美限制欧洲核武器和整个战略武器的会谈是非常重要的。苏联方面正在持之以恒地作出努力并采取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态度，以期使这些谈判获得成功。

在限制核武器和防止核威胁的各种复杂措施中，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应占居一个重要的位置。委员会在春季会议结束时决定在议程项目1下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这使蒙古代表团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即这将有可能开始具体谈判这一问题。然而，鉴于一些新的事态，人们对委员会中某些核武器成员国的诚意和意图的真实性以及它们对开始真正谈判的意愿产生了怀疑。

首先，是美国政府最近所作的关于不恢复被其中断的全面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三边谈判的决定，以及美国政府的另一项决定，即不批准于1974年和1976年签署的限制核武器试验和为和平目的进行核爆炸的美苏双边协定。非常显然，美国不愿表现出谈判拟定一项全面核禁试的国际法律文书的意愿。对美国现政府对这一问题所持态度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最近法国和中国正式宣布它们拒绝参加这一新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谈判工作，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我们还清楚地知道其他某些代表团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正在出现一种我们过去所非常熟悉的形势。

我们愿相信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将能够在本届会议剩下的短暂时间内作出某些有益的工作。我们认为今后这一工作小组应更认真地处理实质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有必要无一例外地本着求实的和认真的态度参加这一工作。

众所周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不结盟的、中立的国家都赞成所有国家在任何环境中永远全面彻底地禁止核武器试验。

我们认为，作为出发点，现在重要的是不仅要加强1963年的《莫斯科条约》，使其更加具有普遍性，而且还必须紧迫地拟定和实施这一领域中的一项全面解决办法。

蒙古代表团同意委员会大多数成员国，其中包括一些西方代表团的意见，即特设工作小组就核查和遵守问题的谈判不应完全集中于问题的技术方面，而应旨在达成政治和法律的解决办法，以便推动拟定一项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国际协定。我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们认为这才是特设工作小组的主要目标。

现在我愿代表蒙古代表团谈谈议程项目4。

在本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裁军谈判委员会尤为注意禁止化学武器的问题，这是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领域中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首先，我愿提及工作小组在波兰大使苏伊卡同志的干练、有力的领导下进行的种种精力充沛的活动。它召开了相当多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并进行了很多次的协商，此外，设立了八个工作接触小组，在这些小组中进行了大量工作。两周前，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在认真和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就一些技术问题同来自23个国家的35名专家进行了协商。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各国代表团极其重视在委员会中尽可能快地解决彻底禁止和销毁化学武器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不愿在现阶段就总结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现状。我仅想提及某些我们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正如大家在这里经常指出的，由于认真、彻底地审议化学武器问题的结果，现在具备了在禁止化学武器谈判中取得真正进展的所有条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苏联提出了一份新的文件，题为“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基本条款”。在这份文件中载有相当多的同解决最复杂的问题有关的新的组成部分。蒙古代表团愿表示，我们希望谈判中的其他同伴也将采取负责任的步骤，以便完成真正裁军领域中这一艰巨的但又是极为必要的任务。

鉴于在禁止化学武器领域中达成协定的紧迫而迫切的必要性，以及鉴于在谈判中明显地出现了取得进展的种种迹象，蒙古代表团支持下述提案，即应就完成公约草案的指示性日期达成协议。我们还认为，在现阶段，特设工作小组可以在本届会议结束前结束其编写并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未来公约草案的综合案文的工作。我们认为，为此目的，应给予工作小组以必要的额外时间，以便使其在结束工作时取得尽可能最好的成果。

最后，我愿谈谈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根据工作计划，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在本期会议的第五周内开始讨论议程项目7。

在委员会的春季和夏季会议期间，几乎是所有的代表团在发言时都赞成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关于设立这一附属机构在委员会中存在着普遍谅解。为了有助于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尽可能快地就此问题作出正式决定，蒙古代表团在第一期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了一份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供委员会审议，并建议应进行协商，以便就这一案文达成协议。

正如你们所知的，迄今为止没有对我们提出的职权草案发表任何具体评论，也未提出任何修正案或增加部分的建议。

上周美国代表团表示怀疑设立这样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现阶段是否是最好的途径。它主张就外层空间问题召开一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全体会议。

正如我在早些时候指出的，委员会已经决定在8月31日和9月2日召开全体会议审议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问题。如果委员会决定再召开一些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一问题，蒙古代表团不会有特别的反对意见。

这种工作安排不应排除在委员会内就职权草案继续进行已经开始的协商和意见交换的可能性。相反，工作安排应促进这些可能性。因此，蒙古代表团赞成委员会使用所有可能的工作方式方法，以求委员会尽早就职权的案文达成协议。

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对这一小组职权的审议工作推迟到委员会在本期会议上结束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性方面的讨论之后。如果有某个代表团不同意设立工作小组，那么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蒙古代表团呼吁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进行紧张的协商，以求在本届会议夏季会议结束时，委员会就可作出设立一个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工作小组的必要决定。

主席：感谢蒙古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尊敬的巴西代表席尔瓦大使阁下发言。

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自从本委员会成立四年以来，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始终被列为它议程上的最优先项目。我们一致同意，必须防止核战争的危险，而核裁军则是确保人类免遭核战争灾难性后果的唯一途径。人类对这种可怕的毁灭性手段的存在感到忧虑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把核武器用来确保军事胜利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核武器国家的数目一直停留在目前的五个；值得庆幸的是，从那时以来，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关心通过努力争

(席尔瓦先生, 巴西)

取核裁军来结束灭绝的威胁, 同时不行使核军事选择自由的主权。他们一贯争辩说, 寥寥几个要求对保持和发展核武库享有专有权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产生可厌的不安全局面的局势, 因为整个世界成了它们之间各种关系的抵押品。说真的, 地球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已经陷入对抗近四十年。若象我们经常听到的那样, 硬说四十年来在世界一部分地区之所以有不稳定的和平局面应归功于核武器的存在, 这在人类的其他部分人看来, 是十足的错觉。这种说法倒暴露了其根本是旨在使各国之间的不平衡和差别永久继续下去的那种狭隘性和自私性。

对于不扩散核武器(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事业造成的危害之大, 莫过于核武器国家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了。在重大的安全问题上, 它们顽固地拒绝承认无核武器国家的真正利益, 这就是它们的态度和政策的一个部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夏季会议开幕会上图尔森夫人所提的问题是正中要害, 当时她问核武器国家, 它们是不是准备对它们的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承担完全的责任。这是一个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安全顾问和军事决策者们在作出不能不影响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选择的各种决定时应予认真再三考虑的问题。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我们听到某些最高一级的领导人在代表他们的政府讲话。可是在大街上他们的人民却唱着颇不相同的调子。毫无疑问, 在世界上其他地区, 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话, 其他国家的人民会给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发出同样的信号。但是,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接到信息的人都是充耳不闻。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通过一个灰溜溜的文件(其中“庄严”重申了四年以前通过但迄今未履行的保证)之后, 在挫败和厌倦声中结束了。但是核武器国家在这一多边论坛的行径仍然同它们四年前自己承诺和今年7月它们重申的、口口声声在说的目标完全抵触的。

裁军谈判委员会还是不能对它的议程项目2采取任何具体的步骤。我们多次被告知, 核的问题太复杂也太敏感, 所以不能以多边的方式进行讨论。在核武器存在了约四十年以后, 核武器国家能在它们断断续续地试图关门讨论解决它们的核差别过程中举出一个成功的事例来吗? 它们要取得决定性军事优势的疯狂竞争有过任何放松或扭转吗? 在最近两年来, 21国集团没能就它所提的建立关于项目2的工作小组的建议取得协商一致。与此同时, 新的核导弹正每隔五天一个地在东欧进行部

(席尔瓦先生, 巴西)

署, 而与之相对立的联盟则作出决定开始实行以新一代的导弹和弹头取代它们的核力量的计划。实际使用核武器出发的学说仍然是这两个对立阵营战略思想的主要依据。当无核武器国家的重大安全利益也处于危急关头时, 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国能指望它们永远呆在那里袖手旁观吗?

印度代表团提出了建立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的新建议。我们支持印度的建议并希望就职权范围的措词问题迅速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是一致通过的第36/81B号决议的原始发起者之一, 该决议要求核武器国家就这一问题提出具体的提案和建议。然而, 防止核战争问题的审议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遭到有力的抵制。某些核武器国家不仅一直拖到特别会议的最后几天才向秘书长作出答复, 而且使用程序性花招来确保关于这一项目不能作出认真的讨论。它们时而表现出除直接宣传利益外, 对任何事情都完全不感兴趣, 时而把防止核战争同战争本身这个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起来, 实际上, 通过这些, 它们有效地妨碍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对这个问题的审议; 而且, 由于把核战争同更广泛的一般性战争问题等同起来, 它们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忧虑, 即它们认为核武器是战争中可使用的一种合法手段。

防止核战争仅仅关系到核武器国家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 从核武器性质本身来看, 核战争的后果将同样对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产生影响。在过去, 两个超级大国曾就避免由于意外事故或失误引起核战争的预防性措施达成几个协定,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 一个超级大国宣布它愿意向另一方就这类问题提出进一步的建议。我们希望它们之间为此目的进行的谈判将很快开始。但是, 这种谈判不应妨碍裁军谈判委员会建立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美国和苏联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现有协定, 即1973年6月22日在华盛顿签署的防止核战争协定, 以及其他旨在防止由于意外事故或失误引起核战争的措施, 都可以对从多边角度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有关问题提供一个起点。例如, 前面提到的1973年双边协定承认“核战争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后果”。因此, 那些有可能将被毁灭的人应在未来协定中得到考虑, 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牵涉到生存问题时, 是不能指定托管人的。不管达成什么新的协议, 应该明确, 它们不能也不应被认为可以取代核裁军。核裁军是制止核战争爆发的最后的有效保障。在减少意外事故和失误的可能性时, 核武器国家千万不要从这种假定出发, 即故意使用核武器反正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方案。

(席尔瓦先生, 巴西)

苏联外交部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问题发表了重要声明。就在特别会议开会的前夕,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首脑会议也就该联盟关于使用其武装力量的政策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声明。这种单方面的声明应被认为是意向的声明, 就其本身的性质看不具备可以核查的契约性义务的性质。但是, 它们应该成为进一步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性质的基础, 而不要将其视为仅仅进行宣传。核武器国家对防止核战争这个目标的态度是否认真, 也应根据它们是否愿意真心诚意地探讨一切有希望取得进展的新机会来衡量。多年以前, 一个第三核武器大国曾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 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跟着这样做了。这可不可为所有五个核武器大国作出认真努力同意全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开辟道路呢?

我想借此机会简单地谈谈我们的议程项目 1, 对此我国代表团保留再次发言的权利。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活动在上星期五的开始是裁军领域多边努力历史上的里程碑。我国代表团欢迎尊敬的瑞典大使担任该工作小组的主席, 并祝他一切顺利。我们认为没有人比利德戈尔德大使更胜任领导该工作小组进行它面临的任务了。

实施该项任务时一定要迎合国际社会经常和明确表达的意愿。我国代表团不能不对中国和法国代表团的態度表示遺憾, 它們擇取無視它們職責和整個國際社會意願的態度的。從十八國裁軍委員會開始以來, 中國和法國幾乎經過 20 年才放棄它們對該機構及其後繼者的不參加政策。建立一個工作小組來討論核禁試的某些方面這一區區小事就已使這兩個國家拒絕對裁軍談判委員會其他成員的共同努力提供支持和合作, 從而給整個委員會造成一種曖昧不明的局面。我們不能理解它們的態度的, 因為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肯定對這兩個國家繼續從事的試驗不會產生有約束力的必須停止的義務。另一個核武器國家最近決定說, 為了加強和發展它的軍火庫, 它需要“在未來的一個很長時期內”繼續進行核武器試驗。能說這種立場符合在要求簽署國實現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國際條約之下所承諾的保證嗎? 而另一個核武器國家則宣稱, 如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 它“並不一定同意”它的超級大國盟友作出的決定。我們該不該得出這樣的結論, 即繼續試驗並不是維持這兩個結盟雙方據以建立它們軍事態勢的核威懾理論的可靠性所必需的呢?

僅僅兩年以前, 參加三方談判的各國經過多次要求後, 曾向裁軍談判委員會報告說, 它們認為那樣的談判是走向實現永久和全面禁止核試驗的“向前走的最好的

(席尔瓦先生，巴西)

方式”。自从那时以来，一个超级大国宣布它决定不再恢复三方谈判，同时宣布它打算审查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双边文件。我们注意到该超级大国认为不断坚持要审查核查方面一事并不妨碍工作小组讨论条约的范围和其他问题，同时我们相信，该国代表团将继续建设性地参加讨论，即使它认为实现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是“一个长期目标”。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意见，即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一定是多边的并着眼于普遍都参加。但是它提出的关于现在还不“宜”谈判禁试条约的论点仍然使我们难以理解。这种论点看来太含糊、太主观，所以无法按表面价值来说服别人，除非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个超级大国事实上决定要无限期地拖延就核禁试问题达成任何协议。

这种事态发展对于我们刚刚在核禁试问题上开始进行的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的征兆。对于我们准备开始进行工作的目标和方向有一个较好的了解，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了解，是使这项工作取得任何重要意义的必要条件。现在本委员会久已沦为只起到这样一种作用：眼巴巴地看核武器国家的各种奇思异想并眼看认真的多边谈判的命运听凭这些国家双边关系的波动或它们战略观点改变的摆布。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仅有的例子，可说明某个核武器国家能放弃其狭隘观点而作更广泛的全球性的考虑。试图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25年历史中有许多态度方面的例子，说明现在比1963年更不容易达成这样一项条约了，当时莫斯科条约的三个“原缔约国”保证它们“同意永远不在任何环境继续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弄清楚核武器国家的意图是要使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意义的关键。

是不是还有其他国家决定在寻求安全方面要乞灵于核武器国家迄今使用的论点呢，还是，或者相反，国际社会能通过核裁军开始走向一个共同的安全目标？这是一个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核武器国家本身的态度和政策。最终必须对它们自己所作抉择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的正是它们。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我今天的发言是谈委员会的议程项目1和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禁止核试验。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8月5日，罗马尼亚代表团向委员会表明了我国政府的观点和原则立场，还提出了我国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若干提案。因此，今天我要详细地谈一谈我们议程上这些最优先项目的某些更专门的方面。

我们完全赞同联合国出版的对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所作的结论，即核武器乃国家安全的最严重威胁。原因之一是，今后核武库将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次严重的意外事件甚或一场破坏性战争可由核武器系统本身及核武器对相互的一方所构成的具体威胁而引起。特别是在极其紧张的局势下，这种战争可因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或因从常规战向核战的逐步升级而触发。因此，绝对必要的是，各国政府和负有责任的集团应尽一切努力来达到停止核军备竞赛并尽快实行核裁军的具体措施这一基本目标。正如我国在联大、在本委员会、在其他讲坛以及最近在作为今年7月28日第CD/296号文件散发的工作文件里的阐述所强调的，核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要用旨在达到以下各种目的的各种措施来加以处理：禁止使用核武器；停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停止生产核武器及军事用途的裂变物质；逐步裁减和最终消除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以至最后禁止核武器。我们认为，这套连续性的措施能成为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可靠战略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今年出版的出色的研究报告“非故意的核战争之危险”披露了一场非故意的核战争可造成的巨大的和骇人的危险，内谈到非故意的核战争的起因和由来，特别是关于它的累积危险，对此人们应予以非常认真的考虑。我要引用下面的一段话：

“通常的看法认为，两次风险的危险性比一次风险的危险性要大一倍，三次风险的危险性就大二倍，与这个看法相对照，根据或然性理论所作的周密审查，累积风险的逻辑推理就应当是：一串连续的风险可出人意料地积累成致命的威胁。”

庞大核武库的存在和战略理论的令人不安的发展所包含的真正风险，引起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潮流，支持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即禁止最野蛮、最凶恶地使用武力——采取紧急措施。今年《外交季刊》发表的麦乔治·邦迪、乔治·F·凯南、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杰勒德·史密斯等人所著的研究报告《核武器与大西洋联盟》中，这些著名的、因其在此领域的活动和能力而受到高度尊重的作者，作出

(达特库先生, 罗马尼亚)

结论如下:

“即使是最有限地使用核武器也会产生骇人的后果, 而且双方又完全不可能有保证来防止无限制的逐步升级, 有鉴于此人们不能不对下述政策之是否明智表示最严重的怀疑: 这种政策断言双方之任何一方若首先使用核武器就会产生效力。因此, 看来现在来考虑一项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各种可能性、各种要求、困难和优点, 是适时的。”

我们认为, 任何舍此以外的设想使用核武器的办法, 不仅对可能的人类毁灭而言担负最严重的责任, 而且也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 联合国大会在其1961年宣言(1961年11月24日第1653号决议)中规定: “使用核武器和热核武器是与联合国的精神、实质及宗旨背道而驰的, 因而, 也是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且稍后又进一步说: “任何国家使用了核武器和热核武器, 应被看作是违反人权法, 并应被看作是对人类和文明的犯罪行为”。

当然, 尽管我们意识到了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涉及因素的多样性, 我们还是要强调, 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以避免一场破坏性核战争的日益增长着的威胁的主张, 正在得到愈来愈广泛的接受。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 接纳了若干值得称赞的倡议。例如, 苏联代表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保证: 苏联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样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基本措施的提案中, 也建议所有的核武器国家承担义务“任何时候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来互相攻击”。此外还应提到, 其他国家对联国秘书长根据第36/81 B号决议提出的请求已作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在此方面, 印度代表团有关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的提案(第CD/309号文件)得到了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支持。

当然, 委员会通过一项设立这种工作小组的决定时, 不应损害关于设立一个机构以处理与停止核军备竞赛有关的各项问题的普遍认可的需求。在秘书处编写的第CD/293号文件里, 人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拥有其数量多达惊人的300多项的有关核裁军的专门提案, 此事清楚地证明了这个领域的复杂性及各国的这个最优先问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题所具有的兴趣。我要提及的只是其中的几种意见，如停止生产核武器和军事用途的裂变物质，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是，委员会要着手进行有关核裁军的谈判过程，以讨论阶段为其开始，继而进入实际谈判。在此方面，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里提出的建议，仍完全有效。

罗马尼亚欢迎苏联与美利坚合众国就开始战略核军备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我们衷心希望，尽管所提出的各项提案之间存有分歧，谈判仍将导致达成一项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协议。与此同时，考虑到曾在这里表达过的某些意见，我们要在今天重申罗马尼亚的原则立场，即各国都有义务对停止核军备竞赛的基本目标作出贡献。它们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我国代表团和我国的这种看法，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大家都是核武器的直接的和毁灭性威胁的对象，并且只要一些国家拥有这些武器，其余国家就有成为一场热核冲突的可能的和无辜的核受害者的危险，在这场热核冲突中，既不会有获胜者，也不会有被击败者。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尼亚代表团如此非常重视设立一个有关议程项目2的附属机构的原因。我们认为，在本委员会里以某种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形式来处理核问题的时刻已经到了。尽管我不想再详谈这个题目，我还是要说，正如我们的同事、巴西大使在几分钟之前所说的，我们反对任何这样的理论，这种理论想在这儿要求大家认可某些大国有专门处理这一事务之资格。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种理论，不说别的，只因为这种理论是与有关各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所有国家应该在这儿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现在我要转到禁止核试验题目上来，我们现在已有一个在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主持下的有关这个题目的特设工作小组。

罗马尼亚代表团认为，尽管得以商定给予该小组的职权范围是有限的，但在本小组内的讨论务求能有助于推动就核试验题目的谈判。我们赞成这样的意见，即在我们能够开始讨论核查问题之前，需要就禁止的范围达成广泛的谅解。

关于对核查问题的讨论，我们要提出下列意见：

第一，我们的讨论应集中在地下试验上，因为就我所知，自1963年以来禁止在其他领域里的试验一直在执行着而没有人提出任何申诉。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

第二，我们认为，已经得到证明，设立一套有效监测系统以侦察对一项在全世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定的可能违反情况，在技术上是可能的。现有的侦察核爆炸的方法，即收集放射性废物样品、记录地震波、声波及水声波和无线电讯号的方法，再加上如有需要而求助的现场视察，完全足以侦察和识别核爆炸。

我要提出的第三个意见，是关于在核查领域已经作出的巨大的工作量。从1958年旨在研究是否有可能侦察出对一项可能的暂停核试验协定的违反活动的专家会议开始，一直到有关地震事件的特设科学专家小组所作的最近一个报告，人们已作出大量的技术和科学研究成果，可供我们使用。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倾向于认为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不应再从头开始，不应重新发现那些早已被发现的问题。它应该审议那些已经进行的活动，并判定在此阶段我们是否具备设立一套核查遵守一项停止核试验协定的系统所需要的条件，同时要考虑到这个协定的使用领域。我们认为，核武器国家参加小组工作的各代表团，由于它们有技术能力并有经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应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应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后，我们也许应该提醒我们自己，当我们正在谈论的时候，一架一天比一天强大的和穷凶极恶的战争机器也在同时有效地开动着，一天一天和一分钟一分钟地在加高那座恐怖与毁灭的巨型大厦。对我们来说，关键的是要对这些危险作出更加确实和急迫的反应，达到更大的团结一致。面对效率一天天在增长的毁灭手段，看来本委员会并没有取得进展——忙于辩论而不是忙于真正的谈判。我们应该记住，在世界上每隔3分钟就有一件新的核武器被生产出来。我们的审议结果与军备竞赛的不断增长着的规模之间的鸿沟，日益变得使人更加惊恐，更加难以理解。在这些有严重危险的日子里，也许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大家拨准我们的時計的时候了——因为时间已经晚了。

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我国代表团看到你主持委员会八月份的工作是多么的高兴。我们相信，你的正确判断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我还要对日本大使大川表示感谢，他在春季会议最后阶段干练而有效地开展了

(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他的工作。我还要对已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还要向中国的俞沛文大使，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和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这个复杂而苛求的机构的工作所作的积极贡献，并祝他们新的活动中取得成功。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世界人民，不管其种族、信仰或文明如何，都对这次联大寄以很大的希望，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次会议是迄今为止在裁军领域中所作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

这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忽略或忽视这次会议的意义，因此也就有理由对此发表简短的看法。

正如我国在1982年6月9日全体会议上说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召开的，即当前的危急的紧张局势更有必要继续探索在谈判中取得具体成果并就优先问题达成具体协定的方法。”

我们强调指出，“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综合裁军方案。并且，大会必须审议和评估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情况。”

“应该根据聚集在这里的各国人民和政府重新表达的意志和承诺，并本着为实现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总原则所要求的各项条件，朝向全球裁军的目标前进的想法去看待综合裁军方案。”

我国政府认为，该方案应为进行实质性的裁军谈判提供必要的纲领，以便分几个阶段平衡而有秩序地实施尽可能多的具体的裁军措施。这些措施应该是相互关联的，其实施应保证所有国际的安全。

不幸的是，大多数国家希望制定一项包含庄严的以及可能的话、有约束力义务的文件的愿望受到了挫折。这并不是因为不属于任何军事联盟的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中立国家未作努力，也不是某些具有良好愿望的发达国家未作努力，而是因为某些核大国不愿意作出某些具体的让步，也不愿意采取一种有可能保证人类永久生存的灵活态度。

正因为考虑到这一合理的目标，上届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6.3段的规定：综合裁军方案的案文应该退回给裁军谈判委员会，同时送回就此项目发表的意见和取得的进展。而且，大会要求委员会向第三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一份经修改的综合裁军方案案文。

(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幸运的是，委员会已决定重新设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这样，该小组就能在明年初开始其工作。我们高兴地得知，墨西哥大使罗夫莱斯将再次主持该小组，他具有完成这一艰难任务所需的一切，即知识、经验和耐心。

我们希望这一新阶段的结果将超过我们所预想的结果，以利于我们大家。

题为“化学武器”的议程项目4是我们在本期短暂的夏季会议期间应特别注意的另一个题目。

7月20日以来一直在开会的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提供了较为令人鼓舞的前景，因为在某些存在着意见分歧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最低限度的协商一致意见。

工作小组主席提出的第CD/220号工作文件引起了各国的评论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国家在讨论修改组成部分时表现积极（第CD/CW/WP.33号文件）。

本阶段在准备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过程中是一个积极的阶段。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牢记，未来公约不应仅仅是对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协定书的一种微小的补充，而且应是一项扩大其内容范围并永远消除一切非人道地使用这类武器的文件。同时，它应是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或为军事目的转让化学产品的协定。此外，它必须为消除现有的非和平用途的储存和装置提供有效的手段。

关于核查未来公约条款的执行情况以及随后的遵守情况等有所争议的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通过使用主权国家选择的现代化方法实施国家核查措施，并为此提供充分的办法，这样做是适当的。应规定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的国际核查，只要这种核查不损害任何国家的安全，并且成为国际援助和合作的一个因素，以确保为和平原因而加入的各国严格遵守公约。

在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目前所处的关键而困难的阶段，我决不能允许任何东西冲淡我们已取得的成果，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决不能因在这些决定性的讨论中缺少政治意志而使此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

我国政府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外层空间的军事化以及不是为了真正和平的目的把卫星放入地球同步轨道并使其达到饱和的程度。这直接影响了所有国家的安全，特别是赤道地区国家的安全。

(纳瓦罗先生，委内瑞拉)

在这一方面，应该指出，全世界是很明白那些具有先进的空间技术但全然不顾不平等的状态而在同其他国家的争论中为军事目的使用卫星的国家所得到的巨大好处。这样，它们便放任其战略，不考虑使用卫星会导致的悲剧性后果。在这一方面，为了得出该问题的客观结论，回顾一下最近在两大西洋发生的事就足够了。

我国代表团同意其他代表团的意见，即认为设立一个外层空间特设工作小组，以便确定和审议外层空间军事化的问题，这样做是适合的，从而确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一个领域中的权限。

题为“核禁试”的议程项目 1 也是我国关心的一个问题，尽管部分禁试条约签署至今已近 20 年了，因此这一非常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也已经生效，但是核爆炸的次数和强度都增加了，结果，各缔约国越来越难于履行其谈判和缔约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协定的义务，这种情况使我们对此问题更为关心。

关于支持那些各种有关核查的意见的说法，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说法是很无力的并且是没有实质性内容的。

正如我国代表团在早先提出的，核查和信任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机械性的，后者是人为的。但是信任具有能实现——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说是创造——理想的解决办法的可贵的性质。这种解决办法不能是部分的，因为部分解决办法与其说是意味着进展，还不如说是限制了进展的范围，这就会毫无必要地向理智的要求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目前的职权范围基本上不能使 21 国集团感到满意的原因所在，21 国集团希望看到职权范围将包括起草一项禁止所有核试验条约，这意味着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有义务和责任。

最后我重复指出，保护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好办法是由各国的领导人、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一起制定的办法，即在健康的良知与利他主义的政治意愿相结合的基础上共同地朝着为全人类的和平和自由的方向努力。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主席先生，作为外交家，我们必须对作为我们生活规律的漂泊无常的生活具有免疫力。由于一旦对于自己担负的议题事项的模糊认识开始明朗，一旦人们开始和自己的同事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时，告别的时间就到了。有关本委员会的工作一直仅仅是我作为印度常驻代表的责任的一部分。然而，我始终对于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各项活动抱有一种深刻和持久的兴趣，并且学会要尊重和钦佩我有幸在日内瓦十分短暂的任职期间与其共同工作的所有代表的外交才能和个人品德。

本委员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构。它的责任是巨大的。但是使我们大家感到鼓舞的是在这间会议室内从事裁军事业的才干和献身精神。归根到底，我们大家都要受到我们各自政府政策的约束。但是，我们对于那些政策也可以产生影响。我们也可对制定我们自己的国家政策所要考虑的整个前景作出贡献。不分我们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而在这儿把我们连在一起的密切的个人关系的纽带是我们在共同努力中要获得成功的最好保证。在我离开日内瓦的前夕，我祝愿在这张谈判桌周围的我所有亲密的朋友和同事在这些努力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我将美好地回忆起我们的交往和继续专注于我们在过去两年中共同工作要完成的任务。对于那些对于我要担任驻中国大使的新工作表示了祝愿的代表们，我也要表示感激。

自我上次发言以来，有几位代表提到了最近结束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成果或者我应该说没有成果。我们的有些同事曾试图尽量缩小那次会议失败的严重含义。曾有种暗示认为，也许我们去参加那届会议时抱的期望太高，因此未能实现那些期望从任何意义来说都不应当作多边进程的失败的证据。我们又一次听到一些成员要求我们要现实和实际一些。有人劝告我们回避浮夸和响亮的呼吁。相反，有人要求我们把重点放在实际和可行的事情上。

过去，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起曾有机会对这儿有些成员称赞为裁军努力取得成功所必须的美德的所谓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表示过疑问。我们都听到过被称之为不断增长的期望的周转这种现象。在过去20年中，裁军事业实际上目睹了可以称为不断下降的期望的名符其实的周转。1962年大国本身就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进行了谈判若当初能成功本来会在不超过10年到12年内全部消除军备和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装力量。对照之下，今天我们却听说，想拟定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来仅仅作为谈判的一个构架也是一项太高抱负的任务。就是这些代表团的代表在1960年代早期却认为，正是由于国际关系继续紧张，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裁军谈判。今天，还是他们，认为我们是不现实的，因为面临紧张的国际形势我们要求采取唯一可行的合理行动方针，也就是说，采取对话和谈判的道路。

我想问一个基本的问题。谁决定什么是现实的和实际的？作为在这间屋子里的大多数代表团来说，需要给予最优先注意的现实是一场核浩劫的继续威胁。也是对这儿的绝大多数代表团来说，应该成为我们集体谈判努力的核心的是核裁军。现实是从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的，即，核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它的使用会给全人类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并威胁我们的生存。那么，怎么能指责我们是不现实和不实际的呢？问题的真理是，正是由其同盟支持的大国在企图保持他们的专用的特权来决定什么是现实的和什么是实际的。任何一个发表了不同观点的代表团都立即被打上不现实或更坏的是夸夸其谈的标记。正如尊敬的斯里兰卡大使在其1982年8月5日的令人深思的发言中指出的：

“我们认为，某些国家的这种态度发源于它们的信念，即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工作最好限制在双边或最多三边谈判的范围内。这表明它们决心把军事上不重要的国家当作无足轻重的国家，至少是在裁军谈判中是如此。它们的态度发源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它们手中挥午的核武器力量给了它们专有的权利可决定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和地方、在什么程度谈判裁军问题”。

我提出的这一点真正是今天我们在本委员会面临的问题的症结所在。

有几个代表团强调了建立信任以及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裁军进展的基础。然而需要在此澄清信任的某一方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国际信任意味着各成员国在处理裁军问题的态度中应有某种一致性和可预言性。我们反复地听说，裁军是需要长时间才能取得成果的一项复杂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更需要有这样一种信心，这信心就是，国际社会一致通过的某一战略将继续适用于一个时期。这不是主张裁军概念不许变动；而是主张用一种多边的办法来确保战略中的任何变化都是各国之间居前和相互协商的成果。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印度)

这不只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在1960年代初，有些核武器国家及其同盟提出了解决裁军，特别是核裁军的某种相当明确的办法。这种办法包括冻结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所实际存在的军备形势以及以后争取逐渐走向零点军备。

在提出这一哲理的时候，美国代表曾在1962年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中发言说，

“从根本上说，世界各国应该及时抓住时期停止军备竞赛，冻结当时存在的军事形势以及逐渐将其收缩到震点，永远要将缔约国的相对军事态势尽可能保持在接近开初的时候”。(ENDC/PV.23)

很多代表同意这种办法。大家认为，当我们在从事裁军谈判之际，不应使问题的本身变得更加复杂化。本着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和为其利益服务的精神，很多国家都接受了有差别对待的和不平等的约束。实际上，印度本身早在1964年就提出了一项不扩散核武器的提案。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作为一项紧急措施立即通过一项协定，该协定将在达成核裁军之前，先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张到更多的国家去，但与此同时要冻结现有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库。即使这样这仍然会让核武器国家拥有能够数次毁灭人类的大量核武器。然而，我们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形势，以期能推动核裁军的进程。但这也办不到。为什么？因为有些核武器国家及其同盟把不扩散解释为只冻结那些无东西可冻结的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而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却不接受任何相应义务和责任。

正是这一同样的态度先前曾导致人们广泛支持在世界各地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思想。但这儿又有人认为核武器国家的核裁军要借助于世界上目前尚无此类武器，地区各国之间的协定，即答应不获取或积累核武器的协定。

这种解决办法可以用引用加拿大代表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一次发言来给以生动的总结：

“在集结军备的阶段和所希望的裁减军备的阶段之间，必须有个停止的时刻——如象一辆汽车从前进变为后退的运动。”

有人劝服国际社会说这是解决裁军的正确办法。这样，在这一冻结哲理的基础上就缔结了若干协定。人们不明白1960年代时热情赞助各种冻结提案到底是怎么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一回事。以下事实是否可解释那早期的热情呢？这一事实是：该提案的原来的提倡者们所应用的冻结办法将确认少数军事强国和世界上其余的国家之间的化分并让这一化分永久存在下去？我们担心军事强国及其同盟认为对他们自己可坚持一套规则而对其余的我们又是另一套规则，这一担心是否已获证实了呢？

冻结的办法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办法。但是它是被有选择的应用来确保只对那些没有巨大的军事潜力的国家进行限制。在过去二十年来，核武器国家及其同盟一直没有接受对他们自己军事潜力的限制。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不扩散条约或单方面宣布他们将不制造或获得核武器，但，这并没有导致对核武器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库的限制或裁减。同样，建立更多的无核武器区正在积极地得到鼓励，但在高度的密聚着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欧洲，核武器的积累却以加速的步伐继续着。如果允许我引用一位尊敬的在我之前发言者所说的话，那就是，主要国家至今作出的努力主要是想在不接受对它们自己的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裁减没有核武装的国家的核武器。

也是这种在处理裁减和消除武器问题之前先冻结现存局势的同一哲理使核禁试问题成了裁军谈判中最高优先的问题，印度本身早就是并一贯是早日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提倡者。早在1954年印度的已故总理尼赫鲁就要求核武器国家签署一项关于停止核试验的协定。我们认为，缔结一项禁核试验条约的结果并不会给核武器的现存武库带来任何的裁减。它甚至也不会减缓核准备的积累。然而，根据国际社会在有关解决裁军的办法上所接受的一般哲理，我们认为，核禁试是可取的，因为它可以停止核武器在质量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并同时符合防止核武器横向扩散的重要目的。然而，目前把世界化分为拥有全球毁灭手段的少数核武器国家和世界的其余非核国家这一固有的不平衡的形势会仍然存在。我们之所以准备接受这一形势是因为我们假定这一形势仅仅是达成核裁军以及最后达成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这一人心所向的目标实现之前的一种暂时事态。

鉴于这些同样的考虑，我们还对1963年缔结的部分禁试条约表示了欢迎，虽然它在适用方面是有限的。

因此令人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在过去20年来一直是我在前面概述的解决裁军问题的一贯办法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今天却在设法拒绝这一办法。例如，美国刚宣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称它不再认为核禁试是一个优先问题，而把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当作一个长期目标。它必须是达成核裁军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和中国也遗憾地表示核禁试只有作为核裁军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才能实现，以及更具体地说，只有在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的现存的核武库得到大量裁减后才能取得。虽然我们赞成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设立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但我们不能不指出，鉴于美国、法国和中国所采取的这种消极的态度，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受到了必然的限制。使我们特别感到遗憾的是，法国和中国代表团甚至不准备参加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尽管它的职权是如此可怜和有限。它们提出的论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国代表团同意荷兰大使8月17日的发言中所表达的观点，他说：

“我们充分了解中国和法国提出的论点，即设想中的全面禁试条约将是为了冻结目前的局势，使其有利于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我们并不想就这一论点进行争辩，但是我们愿指出，这一论点显然更适用于那些拥有为自己提供核军库的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无核武器国家。存在着的核武器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论点，即某些国家在审议停止试验之前，必须进一步进行试验，以便加强它们的核能力”。

对于核裁军的过程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根据我们的想法，国际社会已经一致同意，核裁军的进程必须分阶段进行，各阶段要符合一个有逻辑性的顺序。这一合理的顺序载于《最后文件》的第50段中。它还恰巧符合美国及其同盟的代表团在1960年代初期就支持的裁军哲学，也就是，先停止军备竞赛，然后再裁减和最后消除核武器。例如，根据这一基础，美国在1964年提出了冻结战略核运载工具。然而，在谈判综合裁军方案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在第二届特别会议时，变得清楚的事实是，对于美国及其某些同盟来说，这一办法不再有效了。实际上我们被告知，首先应该是对核武器储存进行重大的裁减。而且还说，冻结现有的核武库不能被接受，因为其结果可能会冻结现存的军事不均衡状态，而在考虑进行裁军之前必须纠正这种不均衡。

然后对核裁军问题产生了什么是这一新办法的含义的问题。如果所有成员国都遵循美国提出的，以及法国和中国宣称的这种办法所内含的同一个逻辑的话，那

(温卡斯特瓦明先生, 印度)

么裁军就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目标了。然后我们每人都可以在走上裁军的道路之前尽可能地坚持获得至少是同我们之中最强有力者相等同的军事力量。我国不接受这一逻辑并敦促其他国家也拒绝这种站不住脚的办法, 并回到当前唯一明智和合理的道路上来, 也就是, 通过计划周全的阶段走向达成裁军的道路, 并在核武器问题上必须基本上从冻结现存的局势开始。

如果有些国家不愿接受他们所谓的冻结据称的不均衡的话, 那么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就需要回顾一下, 他们是否有必要为了不可捉摸的裁军目标去接受目前这种适用它们之身的不均衡现象。只有在核裁军和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继续是一个可靠的目标的前提下, 人们才可容忍接受目前的不均衡。

这使我想起我开始争论的那个问题——信任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局势: 最强有力的国家丝毫没有想改变多边裁军谈判必须遵循的职权范围。他们通过单方面和戏剧式地改变他们对最紧迫和敏感的裁军问题的态度来破坏在各国之间的信任基础。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进行裁军的参数没有任何一点把握的话, 各国如何能接受对它们的军备决定所作的任何约束呢?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对其他国家的意图加倍不信任的基础上来对我们的安全作出计划; 其结果肯定不会有功于裁军的实现。

我现在想转入到防止核战争的重要问题上来。有几个代表团对我们关于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提案作出了积极的反应, 我们对此感到满意。确实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密切和紧急注意的问题。8月17日星期二, 意大利尊敬的大使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在提到我们的提案的同时, 还强调了防止所有战争, 不管是核或常规战争的必要性。他还说, 在很多情况下, 常规战争可以上升到核一级因此我们在处理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要求采取实际措施以防止核战争的爆发不等于去鼓励使用常规武器的战争。当然, 我国代表团从未暗示过防止核战争的措施似乎可超越载于联合国宪章中的禁止使用武力这一规定。我们大家正努力要达成协议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否意味着使用所有其它的武器就似乎合法呢? 是否国际社会都接受的禁止使用某些无人道的常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印度)

规武器的规定就意味着因此对使用其他武器就被认为许可呢？不是这样。我担心，那些使用这种论点来反对适当考虑防止核战争的措施的人既前后不一又自相矛盾。

意大利大使提到了可能会升级到核战争的常规武装冲突。我们也有同样的忧虑。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一贯的观点是，在这方面有必要对核武器和无核武器国家各别的作用进行阐明。如果大国能抵制诱惑不把发展中国家用作其权力游戏中的小卒的话，在中世界的冲突是能够避免和围堵的。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有必要避开大国的敌对和对抗。所有这些都对防止核战争很有关系，因此，我们愿意全盘地来讨论这个问题。然而，我们的印象是，我们的一些同事对提到防止核战争似乎就反感。每次我们谈到核战争的危险时，他们就坚持地反对说，常规战争也是可怕的。难道我们曾说过常规战争不可怕吗？是否我们这儿有任何人说过，防止核战争可以放手去从事常规战争？然而，一种恐惧不会被另一种所取消。不能因为常规战争也是令人可怕的所以核战争的可怕程度就降低了。不能仅因为在最近的过去经常发生常规战争，所以核战争对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威胁，不管我们怎样努力回避，我们也不能回避这一简单和赤裸裸的现实，即，使用任何核武器都可能意味着人类和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结束。因而，我们要求这个委员会做的事是面对这一现实以及充满希望地提出一些实际的补救办法。对于那些指责我们所提出的能够有助于人类生存事业的一些提案是不实际和不现实的人来说，我们要用大川大使1982年8月5日的发言来作出回答，他说：

“我国代表团，我希望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当时曾认真地听取日本各非政府性组织代表的强烈请求，他们是根据他们在1945年原子弹爆炸中的亲身经历讲话的。我深信他们简单而有力的言词已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听众的心里了。

毫无疑问，我们作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在我们履行我们要实现……有效的裁军措施——特别是核裁军措施——的时候，一定要经常铭记这些请求，同时我们一定要努力取得我们在这次短暂的会议期间能够取得的进展，以便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处理这一问题的极端的紧迫性。刚在几天之前，我们听说，据报道，至少有一个核武器国家正计划准备打一场战胜一场所谓的长期的核战争。那个核武器国家可能完全是在它与所想象的核敌手进行竞争的总方向下制订了此种通向世界末日的战略。但是，如果一场全面的核战争爆发的话，将灭亡的也是我们所有的人。难道这些可能的牺牲者们在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吗？印度是一个有七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具有自由选举代表组成的议会和民主的政府制度。假如，明天有一位议员问政府，万一核战争爆发，它已采取什么步骤来确定印度人民的安全和生存；我国政府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是否要开始在这个阶段挖地道来掩护七亿人民以防核战争爆发？或者我们是否也应该获得所谓的威慑能力以便在一种虚幻地追求我们自己的安全的过程中用毁灭来威胁其他国家？我请那些反对我们提出设立防止核战争特设工作小组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期望我国政府对我们选举出的议员作出什么回答。毕竟，他们也有民主选举出的政府，因而也应该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窘境。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的生存竟成为少数强国怪念头的抵押品。然而正是世界的民主国家拒绝给我们机会来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和曾受教相信，决定自己命运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民主的根本原则。

因此，我们高兴的是，今天下午在委员会的一个非正式会议中将要讨论这些和其他的问题。我的希望是，我以全部真诚和坦率所提的各种考虑将有助于使我们能够就处理这一重要和紧迫的问题的程序迅速达成一项协定。对于我们设立特设工作小组以便谈判防止核战争的实际措施的倡议作出一项积极的决定将清楚地证明这个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的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重要意义。它将会在国际社会的心中重建委员会的信誉。

在结束发言前，我想和这个会议室的其他发言人一起对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侵略进行谴责。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清红皂白地使用军事强权而使无辜的男、女和儿童失去生命的骇人听闻的事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可以想象的为其解辩的理由的。那些不断要求要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中的不使用武力的原则作为取得裁军进展的先决条件的人似乎在以色列对黎巴嫩所犯的恐怖冒险主义问题上成了一个突出的例外。印度和其他国家一起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侵略以及早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立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主席先生，现在是我向你告别的时候了，并通过你向这个谈判桌周围的所有尊敬的代表告别。曾经为这个庄严的机构的一部分工作是我的一种荣幸和特权，我曾有幸享受到和我所有在这儿的同事的最好关系。我要特别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的贾帕尔大使的宝贵劝告和指导表示深深的感激。我希望本委员会在履行未来的关键任务的过程中将继续受益于他的广泛的经验和外交技能。

在告别时，我还必须向裁军中心的成员们表示我的热烈感谢，感谢他们在需要时总是乐意提供支持和帮助。我相信我的继任者将继续与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同事以及秘书处的成员保持我本人曾一直十分有幸享受到的同样最好关系。

主席：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理解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离开我们去担任新的和十分重要的职务之前，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委员会发言。我愿代表我自己以及我相信，也代表整个委员会，祝他的使命成功以及对他个人生活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大家都欣赏他卓越的人品和专业才干，因此我们在我们当中肯定会惦念这些。他在委员会中代表他的伟大国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许是一位外交家能够接受的最好赞扬。我们看到他离开感到遗憾，但我们也同样高兴地听说他的政府给予他一个有特别责任的职位。

现在请尊敬的古巴代表索拉·比拉大使阁下发言。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看到你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夏季会议第一个月的工作，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向你表示祝贺。加泰雷·迈纳先生，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刚结束，就由你来主持本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这是注定了的，我愿向你保证，你在任何时候都可指望我国代表团的支持。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日本大使大川表示祝贺，祝贺他在上期会议的结束阶段出色地指导了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及他任主席期间通过的一些重要决定和他为我们工作的成功所作的努力。

我还要欢迎罗马尼亚达特库大使，并向过去的几年中和我们密切合作的中国的俞沛文大使、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和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这些已经离任和即将离任的同事们告别。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考虑到目前只有两个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开会，即禁止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和核禁试工作小组，我将简单地谈谈议程中的各个项目。

在前几次全体会议上，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了最近刚结束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就我来说，我不想在此估计那次会议的结果，因为七月份我已在纽约的上一次发言中作了这种估计。而且，历史也会有其自己的估计。第二届特别联大闭幕那天，当我离开纽约的联合国大厦时，我看到在大厦前的广场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平民百姓坐在点燃的蜡烛旁，因人类要求采取具体裁军措施的希望遭破灭而守夜。我们不得不希望，人们不需要在将来因疯狂的战争贩子使人类葬于战争而守夜。

我只想说明，这届特别联大甚至还没有达成1978年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条款的水平。我们无法说它没有任何进展。它甚至没有达到《最后文件》的水平，因为有一些代表团试图修改、抛弃和歪曲早已为裁军谈判所明确规定的原则、优先项目和目标，因此，尽管它们在以后表示不承认，但这证明它们并不赞成那一重要文件中体现的意见。

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进程很快，看来在小组主席、波兰大使苏伊卡的干练指导下有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无法调和的相反意见，特别是禁止范围和核查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看待现实和目前的形势，人们可以忆及以下事实，即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是根据不充分的职权范围开始工作的。最后，当那些反对扩大其职权范围的国家同意重新制定职权时，却出现了开始制造新型化学武器系统的决定，这就为谈判这一重要的题目设置了新的障碍，并破坏了过去几年取得的一切成果。

正如各国家集团中的许多专家指出的，必须承认，二元武器的出现使毒性确定和核查这两个方面变得特别复杂化了。而这两方面是任何协定都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核查而言，很明显，首先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这个问题。它必须与任何禁止的范围相联系。就化学武器而言，禁止的范围必须广泛，足以考虑到致死性的和剧毒的化学物质以及其他有害物质及其前体的极大范围，由于出现了二元武器，这一范围又有了相当大的扩大。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同样, 我们决不能被反对国家核查手段和国际核查形式的无结果的辩论弄得无所适从。每一项核查措施适用于一项具体的措施, 并且国家核查手段和有待建立的国际核查系统都应加以考虑。这两者应该相互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真想在我们的工作中取得进展, 那就必须接受这一想法。

有关核禁试方面的形势在某些方面也是类似的。

从1979年起, 由于两个国家(美国和联合王国)的反对, 裁军谈判委员会无法设立一个处理议程第一项目的工作小组。

当最后工作小组得以设立, 并且一切迹象表明我们即将开始审议这一项目时, 有人突然声称, 暂时不能开始谈判, 这样就使该小组工作的信誉和有效性丧失殆尽。

而且还应指出, 21国集团只是有条件地接受了目前的职权范围, 它所认为处理这一项目的最好办法已在第CD/181号文件中作了阐述。虽然我们对目前的职权范围表示失望, 但我们也对任何不进行谈判的行动感到不满意。

目前, 一个核武器国家已经断言, 暂时将不进行核禁试谈判, 另外两个核武器国家已宣布, 不参加已经设立的工作小组的工作。这无疑为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了一个毫无先例的情况, 并有损于取得确实的成果和普遍地运用这些成果。

在这一项目中也出现了核查问题; 这里, 核查也必须与禁止范围联系起来看, 国家核查手段和国际核查制度也必须相互联系。但是必须承认, 当我们都准备就核禁试开始真正谈判时, 却存在着一种危险,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在核查方面已经取得每一项成果, 因为我们面临着有不同用途的新技术。因此, 纯粹谈论核查而不认真地考虑国际社会所要求的真正的裁军措施, 这是荒唐的。

关于其他那些目前暂时不存在工作小组的议程项目, 我想提及所谓的“消极安全保证”问题。

在最近散发的第CD/280号文件中, 21国集团指出, 某些核武器国家就此问题发表的声明中载有种种限制、条件和例外, 所有这些反映了它们的主观态度, 并反映出这些声明是基于核威慑理论的。

在同一个文件中, 21国集团敦促有关的核武器国家审查其政策, 并向第二届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

裁军谈判联大提出有关这一问题的修改立场。

分析一下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发生的事，更增加了我们的失望感。

这些国家非但没有修改其立场，反而补充了有关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更为主观的因素；实际上，它们把核威慑“奉若神明”，从而大大增加了使用核武器和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关于这个项目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单方面声明，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声明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作的类似声明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是加强所谓的“消极安全保证”的，如果其他核武器国家也照此办事，这将大大有助于禁止这些武器。

关于禁止放射性武器的问题，看来就此问题设立的工作小组目前处于僵局，原因是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该工作小组主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已开始和各代表团进行协商，以便找到一种能使我们成功地完成该领域工作的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认为，目前的形势不应阻碍就放射性武器的所谓“传统”方面达成协议。一种解决办法可以是：放射性武器公约明确规定，就禁止袭击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问题开始紧急的谈判。这将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并为委员会的工作开创新的可能性。

关于拟定综合裁军方案的问题，委员会已决定重新设立由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熟练地领导的工作小组，该小组将在明年开始工作。

我们只想重申我们的原则立场，即为了实现其目标，有待通过的方案应包括一整套合乎逻辑地相互关连的具体的裁军措施，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分一系列阶段加以实行。正如21国集团的成员指出的，这些阶段应是灵活的，以便考虑可能出现的新形势。

我想指出，我们认为上个月在纽约未能通过综合裁军方案的原因也正是导致特别联大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有人试图反对1978年就裁军谈判问题协商一致建立的原则、优先项目和目标。

这种做法只有对于那些不愿意进行认真的裁军谈判从而反对一项规定谈判方针的方案的国家来说，才是很合乎逻辑的；因此，如果我们想在这一领域中取得进展，

(索拉·比拉先生, 古巴)

我们必须首先不仅以言论而且以行动重申1978年《最后文件》的有效性。这也是明年应该牢记的教训。

从裁军谈判委员会上届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项目。现在该是设立一个讨论该问题的工作小组的时候了,以便能够保证不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不管其名称如何。

我国代表团支持委员会内关于设立这一工作小组的建议,并认为该小组的任何职权范围应承认外层空间是人类财富的一部分,必须完全用于和平目的,并且必须防止把武器引入外层空间并使外层空间军事化。

最后,我只想谈一点,我支持建立审议议程项目2的工作小组,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在上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大家就此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把武器冻结在目前水平上,并拟定和实施一项核裁军方案。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应进而毫不迟延地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同样,我国代表团支持CD/309文件中印度的建议,即就防止核战争问题设立一个工作小组。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部长级会议敦促特别联大通过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这一呼吁是客观地分析了目前形势的结果。我们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在委员会内就防止核战争问题开始紧迫的谈判,我们不能加以忽视。非正式交换意见和非正式会议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只会拖延采取各种措施。

鉴于这一问题紧迫性,我们必须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出决定并尽快通过具体的措施。

目前,根据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要求,正在召开一个联大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特别会议。以色列国在美国的支持和合谋下再次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侵略。如果对以色列的侵略没有适当的反应,裁军和和平领域中的一切努力将是徒劳的。要么联合国必须发挥其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的重要作用,要么弱肉强食的原则就会在国际关系中占上风。委员会必须制定并谈判出使我们能为所有人思考一个和平与进步的世界的具体裁军措施。

主席：今天上午的会议时间已经用完了。因此，我建议现在全体会议暂停，下午3时30分继续开会。在听完其他发言者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后，我们将转而进行委员会同意在今天召开的非正式会议，讨论各项就议程项目2和7提出的建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全体会议暂停。

全体会议暂停。

会议于下午1时10分暂停并于下午3时30分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0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现在我请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阁下发言。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按照我们在本周通过的工作计划，今天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议程上的两个最优先项目之一：“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从一开始，墨西哥代表团就对这一项目给予应有的注意和重视。这一点回顾一下在1979年到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就这一问题发表的多次讲话，其中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4日的讲话就够了。

虽然这意味着重复，但我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因为正如秘书长在题为“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的报告中指出的，这是对这个问题采取正确态度所必须做到的：

“某些国家利用消灭人类文明的前景来促进它们的安全，这是不能允许的。这样一来，人类的未来就成了少数几个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主观设想的安全的抵押品”。

这是在审议我正在提到的问题时必须经常牢记的东西。这一点21国集团在它第CD/180号重要工作文件中有过明确的表示，该文件是两年多以前分发的，它强调指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关于核武器国家相互竞争积累核军备一事，不能以对它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为理由而加以宽恕。这种论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核武库的增加远远不能有助于加强各国的安全，相反，会削弱安全，并增长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此外，21国集团认为，全世界的安全竟要决定于核武器国家之间现有的国家关系，这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生死存亡的利益处于危急关头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实现这一议程项目所宣布的东西，并永远消除核战争的威胁。我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简单：最主要的是认真对待1978年一致通过并包括在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中的各项条款，联大对这个文件倒是在最近刚举行过的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一致和明确予以重申”的。虽然它没有完成其他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如果我们一定要从《最后文件》中那些同这方面最有关的许多条款进行挑选的话，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举出众所周知的第47和50段的条款。为了促进这些条款的实施，在与瑞典代表团共同发起下，墨西哥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向联大提交了一份决议草案，其中作为立即实行《最后文件》第50段规定的方法的可行程序，建议应该敦请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或者通过同时发表单方面声明的方式，或者通过联合声明的方式，宣布立即冻结核军备作为走向核裁军的第一步。这种冻结应包括全面禁试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彻底停止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制造和用于武器用途的可裂变物质的生产，最后，禁止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进一步发展：拟议中的冻结应接受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各缔约国业已商定的它们在1977年至1980年间在日内瓦举行的三方谈判期间在原则上已接受的一切有关核查的程序和措施。

当然，如决议草案序言所明确指出的，这种冻结本身不应视为目的，相反是为进行裁军核武库谈判创造有利条件的有效手段，而与此同时要防止在谈判正在举行的过程中继续对大量已有核武器进行量的增加和质的提高。

该文件也要求人们注意到，鉴于现在美苏核军事力量正势均力敌，目前存在着实现拟议中的冻结的有利条件。一个超级大国被指称享有“优势”，这是经常被用来反对冻结的借口，对于任何一个客观的观察者来说，这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论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点。这一点曾在去年10月加拿大班夫举行的第31次帕格沃希会议上指出过，其中提到“总的来说两个超级大国在核军事能力上是相等的”；帕尔梅委员会重复了同样的结论，这一结论载于1982年4月25日在斯德哥尔摩一致通过的报告中；莱斯利·H·盖尔布——他自1977年1月至1979年7月主管国务院政治军事司的工作——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他今年6月27日在《纽约时报》上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地面、海上和空中核武器以及它们各自的指挥、调度、通讯和情报系统进行了详细比较之后说过，我现在引用他的原话：“专家们分析了所有这些因素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美苏之间在核力量方面不分胜负”。1982年5月13日汉斯·H·贝蒂教授在他向美国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也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和论据说明了这一点。

这位尊敬的学者在开头扼要叙述了他的简历，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对此我要逐字引用，我还要引用他作证的某些最重要的部分。下面是我提到的简要：

“1935年以来我一直在康奈尔大学当物理教授。1967年我因研究星际核反应获得诺贝尔奖金。从1943到1945年，我是当时研创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理论处的领导。我至少一年一次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出注意。从1957年到1960年，我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一直是该委员会的战略军事小组成员，直到1969年该小组解散为止。1958年，我参加了日内瓦举行的讨论核查禁止核武器试验并导致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的专家会议。我是代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科学家联合会作证，但作证时发表的观点是我自己的”。

证辞的第一部分内容如下：

“政府的某些成员一再指出，我们在战略武器方面次于苏联，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武器。我认为，并不存在这种劣势。我们的核弹头比俄国人多，而我认为这是对比实力的最重要的标准。此外，正如基辛格博士多年以前强调指出的，在目前战略武器水平情况下，在数目和百万吨级上层优势没有什么意思。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我们被告知有易受攻击的弱点。因为俄国人可能使用他们庞大的洲际道导弹来摧毁我们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普遍都认为这在目前还不可能，但是随着俄国导弹命中率的提高，在几年以内是会有可能的。撇开技术上可行的问题不谈，我断定这种先手袭击不会给俄国人带来重大军事利益。

“原因是从弹头数量来计算，洲际弹道导弹只占我们战略核力量的四分之一。我们的核力量是有一半是在不易受攻击的核动力水艇上，另外四分之一在轰炸机上，其中许多是在一得到警报就可以从它们广泛分散的各个机场起飞的。因此，即使我们的全部洲际弹道导弹被摧毁，我们还留有足够的进攻力量”。

接着，贝蒂教授继续说：

“人们经常宣称，俄国人采用了许多新的具有很大威力的武器，如SS-18、SS-19和SS-20等，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搞。后面半句话是不符合事实的。尽管我们的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的外壳还是老样子，但我们已从民兵式1号发展到2号、3号，并在后一种导弹中采用了多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正是俄国人仿效了这一发展，并使他们获得极大的进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潜艇上已从北极星式导弹弹头发展到海神式，然后又发展到三叉戟1号。后一种导弹乃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进步。三叉戟式1号的射程为4,000英里，而海神式却是2,000英里。这可以使我们的潜艇行驶在北大西洋的大部分地区，并仍能击中俄国。潜艇在海上是很难发现的。现在它们能游弋在这样辽阔的大洋地区，就更仗仗得多了。这就大大加强了它们不易遭到侵犯的程度。美国在核武器部署方面并没有停步不前。

“我们核武库中增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巡航导弹，它们正被部署在我们B-52型轰炸机上。巡航导弹可以深入到苏联。现在没有什么防御系统对付得了它。俄国精密和昂贵的防空系统由于有了巡航导弹而成为过时了，将有3,000枚这种导弹装置在我们的轰炸机上。总之，我们拥有，并将在可以预期的将来继续拥有两支完全独立和基本上不易受攻击的战略核力量”。

作为上述论点的结论（其他部分我为了不占用过多的时间省略了），这位我引过他的话的尊敬的科学家说得十分明确，这里我还是用他自己的原话：

“我们在战略武器方面并不次于俄国。但是我们，俄国人和西欧”——在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这里让我对贝蒂教授的话作一点补充；我想应该补充说“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我再把他的话继续下去——”却严重地面临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威胁：即双方某个时候都可能会使用庞大的核武库……。

总而言之：

—— 我们的战略核力量。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是优于苏联的；

—— 我们的国家安全，以及我们盟国的国家安全，所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双方核武库巨大数量和继续发展。

“这些就是基本事实。一旦它们被承认，什么是一项健全的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要点就一目了然了”。

这就是我要从贝蒂教授那里引用的全部内容。他是荣获诺贝尔奖金的知名人士之一。

现在再回到我刚才提及的由墨西哥、瑞典和我们共同创议的决议草案。我应补充说明的是应它的创议者的要求，它已由联合国秘书长转交给联大，以便在其37届会议上进行审议。我们深信，它若在联大获得通过，其中所提冻结若能实现，那就将有助于裁军谈判委员会完成下述任务，即，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它应该实现其议程项目2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任务。

我们也同样深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象21国集团过去两年来一贯建议的那样，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必要的谈判是越来越迫切了。我们也支持印度1982年8月11日第CD/309号文件所提建议，即建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负责“就采取适当和可行的措施以防止核战争问题进行谈判”。

作为专门讨论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发言，我不能不在结束我的发言前还要强调指出三天以前，我读到《国际先驱论坛报》所载文章时感到的惊讶，文章的标题是：“五角大楼制定赢得核持久战的办法”，其中提到：

“政府内部人士报道称，新的战略总计划在主张核战争方面说得比国防部的年度指导方针还要详细。更重要的是，它将有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即而年度方针只是五角大楼的一个内部文件”。

《先驱论坛报》这篇文章还提到另外一篇文章。此文我曾在以前某次谈过，是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1980年夏季发表的——我要顺便说一下，该文登在《外交政策》周报，而不是象《先驱论坛报》错误地说的登在《外交季刊》上。我要重复一下，该文发表在这一周刊，是赫得森研究所两名工作人员写的。我读这篇文章时，和我读其他许多所谓美国“智囊团”如此有成效和富于想象力地写出来的“方案”一样，并没有给予过多的重视。但是我承认，按照我们所引报刊文章所说，如果现在真有一种倾向要把这种理论——它们既危险又毫无根据——变成不是别的而正是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核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那我一定会深深感到吃惊。我们但愿情况不是这样，并且希望我们能很快就听到该国代表团在这里发表减轻我们担心的讲话。

因为我国代表团坚信，正如我们引秘书长最近关于核武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一场核战争无异是——报告的原话——“人类疯狂之顶点”，在这个问题上所作一切估计和预见都应把这一点——如秘书长所说——即“永远不让发生核战争”作为它们的唯一感召。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如他所知，印度尼西亚代表在以前多次场合曾阐明它关于化学武器的立场。但是，鉴于印度尼西亚对这一项目的重视，并在听取前几天全体会议上关于这一项目的发言以后，我国代表团愿意表明它对化学武器问题某些重要方面的观点。

首先，我国代表团同意许多代表团所表示的意见，即本委员会应给予这一项目以优先地位，并进一步作出认真的努力以便委员会能在拟定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使用化学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有害影响的严重性，因为历史已清楚地指出，这里毋须着重多讲，如果我们再把技术进步的影响考虑进去，那就更加严重了。据说世界某些地区的武装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这进一步在我国引起了严重的关注。这些武器可使人类和生命世界中的其他组成部分遭受灾难和破坏的严重程度使我国代表团更相信，委员会若能在拟定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那就是对人类作出宝贵的贡献。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苏联代表团，它提出了关于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的提案，这对我们的共同努力将是有益的。

至于公约的一般组成部分，我们的意见是，第CD/220号和第CD/CW/WP.33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号两个文件堪为我们进一步努力的良好基础。在全体会议上，我们就讨论这些组成部分的工作方法发表了意见。我国代表团曾认真试图在各“准备工作小组”中作出必要的贡献。我愿意借此机会发表我们关于公约某些组成部分的意见。坦白地讲，当我听到少数代表团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的某些发言时很感到吃惊。这些发言不仅在我们工作的现阶段对人们所发表的关于赞成把禁止使用包括进化学武器的范围的论据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提出疑问，而且还说，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结果将使达成协议复杂化。为了支持它们的观点，它们争论说，既然公约将禁止化学武器及其生产手段的发展、生产、取得、储存、保有和转用，那末，包括一项禁止使用的条款的建议也就没有根据和毫无必要了。它们还争辩说，这种包括将破坏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其他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都提出有力的论据，赞成把禁止使用包括在公约之内。因此，我不准备重复我的论点。然而我认为，值得引起委员会严重注意的是，那种认为既然公约禁止化学武器的发展和生产，就没有必要禁止这类武器的使用，这种论点是不合逻辑的。在本委员会以前的会议上以及这次会议上，各国发言已明确指出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不足之处，其中特别是由于适用范围有限、缺乏核查制，以及带有明显的为常规武器的使用提供可能性的这一内在因素。事实上这些弱点部分地是由于我们当前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技术上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它们同当时参加签订议定书的缔约国的诚意没有关系。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些缺陷我们才谋求拟定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将自然包括禁止使用的论点，我国代表团愿意提出以下拙见。首先，我们正在拟定的公约肯定不会是在真空中应用的。它将在某些国家已经有了化学武器储存和武库的情况下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缔约国销毁此类化学武器前，事实上，会有一段时间间隔，其时该国为了国家的安全，有可能合法使用手上的化学武器，仅仅因为公约没有取缔或禁止使用此类武器的规定；这样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因素就发生作用了。这是我们希望避免和克服的法律缺陷。其次，既然普遍同意范围应包括禁止取得化学武器，而且当然也可以说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自然也包括禁止取得。

(苏恰斯纳先生, 印度尼西亚)

那我国代表团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某些代表团在不使用和不取得的问题上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反对包括不使用呢。至于在范围中包括禁止使用的提案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那些代表团担保, 我们没有任何损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意图, 印度尼西亚自己就是该议定书的一个缔约国。

我国代表团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赞赏就公约的各个组成部分, 包括范围, 进行非正式协商取得的进展。我们坚定地赞同在范围中包括禁止使用, 与此同时, 我们愿意研究可以形成协商一致的备选方案。在这方面, 我们也准备在公约的“一揽子解决办法”中包括一个条款, 它将确保包括禁止使用条款的公约将不损害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我们在不使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完全是以下动因所促使的, 即化学武器对有生命的结构的毁灭性后果造成的恐惧和焦虑以及现代技术已发展到降低化学武器生产和使用的门槛这一事实。

公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定义。我们注意到非正式地向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报告的关于就这个问题进行非正式协商进展情况的积极发展。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全面的化学武器定义, 它将最适合公约的根本目的, 即彻底禁止一切形式的化学武器和使用方法。因此, 有必要指出定义应包括环境战剂, 包括除莠剂。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中国家, 使用这类化学物剂无疑会对我们的生计和生态平衡带来有害的影响。

对公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即关于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装的组成部分, 也进行了有益的非正式协商。看来关于这一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将得出共同的理解。当然, 我并不想妨害有待提出的关于这些非正式协商的报告。我只是想重申把销毁化学武器的义务同转用于和平用途的可能性分开的必要性。也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 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找出简易的销毁方法, 不仅可以用来销毁战剂而且可以用来销毁工业废品, 后者正日益给环境带来有害的影响,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大家一致认为, 如果公约不包含有关核查的适当条款, 则任何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都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们认为核查制度是公约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责任拟定一项包括可行和有效的核查系统和机构的制度。核查制度还应包括对实施公约义务的每一重要阶段的核查机构, 其中包括公布拥有或不拥有化学武器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的核查以及不使用的核查。

最后，由于时间不允许我发表我国代表团关于公约其他组成部分的所有意见，所以我国代表团保留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阐明它对这些组成部分的意见的权利。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今天的发言是出于个人的——但也是切题的——理由。我们今天的全体会议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是一次怀念过去的会议，因为这是我们同杰出的同事，尊敬的朋友温卡特斯瓦朗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会议，他现在要离开我们走向新的外交前途。

他代表着一个以表率人物出名的国家，而且他本人在许多方面也堪为我们的表率。虽然他谦虚地回避这一称乎，但温卡特斯瓦朗大使一直辛勤地寻求引导我们走向崇高的目标。他给我们的所有审议以及在我们私人的和社交关系中注入那种印度领袖人物通常具有的无穷才智。多少世纪以来的知识和文化发展是他智慧的源泉。他的言谈增加了我们大家的智慧，他的离开将给我们带来损失。他不仅聪明而且有智。作为一名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叙事家，他使我们的辩论和我们的社交往来充满生气。如果我可以把他同我国的著名哲学家相比的话，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就是相当于威尔·罗杰斯的印度外交哲学家，罗杰斯是一位善于幽默地把真理和智慧联系起来的，罕见的天才人物。确实，失去他的幽默会使我们的机构变得更加严肃而乏味。

当然，我国代表团同我们尊敬的印度同事有过经常的和重大的分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对他在这里为之努力战斗的事业的忠诚或虔诚。我们在艰险道路上总会碰到层出不穷的分歧，他的机智和才华帮助我们避免了某些艰险，他的乐观精神经常使他对依然存在的许多困难处之若定。他通情达理并经常以谅解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分歧——这是一个外交家身上最适宜的并值得人仿效的品德。

因此，我们同行将离开的同事结成的友谊是难以舍割的，但是我们愿意向他表示，由官方关系结成的友谊一定会在我们的私人交往中永远保持下去。

我们大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平安顺利，这是一个重要的测验身手的岗位。此外，我们向他表示敬爱和尊敬，并保证我们暂短的相处中形成的友谊将永远不衰。

萨朝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想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在听到我转告他菲尔兹大使给予他以非常热情的嘉奖时一定不会宽恕自己;我认为他如能有幸在这里听到这些十分热情的祝词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但是,我认为,如果由我向菲尔兹大使深切致意,感谢他给予我国代表团团长的满口赞扬和对我们国家的友好言词,这将是真切地表达我国大使的心情。

主席:感谢印度代表的发言。

成员们将记得,在上星期的全体会议上我曾宣布我打算在今天向本委员会提出一份关于塞内加尔申请参加委员会工作的决定草案。该决定草案载于第72号工作文件¹。这样做是按照委员会过去遇到上述申请时采用的惯例的。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该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曾要求秘书处今天分发一份非正式的文件,上面载有委员会及其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下周举行会议的时间表。我得到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通知,该小组将于明天下午3时在这里会议厅开会,届时他要同工作小组一起就该小组下周的会议计划进行磋商。象往常一样,这个时间表只是指示性的,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在进行过程中作出调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该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你们今天上午将收到一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出版的书;这是该所作为礼物分送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我愿意代表大家感谢该所所长惠赠

¹ “应塞内加尔的申请(CD/317),并根据议事规则第33至35条的规定,委员会决定邀请塞内加尔代表参加委员会1982年期间就议程各实质性项目进行讨论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议以及1982年会议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

“参照委员会1982年会议议程及其第二期会议的工作计划,兹请塞内加尔代表在适当的时候表明其特别关心的问题。”

(主席)

我们他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工作成果，我想这本书的散发对了解他们所作的工作是有益的。

在结束这次全体会议之前，我愿意提及，上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会已一致同意，今天下午我们要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根据委员会议程项目 2 和 7 所提出的提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 8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 30 分举行。

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 4 时 40 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24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诺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觉兰

吴丹吞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 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朗:

扎希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默尼乌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朱先生

乌克兰小姐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坎诺克先生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约南格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凌尔巴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克特朱扬斯基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尔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纳瓦罗先生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格诺克先生

非成员国代表

塞内加尔：

塞纳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1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委员会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核禁试”。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愿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其他问题发言的成员也可以就此发言。

关于议程项目1，我谨提请委员会注意第CD/318号文件，题为“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科学专家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的进度报告”，该文件已于今天分发，供委员会审议。除了各成员可能愿就这份报告发表意见之外，委员会的作法是再安排一些时间，由各成员向该小组的主席瑞典的埃里克森博士提问。因此我将在本次全体会议结束时邀请埃里克森博士回答就这一进度报告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

当我们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开始工作之前，我愿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审议委员会议程项目2和项目7下的各种提案。各成员国可忆及我们在上星期四的非正式会议上开始讨论这些提案。根据本周的工作计划，我们今天下午要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因此，我们应在今天下午的非正式会议上继续交换意见。关于星期四下午的非正式会议，我建议我们在那次会议上讨论提高和改进委员会工作效率的问题。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将这样进行工作。

今天发言的有南斯拉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墨西哥、瑞典、日本、澳大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国的代表。

现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发言。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极为高兴地祝贺你，一位不结盟的友好的非洲国家的代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竭力帮助你完成所面临的这一艰巨工作。

我还愿向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感谢，他曾面临的一个特别棘手、艰巨的任务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前夕结束本委员会的会议。

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我们的友好邻国罗马尼亚的代表达特库大使，他的经验对本委员会的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我还祝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同事们——中国的俞沛文大使、秘鲁的巴尔迪维索大使和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期大使——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成功。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我们的夏季会议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宣告失败的直接影响下召开的。很多人在发言中都已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作出这种结论的原因作了种种的评估。我们同意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即必须根据在过去四年中国际形势持续恶化这一点来看待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然而，在导致国际形势恶化的根源方面，还存在着意见分歧，并且在如何摆脱目前这种困难形势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分歧。

同联合国的各项目标和原则不相容的军备竞赛的继续肯定是这种现状的主要根源和后果。

实际上，力图把新型武器的出现说成是国家防务利益所必须的，并且是寻求政治、军事均衡的一种方法的这一理论和作法，是旨在为军备竞赛辩解，这种理论和作法，无论是从世界和平与国际合作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任何国家的国家安全的观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军备竞赛必然是强权政治、利用压力、干涉别国内政和扩大利益范围等作法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不信任、不安全和不稳定，这三者又造成国际关系的持续恶化，构成对各国和平与安全的最实在、最危险的威胁，并阻止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局势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最为残酷的方面就是对不结盟国家的日益频繁的侵略。在这种种侵略事件中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特别富有侵略性的以色列战争机器对手无寸铁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平民进行的屠杀。令人感到特别不安的是，虽然以色列的侵略暴行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国家的人民，其中也包括以色列人民所遭受的暴行相提并论，但是这种侵略行径并未遭到某些国家的反对，而这许多国家在别处却密切地和相当公开地注意着某些国家发生的侵犯个人人权的行径。

我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体系，才能设法摆脱目前的局面。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必须设法使大国改变它们的国际行为，与此同时它们必须对国际关系的现状以及它们自己的具体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还应就解决最紧迫的问题进行谈判。下述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即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改善政治气候，同时，在这方面要消除产生危机的政治温床，和其他一般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政治温床。我们认为，这一论点仅仅具有相对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因为军备竞赛本身是不信任和关系危机的根源和结果。换言之，只有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中作出并行不悖的努力，才能克服目前的不利国际关系。只有政治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手段才能有效地为裁军铺平道路，正如实际的裁军措施那样，尽管在开始时可能是很微少的，但它们可以大大地有助于促进政治气候，并且有助于对成功地和平解决冲突建立信心。

毫无疑问，相互信任的存在将导致政治意愿的加强，反过来，鉴于存在着全球的和大致力量平等，这种政治意愿的加强就可能要求采取军事上脱离接触和消减武装力量和军备等具体措施。当人们在强调世界和平、安全与信心的先决条件是军事大国之间的均势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即军备竞赛的进程只会更加恶化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现有的不均衡，这特别不利于那些不属于任何联盟的国家，首先是那些小国。因此，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这些小国希望尽可能紧迫地采取各种措施来削减军备的水平，以便确保每一个国家的安全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应作出特别的努力以缓和裁军领域中这种不利局势的最恰当的论坛。我们同意所有那些对委员会作出评估，认为它可在工作中取得成果的人的观点，那怕这成果是多么微少。当然，任何成果都将取决于进一步作出努力，更取决于果敢坚定，即取得成果的政治决心。在我们通过的工作计划中有取得成果的种种可能性，特别是在议程上的某些优先项目中更加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将简单地谈谈几个工作小组的工作以及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国代表团认为，最为成熟的问题之一是禁止化学武器。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已经工作了10年，在这一过程中委员会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力求使拟定一项国际公约草案的工作接近完成。南斯拉夫一贯最为重视禁止这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将通过专家参加这一工作而继续作出贡献。迄今为止，南斯拉夫已提出几份工作文件，文件涉及公约中的某些特定的组成部分，如核查、化学战剂的定义，对神经毒气的医学防护、以及同销毁、转用、拆除和改装化学战剂及其生产手段有关的组成部分。我们认为，特设工作小组可在今年的工作中进一步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可于明年开始拟定公约的最后草案。

第二，甚至在四年之后裁军谈判委员会仍未就核裁军开始谈判，而这一问题是所有国家在第一屆裁军特别联大上协商一致通过并在今年七月的第二屆裁军特别联大上再次重申的第一个优先项目。许多人在世界各地很多城市的街道上举行了正当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的游行，他们要求防止核威胁，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本委员会甚至从未开始就这些武器进行谈判，而有极少数国家却利用这些武器把整个世界作为人质。说真的，每天都可以在委员会上发言讨论核武器的问题，并且不时可以听到某些核武器国家对为什么在委员会内以及会外进行谈判是“不现实的”作出答复。然而，他们做得最多的不是谈判，而是使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信停止核武器的扩散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扩散可导致一种无法驾驭的局势和“不负责任的”国家可能会使用核武器。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正在加强自己的核军备，“以便恢复被破坏了的均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好象目前这种每天可获悉各种打赢一场长期核战争的各种新计划的令人生畏的形势还不够似的。

我国代表团一直不断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谈判核裁军，我们认为印度提出的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的提案是积极的。这一提案可大大地有助于对有关禁止使用核武器和核裁军等问题的复杂的审议工作。美、苏于1973年6月22日在华盛顿签署的防止核战争的现有协定可成为审议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一个积极的贡献。几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发出了这样的声明。我们希望其他的核武器国家也将这样做，这将最充分地证明它们真正想有效地防止一场核灾难。

第三，我国代表团认为，经过长期的要求委员会设立了核禁试工作小组，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愿向小组的主席、尊敬的瑞典大使利德戈尔德先生表示祝贺。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提倡进行全面彻底裁军，我们知道他将成功地领导这一小组进行工作。虽然小组在开始工作时，其职权范围是有限的，我们对这一职权也不是完全满意的，但是我们认为目前这一职权仍可以允许对一项范围不过于狭窄和有限的工作计划进行审议。在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席所提的和尊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赫德尔所提的有关核禁试工作小组工作概要草案中都提供了这一审议工作的良好基础。在现阶段，重要的是提出各种导致最终目标，即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尽可能清楚的方针。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样一项条约应禁止所有的国家在任何环境中和在什么时候进行任何核试验爆炸，并且条约应基于一种非歧视性的和普遍的核查系统之上，它将保证所有国家可平等地享用，并将吸引各国普遍加入条约。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我国代表团十分遗憾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的代表将不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同其他的不结盟国家一样，我们一贯认为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必须同等地参加本委员会的全部工作，当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产生这一委员会以来，我们一直对它表示由衷的欢迎。我们坚信，在考虑核裁军领域中的问题并对此作出贡献方面，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都肩负着责任。只有拥有这类武器的人才能更好地提出禁止特定类型武器的提案，或更好地理解另一方提出的类似提案的价值。如果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不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那么无核武器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就很难充分参加旨在使核裁军取得进展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因为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并不会带来任何单方面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我国代表团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的代表团重新考虑它们的决定，并尽早参加小组的工作。

第四，本委员会收到了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禁止反卫星系统工作小组的提案。这一提案的基础是在联合国第三十六届大会上提出的两项决议，内称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可能采取上述行动。我们听取了某些国家的论据，它们认为在首先解释清楚很多有疑问的事情之前是无法设立这一小组的，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两个国家可以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工作小组的很多成员将无法理解这一问题的技术方面。虽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主要是在解决一个政治问题和作出通过一项国际文书的决定，这份文书将防止外层空间的某些活动而根本不涉及复杂的技术细节。

第五，鉴于在委员会中已举出的种种原因，我国代表团同意将消极安全保证、放射性武器和综合裁军方案等工作小组的工作搁置至今年底。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这一短暂的停休期间，不仅应该进行非正式协商，而且应为这些小组今后继续工作作出尽可能最扎实的准备工作。

对任何参加本委员会工作的人以及长期以来注意委员会各种活动的人来说，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多么复杂，委员会是多么地日益难以完成繁重的工作计划。这就有必要定期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安排。在这方面委员会现在面临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在这一工作中还包括有可能要增加成员国的问题，而在委员会中对这一问题存在意见分歧。鉴于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其重要性正在日益增长，我们认为任何不成熟的解决办法都只会带来更多的坏处，而不会带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来好处。为了确保更广泛和更彻底地交换意见，其中也包括有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参加的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应在联合国大会上继续进行协商，而且只有在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之后才可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我愿指出，我们以同情的心情看到各国对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参与解决各种裁军问题。首先我们认为应对委员会的现有议事规则作出调整，以便使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拥有在委员会上发言和提出适当的提案的自动权利。

我即将离开日内瓦并将结束我作为南斯拉夫出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的职权，请允许我最后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设立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当时，南斯拉夫、不结盟运动和许多其他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公众都认为这是一次新的良机。对和平与安全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遇到的日益严重的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必然要求最终出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到那时军备竞赛将停止，真正的裁军进程将开始。但是在过去四年中并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相反，人们所有的希望都被辜负了。各大国，各集团，甚至世界其他国家都进一步加强和充实了它们的军备。这种情况是在这样一种局势下发生的，即世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期望和平和合作，但是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四分五裂和受到威胁；富国、发达国家同几百万人每天都在忍饥挨饿的穷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大；世界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相互依赖并了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同时世界上也从未如此加强军备并受到彻底的核毁灭危险的直接威胁。这种困境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世界只有在和平共处中才能生存，而这种和平共处应产生于全面彻底裁军和为了所有国家的发展而进行的普遍国际合作。

虽然我们在理论上都同意这一论点，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深信，摆脱目前这种危险形势的办法只能是所有各国在每一场合下都不断支持《联合国宪章》中包含的、不结盟运动为其进行全力奋斗的和平共处，集体安全和平等合作等这些根本原则。只有真正实现了这些原则，各国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其位置，并确保其安全、自由、独立、人权和发展。这是消除以强权政治、统治和霸权为基础的各种关系并防止用利益范围和干涉某些国家内政的方式来破坏独立的唯一方法。只

(弗尔胡奈茨先生，南斯拉夫)

有这些国家本身才有权来决定其生活的方式方法。只有拥有平等的国际关系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存在信心、和平友谊的世界。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中也必须要保持这样一种总的政治气候，这样委员会才可能完成各项重要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委员会将会继续停顿不前，听取那些老生常谈和辞藻华丽的发言。并在世界上每天都出现日益增多的麻烦、冲突和武器的时候召开数不清的毫无结果的会议。如果我们不能创造各种条件，保证使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成为谈判裁军的真正论坛的话，那么委员会的工作仍然不会取得成果。委员会的工作总是鼓舞着我，这是因为在委员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精神，也就是进行合作、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保持平等关系的精神以及普遍存在着取得进展和完成我们面临的任务的渴望。我认为今天我们应该保持这种精神，这样在明天当常识、信心和政治决心最终占上风时，这些条件就可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从事真正的、有成果的和成功的工作。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目睹这一“明天”；但是我对它是坚信不移的，这不仅是因为在这里普遍存在的这种精神，而且还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别的代替办法。

我向你保证，我国将继续执行铁托的政策，并将永远竭力支持裁军谈判委员会本着这种精神继续工作，完成当初作为设立委员会的缘由的各项历史任务。

我愿感谢各国代表团给予的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和友好的合作，并感谢秘书处，特别是贾帕尔大使所做的驾轻就熟的工作。我祝你们大家尽早地到达那个从军备到裁军的历史转折点。人类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如此迫切地期待着这一转折点的到来，而它也将为一个人人能享受自由、繁荣和幸福的新纪元铺平道路。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我们今天的发言将专门谈停止核军备竞赛、核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等问题。

这些问题在委员会议程上占据首要位置并非偶然。它们的确是国际生活中的主要的、中心的问题。

此外，人们有充分理由说，这些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急迫和尖锐。这种情况是由这样的事实造成的，即美国正在以日益加大着的规模加紧其在核领域中的物质和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技术准备工作，同时也在加强着其军事和战略概念的侵略性。美国现在认为一场核战争是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得计的，而且为了赢得胜利正在为这场战争进行着实际的准备。因此，特别把重点放在制造一种第一击的能力、缩短攻击距离并力求将因这种政策而招致的核威胁尽可能远地移至美国领土之外。所有这一切导致世界战略局势的剧烈不稳。

根据这些以可以允许和甚至可以接受一场核冲突为基础的理论，我们在几天前确实地获知，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一项“战略总计划”，据报界称，这项计划是要给予美国以“赢得一场与苏联的持久核战争的能力”。

我不认为有必要向我们委员会这样一个有资格的主管裁军机构详细说明估计能否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胜利是多么的愚蠢。苏联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将其立场建立在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上——这在目前国际局势中是决定性的——即假若爆发一场核战争，它就可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毁灭；也许也意味着地球上生命本身的完结。

多数军事专家同样也有这种看法。这个看法特别得到了刚刚退休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这样一名如此高级的美国军事领导人的赞同。据报导，他曾警告说，准备打一场有限的或长期的核战争，将是把钱扔进一个“无底洞”。“我认为”他说，“苏联与美国之间若有任何类型的——我要强调是任何类型——核交战，就很难防止不逐步升级”。

至于苏联，苏联领导人曾反复强调，我们的军事理论纯粹是防御性的。苏联理论的这种总的防御方针曾经反映并仍然反映在我们国家的军事——技术政策上。我要强调这一事实。

苏联忠实于它的核政策的原则，已经采取空前的步骤，给予单方保证，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保证在苏联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的电报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讲坛上被宣读之时起开始生效。这个保证是我们对国际社会避免一场核战争和抑制核军备竞赛的努力所作的具体贡献。

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给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电报已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我要强调指出, 苏联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单方保证, 实际上意味着, 防止一场军事冲突发展成一场核冲突的任务, 在苏联武装部队的训练中将受到了愈来愈大的重视, 同时这项复杂的任务正在成为我们军事活动中的一个正式部分。正如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所说的, 这对军队和人员的训练及对武器定额装备的确定, 施加了一个更严格的范围, 并要求安排更严格的管制, 以便可靠地排除任何非经授权而发射技术和战略核武器的可能性。

有人指称苏联的这个行动具有“宣传性”、“宣言性”等等而企图缩小其重要意义, 这不大可能使许多人信服, 并且肯定不会在本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裁军问题专家——这里取得成功。我们感谢委员会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成员的尊敬代表, 也感谢巴基斯坦、巴西、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的尊敬代表, 他们赞扬了苏联的倡议。

世界各国人民有权期望, 随着苏联的倡议, 其他核武器国家也会相应地采取步骤。如果其他核武器国家也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同样确切和明确的义务, 那就等于是实际上完全禁止了使用核武器, 这正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要求的。

有关防止核战争问题的问题, 应作为一件优先事项得到我们委员会的审议, 我们支持印度的提案, 即应着手谈判“防止核战争的适当的和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要提及, 正是由于苏联的倡议, 第36届联大才通过了《防止核浩劫宣言》, 这个宣言已赢得高度的道义和政治意义。

在需要采取急迫措施以避免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的同时, 委员会必须着手拟订可以真正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导致核裁军的措施。

苏联代表团要在现在着重强调我们对下述想法的积极态度, 即互相冻结核武库以作为朝向削减和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库的第一步。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讲坛上, 我们已经表明了这种态度。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我们同意大多数代表团已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分析。尽管我们很重视目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就限制和削减战略军备和就限制欧洲的核武器所进行的谈判, 尽管我们表示希望这些谈判能导致迅速的和积极的成果, 我们还是要同时最有力地强调,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苏联)

委员会应对核裁军问题进行全面范围的审议，而且委员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应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具体的和富有成效的贡献。

假如核战争爆发了，那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它将影响地球上的每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当然包括无核武器国家，在人类面前不仅有权而且有义务作出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来帮助解决核裁军问题。

苏联为了争取对达到这个目标作出建设性贡献，在其提交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关于“避免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抑制军备竞赛”的备忘录中，主张拟订、通过和分阶段执行一项核裁军方案，并根据第一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50段，建议出了这个方案的具体参项。

我们认为，这样的一项方案可包含下列各项：

停止发展核武器的新系统；

停止生产用于制造各种类型核武器的可裂变物质；

停止生产各种类型的核弹药及其运载工具；

逐步裁减累积的核武器储存，包括它们的运载工具；

彻底消除核武器。

限制和裁减核军备应包括一切核手段，主要是战略军备和中程武器。

从我们罗列的可能的核裁军措施里人们可以看到，该方案的开初阶段之一可能是停止生产可用于制造各种类型核武器的可裂变物质——这也正是许多其他国家所主张的。苏联乐于在限制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总前提下审查这个问题。

不言而喻，在拟订核裁军措施期间，有必要商定可使有关各方满意并可推动有效执行已达成的各协定的适当的核查方法和核查形式。

(接下文)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墨西哥)

我们要特别强调，作为核裁军的成果，每个阶段所节省下来的资源要全部用于和平用途，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换句话说，不准将这些资源重新用于生产被认为是常规军备的那些东西。

苏联准备参加所有这些工作。现在轮到其他核武器国家，特别是美国来陈述它们的立场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备忘录，应我国代表团的请求，已在今天作为委员会的正式文件分发。我们希望它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

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谈判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的最合适的讲坛。我们认为，委员会立即设立一个有关这个项目的特设工作小组，是极其重要的。

这就是苏联在防止核战争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在这个方面，我要坦率地说，某些代表团在委员会里所作的陈述，至少可以这样说，使我们感到困惑，因为它们责备混为一谈的所谓的“超级大国”使有关这些优先问题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它们没有看到或不想看到苏联的立场同美国的立场有着原则上的不同。这点特别适用于那个一方面重申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它拒绝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而又使其与委员会的多数处于对立地位的代表团。这些矛盾，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将真论引入了歧途，而且只能损害裁军谈判。我们吁请这些代表团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立场，特别是根据已散发的文件，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

现在我要谈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

虽然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已得到广泛承认，但是鉴于最近美国政府在这个领域里作出了否认这个问题的基本重要性的决定，我要在这里简要地说明一下苏联对核试验问题的原则态度。

彻底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在旨在避免核战争威胁的总的综合措施方面，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可在进一步改良核武器和发展新型核武器系统的道路上设置真正的障碍。试验总是用来检验是否可用于战斗和提高现有核弹药的效能的，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停止进一步的试验可阻止这一进程，因而会真正有助于降低核武器的军事效能，可导致减少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和增加地区规模和全球规模战略局势的稳定性。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我们很高兴有许多代表团赞同这个观点。正如荷兰代表在8月17日的委员会会议上所恰当地陈述的,“全面禁试将加强各国的安全、为逐步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创造条件,并且将促使走近在低一级的军备基础上达到不减损安全的目标。此外,停止核试验的一项普遍协定将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

牢记着所有这一切,我们认为,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是限制核军备竞赛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它将加强核武器的不扩散制度,因为它将使心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失去进行试验的可能性,而试验乃是核武器生产中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苏联按此态度,已坚持不懈地作出了努力——而且在将来也会坚持不懈地继续这样作,不管在美国和某些其他的核武器国家的立场上会出现哪些无穷的曲折——来促成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我认为,我们的态度与我们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建设性倡议和提案的一致性是对任何人都很清楚的。

美国总统最近宣布了他的决定,不恢复被美国中断了的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之间就彻底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的三边会谈。同时作出了决定,不批准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签署的苏美关于限制核武器试验和关于为和平目的进行地下核爆炸的条约。

显然,没有必要来估价这些决定。世界舆论及裁军谈判委员会里的许多代表团已经对这些决定作出了适当的估价。实际上,在美国国内,许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名望很高的政治人物、美国军备管制和裁军事务署几位前署长和出席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美国代表几位前团团长和我们的同事诸如:威廉·福斯特、杰拉尔德·史密斯、保罗·沃恩克、拉尔夫·厄尔、艾德里安·费希尔和赫伯特·约克等人都曾表明过,他们拒绝支持美国政府的决定,他们曾强调说,该决定“引起了人们怀疑美国在日内瓦裁减战略军备会谈及在其他军备控制谈判中的诚意。”

另两个核武器国家,法国和中国,由于几天前宣布它们将不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里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它们也对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它们的“贡献”。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是在这种——直截了当地说——不很有利的形势下开始其会议的。

就苏联来说,不管这种形势如何,我们乐于建设性地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当然在有关被审议的题目方面,首先需要确定“有关核查与遵守的问题”,正如小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苏联)

组织权范围所说那样。不能抽象地在真空中审议核查。应有一项明确的谅解：将审查的是适用于一项条约的核查与遵守的问题。这项条约将禁止任何环境下的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将没有时间期限，将提供各方均可接受的为和平用途进行地下核爆炸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将在其参加国中包括所有的核武器国家。

小组的未来工作将表明其他核武器国家在对小组工作的态度上的认真程度如何。就在现在，鉴于美国政府最近作出的关于核武器试验问题的决定，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委员会：美国是否将试图利用我们的委员会和利用正在委员会里开始的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来作为烟幕以欺骗世界舆论，而同时又加紧进行这类试验？

苏联代表团要非常明确地声明，我们不打算容忍裁军谈判委员会被用于这种不适当的用途。

这些就是苏联代表团要作的关于第一第二这个议程项目的评论。这些意见决定于苏联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旨在防止核战争停止进一步使核武器尖端化、停止其生产，并裁减核武器储存直至彻底消除核武器储存。这些项目的突出重要性，在中东国际局势面临新的和严重的恶化的现在，尤为明显了。在这个地区，受到一个核武器国家——美国——怂恿的以色列，正在执行一项针对黎巴嫩人民和针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这种侵略已引起了苏联人民和一切善良的人民的巨大愤慨。我们明确地谴责以色列及其保护者的侵略行动，这些侵略行动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关于以色列军国主义者正在对黎巴嫩和平居民大规模使用野蛮的磷弹的报导引起了格外的惊恐。这是一件直接有关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管权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应无视这些事实。

主席：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的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秘鲁的新代表坎诺克大使第一次出席了我们的会议，他是接替我们尊敬的前同事巴尔迪维索大使的。坎诺克大使来此任职之前不久曾作为外交部长的一名处理特别问题的阁员在外交部任高级负责的职务。他的外交经验对本委员会来说是值得欢迎的一支新力量。我代表我本人和委员会欢迎他并予祝他在日内瓦的使命非常成功。

(主席)

现在我请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阁下发言。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弗尔胡奈茨大使说他即将离任，我完全同意你所表达的感情，即从委员会成立起他为委员会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相信他在新的岗位上理所当然地会取得成功。我也完全同意你对今天第一次参加我们会议的彼得·坎诺克大使表示的一番热烈欢迎的话。

去年联大在12月9日通过的第36/84号决议中敦促裁军谈判委员会所有成员国铭记“不应利用协商一致的规则来妨碍设立一个有效履行委员会任务的附属机构”，并支持设立“一个开始就一项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多边谈判的特设工作小组”。我们希望，委员会于今年4月21日就议程项目1，即我们所知的“核禁试”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将在履行其职责时牢记我上面提到的联大决议中规定的目标，因为这一目标是完全符合我们讨论中经常提到的1963年和1968年两项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此再次回顾这个问题的背景，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多的历史，这样做是无意义的。早在1954年，尼赫鲁就第一次提出了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并且列入1982年2月2日第CD/231号文件的秘书长来信附件中的第36/84号决议的序言中，就载有这一背景的主要方面，序言中的陈述虽然简短，但其重要性并没有减少。在日内瓦和纽约许许多多多次审议这一项目过程中我国代表团所持的立场从根本上说是与联合国秘书长1972年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看法相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多次讲过，今天还要再次重复。他在那次会上说：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技术和科学方面都已作了充分的探讨，为了达成最后协议，现在唯一需要的是政治决定……”

“当人们考虑现有的核查手段后……很难想象还要继续拖延就地下禁试达成协议的做法……”

“继续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潜在危险将大大超过结束这类试验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危险。”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考虑到上述看法，我认为在这次发言中我能采取的上策——以及我在发言的其他部分也要做的事——是引证一些选自美国显要人物的无数发言中的证词，而美国是一个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明确表示不愿意遵守部分禁试条约字面部分明确规定的义务的唯一核超级大国。我将念的证词是和我刚才回顾的秘书长的意见是同一时期发表的，并且是选自1971年和1972年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有关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的美国参议院正式记录。

我将援引的第一个证词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罗姆·威斯纳博士的证词，因为这是听证会上的第一个证词。他说：

“听说参议员爱德蒙·麦斯基作为参议院军备控制、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将举行一次有关地下试验问题的听证会，这确实是个好消息——这是1963年以来的第一次听证会。

“当时，我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曾参与了最终导致《有限禁试条约》的种种决定。作为第一项军备控制的措施，这项条约是重要的，但这项条约是一个妥协的条约，因为苏联和美国都不能就地监测地下禁试所需要的现场视察的次数和形式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在当时就技术来讲，是没有理由不达成一项全面禁试条约的。现在我们知道，仅仅是双方的政治考虑阻碍了当时存在的小分歧的调和。

“今天，地下禁试的可行性更大了。最近宣布，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召开的试验探测会议上的一组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现在在地震学方面取得的进展已有可能在最小的试验和地震之间作出区别——一项没有现场视察，从而可为苏联所接受并可加以实施的禁试协定现在看来是可能的了。

“而且，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些地下爆炸不再有什么真正的必要了——如果以前还有必要的话——因为美国在政策上的变化可能早已使作为这些试验的主要目标的反道导弹弹头过时了……

“同时，试验探测技术方面的进展使得东西方之间就地地下禁试进行认真会谈一事成了一个优先项目。公众对这一条约所施加的压力似乎已增加了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所取立场的信誉。我希望这些听证会将有助于促进美国就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达成这一军备控制的重要措施提出一项新的建议。我们迫切需要控制军备竞赛。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希望、精力和资源更多地用于建设性的事情上，而较少地用于由于恐惧而想象的、无为的武器系统上，如反弹道导弹。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机会，即通过向一个较为合理的世界迈出微小而重要的一步的方法来作出判断、进行克制和实行领导。”

以上就是我想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杰罗姆·威斯纳博士的发言中援引的话。

我想援引的第二个证词是詹姆士·丁·沃兹恩大使在1971年7月14日的证词，他曾多年是美国驻纽约联合国的候补代表，1958年至1960年间，他正是美国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我从他的证词中选了几段念给大家听，因为我认为这几段对我们这个多边谈判机构来说是特别有关的：

“我是代表一些组织核禁试特别工作小组的尊敬的公民，并作为美国参加1958年至196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核禁试条约会议的代表团团长的资格来讲话的，我强烈希望这些听证会将最终使我们回到东西方全面禁试的道路上来，以此作为核军备竞赛结束的信号。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进一步发展核武器不会加强国家的安全。因此地下试验可能并且也应该是过时了。

“但是，几乎没有必要提出以下的警告，即必须预料到严重的反对力量——并且这种反对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俄国人……”

“我能作证，艾森豪威尔总统是致力于禁止所有核试验的目标的。我在日内瓦的多年中，有好几次看来快能够同俄国人达成禁试协定了。但每一次都出现一些连握有如此大权的总统都无法克服的障碍。我认为，下列对反对派战术的简单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在目前再次出现禁试协定的机会时提高我们的警惕来准备克服障碍。

“自然，自从美国坚持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视察以来，苏联对视察的抵制不断成为谈判中的困难。但是，从1958年日内瓦专家会议开始讨论以来，美国科学家说，他们对苏联代表团的诚意留有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我们在达成一项禁试条约方面的困难部分也是来自内部，而不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是外部。主要的反对力量产生于国防部门的复杂机构，其中包括原子能委员会，所有这些机构是负责美国的武器计划的。很清楚，行政部门的军方人员是完全反对这一条约的……

“1958年8月，包括西方和苏联代表团在内的日内瓦专家会议完成了他们的“技术性”报告。美国技术代表团认为，他们第一次从苏联方面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即同意国际核查原则以及使禁试得以可行的控制系统。当时，我们的反禁试条约力量立即开始活动。原子能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拿出了有关高空试验、去耦和“大洞”理论的“新资料”。最后，他们的这种夸大其辞证明不实。但是，他们的拖延战术成功了。我们的东西方协议被推迟了，并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审议经修改的资料……

“1960年3月，制定一项有效探测系统的会谈似乎再次已经成功结束了。麦克米伦首相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两位西方领导人已经同意和俄国人一起达成一项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进行试验并由在日内瓦规定的180个控制站系统加以监督的条约。地震级别低至4.75度的秘密地下试验将通过地震仪器系统和某种限额的现场视察加以探测。将订立共同暂停一切低于这一“门槛”的小型试验的协定，因为这类试验是不易识别的。而且这两位领导人认为，这种规模的秘密试验不会产生可能大大影响各自国家战略态势的那种结果。还将发起一项为这些小规模试验寻求探测方法的共同研究项目。

“仅仅是协定的最后细节尚有待于计划在1960年5月在巴黎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加以制定。因为我直接了解反对禁试条约的反对派力量，因此我战战兢兢希望“最高级”会议能按原计划进行而不受阻挠……

“经过一切拖延后……看来所有拖延达成协议的努力将遭失败，并且当“最高级会议”迫近其会期时，大家普遍预计将会达成一项禁试条约。你们可能会记得，就在最高级会议“前两周，一架美国“u2”型侦察飞机被苏联的火箭击落。结果，大家处于相互猜疑和反胃的混乱中，敌对情绪代替了最高级会议前的缓和情绪。赫鲁晓夫开完一次会后就离开了巴黎，并遣责艾森豪威尔总统，最高级会议破产了，条约再次推迟。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无法解决的内在奥秘仍然存在。若飞机被俘就会破坏缓和的机会。试问在这样敏感时期，为什么挑衅性的“u 2”型飞机仍然飞行呢？……”

“就参谋长联席会议而言，有效核查的问题是一个烟幕。对他们来说，继续进取性的地下试验计划是个先决条件。最后，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

“正是基于这种个人经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结束军备竞赛的话，公众必须了解一切真相。国会在进行这样的听证会，我感到宽慰。尽管存在这些过去的记录，但我认为，只要警惕那些反对核禁试的人的战术，他们的反对力量是可以克服的。”

“不准确的证据再也不能作为决策的基础加以接受了。大家会认识到反对的真正原因。公众最关心的是作出如下的估价：美国的武器已足够用于防御，可在不损害美国安全的情况下同意一项禁试条约，由此包含的风险现在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就是我要援引的詹姆斯·沃兹沃思大使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正如我在一开始说的，他不是别人，而正是出席日内瓦“停止核武器试验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

最后我想引几段选自某人发言中的话，我相信，我的许多尊敬的同事会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他除了在1960年代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谈判中发挥过突出的作用外，还曾是1977年和1978年参加裁军委员会会议以及1979年和1980年参加本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我指的是艾德里安·费希尔大使。他在1972年5月说过下列话：

“我的证词主要是谈全面禁试的政治意义。但我并不认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一种必须依靠政治资产克服军事债务的形势，因为根据专家的证词我现在相信，从武器发展的观点来看，一项禁试条约总的来说对美国有利。那些我曾与其协商过，并且你们已听过其发言的专家们清楚地表明，即使在小型地下试验的问题上存在某些欺骗的可能性，美国与苏联相比，在一项纯粹由国家手段监

(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

督的全面禁试条约下美国对苏联的相对地位要优于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对苏联的相对地位目前的情况是允许以广泛得多的当量来进行试验。

“全面禁试条约的政治好处是相当大的。正如本委员会知道的，在肯尼迪总统签署的《有限禁试条约》中，美国保证继续进行谈判以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这一保证在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进行谈判并由尼克松总统批准的《不扩散条约》中得到了重申。这样，有三届政府负担了这一保证。

“我清楚地感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我们这个保证是认真看待的。就《不扩散条约》这一特定的方面来说，我表示严重怀疑的是，只要我们仍在广泛地进行一系列的地下试验，这一保证就不知是否能成功地劝说某些潜在的核国家认真地考虑《不扩散条约》……”

“关于核查我们已听说了不少，并且，无疑还将听下去。但是，让我们准确地看待问题：全面禁试条约中的核查在任何时候都仅仅是问题的一部分。1958年存在的以及14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实际是：我们是否希望继续试验核武器？我们的全面安全是在有一个全面禁试条约（即使会有少数小型秘密试验的风险）的情况下较好些呢？还是在没有这样一个条约的情况下较好些呢？后者允许俄国人以一切当量进行试验、鼓励其他的国家获得核武器并无限期地继续军备竞赛？如果我们决定，禁止试验是最符合我们最高利益的，那么我认为，我们目前在区别地震和极低强度的爆炸方面的能力是令人满意的，使我们可以向全面禁试条约前进……”

这是费希尔大使在1972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的话。

刚刚建立的特设工作小组无疑将会在我刚才援引的证词中找到丰富的激励人的源泉，后者将帮助委员会如此地进行工作，以求保证实现世界各国人民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努力争取而未能达到的目标。这些发言也会帮助小组的成员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保证核查问题不被用作，正如其中的一句话中提到的，“烟幕”并认识到联大和世界公众舆论有必要充分了解这一问题的发展态势。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种核裁军问题中的“最高优先项目”。

(希尔特纽斯先生,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瑞典):今天我感到荣幸的是能介绍第CD/318号文件,该文件载有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四届进度报告。该特设小组在瑞典的埃里克松博士的主持下,于1982年8月9日至19日召开了会议。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

特设小组审议了有关全球地震资料交换系统的第三份正式报告各章的草案,旨在帮助各成员国监测核禁试。

该小组审议了下列一些国家调查报告:关于地震站和地震网,和从这些地震站摘选的资料,关于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广泛传播该资料、关于传播和使用全部记录(所谓2级资料)以及关于旨在帮助参加国运用地震学分析全部资料的国际资料中心的任务。

如以往一样,特设小组和世界气象组织进行了极好的合作,并计划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电讯网进行进一步试验性传播。为了使这样的传播充分有效,世界气象组织建议特设小组作出安排使特设小组的传播经常进行。我理解,这一建议实质上是愿意提供甚而更进一步的合作,因此我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慷慨的帮助。我还了解到尊敬的日本代表将在今天就这一问题的实质方面发言。

在今年三月编写其进度报告的过程中,特设小组在寻求就有关交换和使用所谓2级资料(即,整个记录)的国家调查的报告的方法时遇到了困难。在计算机和电讯设备方面近来所取得的进步使有可能在不花大力的情况下交换比特设小组1978年和1979年提交的两份正式报告中预见的更多的2级资料。此外,在科学认识方面的新发展使在为国际资料中心进行预见的分析中利用2级资料也成为可能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计算质量。按照最初的预见这些只能在1级资料(即,从记录中摘出的简报式的节选)的基础上作出的。关于根据瑞典和其他地方的国家调查得出的后一种结果的报导方式,特设小组仍在进行辩论中。我相信,在适当的时候会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设性的结果。

然而,另一问题——如何就交换2级资料的现代可能性作出报告,已得到解决——这是定于明年提交的特设小组的第三次正式报告的一个吉兆。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告诉我,他对于最近在小组中以明确和认真的方式讨

(希尔特纽斯先生, 瑞典)

论了很多有关2级资料的相当困难的问题表示十分满意。

特设小组建议下次会议于1983年2月7日至18日召开。

主席先生, 我现在正式建议委员会注意载入第CD/318号文件的进度报告。

最后, 我要说的是,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埃里克松准备以过去惯常的方式更详细地报告并回答问题, 如果有的话。

主席: 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

如我在这次全体会议开始时指出的, 特设小组的进度报告已经散发给委员会进行审议。在请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发言之前, 请让我通知委员会, 日本代表团提交了今天散发的第CD/319号文件, 该文件涉及进度报告中的一个问题。现在请尊敬的日本代表, 大川大使阁下发言。

大川先生(日本): 我们又一次收到了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的进度报告。我国代表团愿感谢尊敬的瑞典代表希尔特纽斯先生介绍了这份报告, 当然, 还要感谢特设小组的尊敬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准备了这份报告。

我国代表团一直有兴趣地注视着两年前在特设小组内设立的五个研究小组的工作进展情况。日本的一位专家是处理“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全球电讯系统(WMO/GTS)交换一级地震资料的方式和程序”的第三研究小组的联合召集人之一。1980年和1981年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进行的两次一级地震资料交换试验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注意到在新的进度报告中谈到的为了获取更多经验, 特设小组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多的试验, 我国代表团想了解这种试验还需要进行多少次, 才能使WMO/GTS传播地震资料的全球传播系统得以巩固。

我已注意到新的报告中的一句话即特设小组“注意到世界气象组织的意见认为只有当特设小组在正规的基础上利用全球电讯系统, 才可期望在传播方面得到重大的改进”。这句话出现在进度报告的第2页的最下面。

在这方面, 应该指出的是, 我刚才提到的通过GTS的交换试验仅仅是根据与WMO所作的临时安排进行的。我在1982年3月16日的发言中曾请委员会注意

(大川先生，日本)

过这一事实，当时我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正式要求WMO为那个目的授权GTS，在全球传播地震资料中进行合作。正如尊敬的主席刚刚宣布的，我国代表团今天提出了一份委员会文件，阐明特设小组与WMO的关系的背景情况，以及解释为什么需要使这一关系正式化。

关于交换2级资料，我曾在三月份提到近年来在进行此种资料交换的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我并说应该作出努力运用这种新的技术来交换2级资料。我们欢迎特设小组在这方面所报道的进展情况。上周挪威代表团就挪威地震陈列研究所(NORSAR)创始的地震资料交换典型系统作了示范，我们感谢挪威的专家们向我们表演了如何运用他们的系统迅速传播波形的或2级资料。我们还感谢他们的第CD/310号文件。我们希望在特设小组内就应用商定的程序分析设想中的全球交换范围内的二级资料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新的进度报告再一次提到了特设小组的第三个报告，该报告的完成似乎要一年年地拖延下去。我们又听说，特设小组需要进行更多的工作，才能遵循其目前的职权任务，提交一份充分完整的报告。

应该回顾的是，特设小组是1976年7月22日由裁军委员会会议设立的。在此后的六年中，向我们提供了载入1978年3月9日的第CCD/558号文件和1979年7月25日的第CD/43号文件的两个有价值的报告。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收到特设小组的第三个报告的同时，我国代表团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愿知道特设小组的主席是如何展望他的小组未来的前景的。在我这个外行人的思想里，我不可能很好掌握住有待去做的工作的范围，也不知道它需要多长时间，以及特设小组的工作是否正在被每年在技术方面的进展所超过的，以及是否这并不意味特设小组单纯地为了追赶上这种技术的进展需要经常开会。我只希望在特设小组工作的每个阶段中能够将成果放在实际的应用方面不去寻求进一步的尖端化，以及能够使用更多的技术进步，一等它们能够取得时，就将其结合到实施中去。

在希望埃里克松博士和他的小组的尊敬的专家们能原谅我的追根究底的发言的同时，我的确愿意重申我国代表团对于他们多年来作出的最有价值的工作表示深切的感谢。

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说的是，当我们知道我们来自秘鲁的新同事的到达时，我

(大川先生, 日本)

们是多么高兴, 我国代表团愿向坎诺克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也必须说, 我们对印度的温卡特斯瓦朗大使和阿尔及利亚的萨拉赫·贝大使不能再和我们在一起, 以及南斯拉夫的弗尔胡奈大使也即将离开, 我们感到多么遗憾。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我们的这些尊敬的同事们对本委员会的工作所作的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

主席: 感谢日本代表团的发言。第CD/319号文件建议委员会的主席向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提出一项要求, 以便可能作出必要的安排使特设小组能够继续在正规的基础上使用全球电讯系统传播地震资料, 目的是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在载入第CD/319号文件中的要求的基础上, 我想请委员会在下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 提出给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的一份函件草案供审议并作出决定。现在请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 澳大利亚的尊敬的代表斯蒂尔先生发言。

斯蒂尔先生(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代表团欢迎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第十四届会议的进度报告, 并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注意这份有用的第CD/318号文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明显的是, 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对我们的工作有直接的重要性。既然裁军谈判委员会已设立了一个关于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 这一点对所有人来说将变得明显了。那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和他的顾问埃里克松博士已经强调了这一点。作为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的埃里克松博士继续在监察着值得我们全力支持的一项活动, 他本人同样博得了我们的赞赏。

我提请委员会注意第CD/318号文件中的的一些重要问题。但在这样做之前, 我想提醒委员会注意, 它对前一个进度报告的审议, 如3月18日的CD/PV.164号文件中所记录的。未在那份进度报告中反映出的分歧意见已在我们3月份的辩论中发表, 辩论的问题是科学专家小组如何在其职权范围内将很多惊人的有关的技术进步, 包括在国家实验方面表现出的那些进步, 运用到它的工作中去。那些分歧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 但是这是大家坦率地承认并进行了讨论以及找到了妥协。从第CD/318号文件本身可以找到这一证明, 该文件是在没有巨大困难的情况下汇集而成的。虽然文件的第7段作结论时指出还有些问题尚未解决, 但清楚的是, 这

(斯蒂尔先生，澳大利亚)

些问题将来加以彻底的审议，审议的成果会引起委员会的注意。

国家调查是小组进一步发展预计在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中使用的全球系统的科技方面的一个基本方面。在第十四届会议上，挪威展出了可以成为一个国际资料中心的基础的极其灵活而成本又低的硬件。挪威对于如何容易地传播2级资料（即，波形的详细记录）进行了表演，并邀请大家参加例如通过电话连接的计算机来进行此种资料的试验性的多边交换。这种实验值得给予支持。

有关使用国际资料中心的2级资料的其他有价值的工作已由瑞典和美国做了。这一点仍然是有争议的或至少是未予解决的。然而，如果资料中心现在可以使用当初制定专家小组的职权时所设想的更多的情报资料的话，现在正好是利用那一职权来应付这种发展的时候了：这本身也许或不会要求正式的修改。

今天日本大使向委员会指出，有必要由例如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向世界气象组织的秘书长提出要求的方式，来使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电讯系统的一级资料的交换正式化。在这方面，他采取了主动提出了第CD/319号文件。澳大利亚和日本一起是审议通过WMO/GTS进步资料交换的第三研究小组的联合召集人，并且澳大利亚强烈地敦促采取步骤以贯彻这一提案。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第CD/318号文件的第7段中指出了特设小组与WMO/GTS保持更正规的关系的益处。它看到“有必要利用WMO/GTS进行更多的实验以便检验可能的国际资料交换的其他方面”。因而，我们可以预计在1983年将通过这一系统进行一些大规模的资料交换的实验。此问题的紧迫性是明显的。

第CD/318号文件的结束段落设想特设小组的第三次报告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3年会议期间提出我国代表团对这第一次具体规定报告的日期表示欢迎，并希望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在坚守时限方面将不会有困难。毫无疑问的是，明年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会从特设小组对工作所进行详细的报告中得到极大好处。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

我现在请委员们向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提出问题。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认为尊敬的日本大使已经向埃里克松博士提出了十分有趣和探索性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委员会所听他对那些问题的回答会有益处的。

埃里克松博士（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尊敬的日本大使向我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关科学专家小组在世界气象组织的网上从事的试验，提出的问题是：“我国代表团想了解这种更多的试验还需要进行多少次，才能使WMO/GTS地震资料的全球传播系统得以巩固”。

我认为资料交换系统的最后巩固，详细地说应该有待于在正规的基础上从世界气象组织的各线得到全面的经验。世界气象组织遍及世界的网是一个由各个国家部分拼凑起来的混合物；每个国家操纵其本国领土上的那个部分，一个邻接一个。这就使那一系统对变动所作的反应时间相当的长。在过去，我们曾要求在实际试验之前允许在这些线路上传播时间大约三个月，结果证明要从整个系统获得全面和积极的反应，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能有正规的传播的情况，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需要例如6至9个月的时间获得充分的操纵，而那就是要想最终了解该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一个——我不打算说是最后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在此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我想说的是，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现在每年开会两次，并以某种速度产生成果。迄今为止那一速度比核禁试的步伐要快，因此，在等待政治发展的同时，始终会有足够的改进余地。大川大使提出的第二个具体的问题是：“我国代表团愿了解特设小组的主席是如何看待小组工作的未来前景的”。他接着补充了一些关于有待要做的工作的范围的问题和这将需要多长时间，以及特设小组是否被每年在技术方面的进展所超过。如我所说，迄今为止，我认为我们比禁试走得快。如果我们坐等那将会出现差距。科学发展得不是很快；然而技术，特别是在电讯方面的技术却发展得很快。自从1978年以来，技术的进步就是超过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多年努力找出如何能够最好地适应这些新的发展。2级资料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全部记录的问题是一个头等重要和困难的技术问题。它也是一个参加者是否能够利用这些可能性的问题。这是一种十分迅速的发展，这

(埃里克松博士，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主席)

些发展在全球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速度进行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当前，譬如说今天参加者能从这些发展中得益的形势的确是很不相同的。另一方面，相当清楚的是，这种新技术在适当时候，我认为将深入所有的国家。于是，这就促使科学专家小组正在探索，描述和调查的全球资料交换系统必须具有一种更新的特征。考虑到科技方面新的重要发展的特征。再说一遍，这是我们可能向你们建议的任何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我们当然有责任保证使一些适当的更新的特征也包括在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准备第三份报告，因为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在讨论中的我们的专门术语称之为2级资料的问题。我希望这足以回答尊敬的日本大使提出的问题。

主席：我们充分利用了今天上午可以利用的时间，因此我建议全体会议暂停在今天下午3时复会，那时埃里克松博士将答复一些更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将听取发言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发言者的发言。全体会议休会后我们将召开非正式会议，这是委员会根据议程项目2和7提出的提案在今天要召开的会议。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全体会议散会。

下午1时零5分散会，下午3时复会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0次全体会议现在复会。

是不是请那些向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提问题的委员会成员现在提问。

萨朗（印度）：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你对埃里克松博士的澄清表示感谢，特别感谢他在回答尊敬的日本代表的非常中肯的问题时所作的澄清。但是，应该承认，埃里克松博士在发言过程中提到的两点看法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有点担心。我能不能这样说，他似乎想说明，事实上，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已取得很值得赞扬的进展，但是核禁试条约的政治谈判似乎进展很慢，看来他还想说明，拖延实际上是在核禁试条约的政治协定方面，因此，在这段间歇期间，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将继续考

(萨胡先生，印度)

考虑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情况。不知怎么使我有这样的印象，好象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并不着急，因为核禁试条约政治范围的谈判无论如何不会一下子就结束。这是我国代表团感到有点焦虑的事，因为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把我们卷进一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是不是核禁试条约的政治谈判的拖延是因为科学专家小组没能就建立一个全球地震监测网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或者是不是全球地震监测网实际上要到遥远的将来某个时候才能制定是因为无论如何核禁试条约的谈判看来不会取得什么进展呢？就我国代表团而论，核禁试条约的政治谈判与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正在进行的工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经常被告知，早日结束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将大大促进核禁试的政治谈判。可事实上我们现在得悉，该小组的工作总好象是一项同核禁试的政治谈判平行的、没有太大关系的工作。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这个小组，即科学专家小组的唯一存在理由就是为早日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利益服务。除此之外，对它的存在没有别的合理解释。如果我国代表团一旦相信科学专家特设小组是在真空中进行工作——即进行的工作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得说明，我国代表团就必须检查它对这一专家小组未来职能的整个态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此我希望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主席有可能澄清这一点。我并不认为在看不到一项核禁试条约的情况下，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可以根据以下设想进行工作，即认为它的工作象现在这样子是很开放的；它能继续考虑正在取得的每一项技术或科学的进步；或者我们就去参加这样的核禁试政治谈判，其间同事们会问我们：在核查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怎能有一项核禁试条约呢？这决不是我们愿意面对的情况。如果科学专家小组的主席能对他的小组据以进行工作的设想作出解释，我将感到高兴。就我们所知，已经有了某种关于全球地震网的设想。我想这种设想是在小组建立的时候就拟定的。我认为第CCD/558号文件已列有十分明确的参考性条款，阐明专家小组的目的。专家小组距离达到这个目的有多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对此可以非常简单地作出答复。同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进入这样的争论，即如果看不到核禁试条约的前景，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就能没完没了地花时间工作。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好，感谢尊敬的印度代表提出的重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

要问题。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现在是根据1979年载于第CD/46号文件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在进行工作。文件指出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特设小组应继续为将来可能规定是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的措词进行工作。文件接着指出，这项工作除别的以外应包括：进一步拟定预知这一全球性制度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进一步发展并在审查和分析国家调查时进行合作试验的详细指示，这些国家调查也已基本上证明是致力于科学知识和技术前景方面的新问题和新进步的。因此，我们现在当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试图改进我们在第CCD/558号和CD/43号文件所论述并向委员会提出的制度，在这方面我们的职权范围在形式上是不受限制的。当然，科学专家小组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即我们每年在这里日内瓦开两次会，在这两次会议期间，一部分专家与他们的同行进行通讯，并把调查结果收集在一起，起草报告的某些章节。如果核禁试条约进入预知的实施阶段，那末，科学专家小组当然可以加强它的工作；我觉得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困难。在我提到的报告中，该小组在过去已经推荐了全球性资料交换制度要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些报告的材料中有几个方面——当然不是在所有方面，只是几个方面——由于技术的飞快发展以及科学上的某些发展现在已过时了。因此，我们应该力求在未来报告中包括这些新成果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现在正按我刚才说过的步调去做，但是如果出自政治考虑，要求取得非常快的结果，那我完全有把握说，那些有专家在这个科学小组进行合作的国家就会指示他们，要他们把比现在多得多的时间投入这一任务。也许我可以指出，少数代表团事实上已让它们的专家把全部时间投入这一工作了，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还没有做到这个程度。这些科学家只是以一部分时间参加这些调查。我认为这反映了实际情况。根据我的理解，从核查的角度讲，同时就特设小组的任务看，这种情况不会妨碍一项核禁试条约的缔结。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在提问题之前，我愿意和其他成员一样对埃里克松博士代表我们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工作以及他在现在这样明确无误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表示钦佩和感谢。我事实上要提两个问题。

首先，既然建立了核禁试问题的工作小组并正在进行工作，有些代表团就提出什么是科学专家特设小组同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正式关系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各种各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样的建议。显然，最基本的问题是科学专家小组应在被要求时能就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并应达成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相互关系。埃里克松博士，在你最近举行的会议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你和你的同事对关系问题——一种最适宜的关系——手头有什么现成的意见？

其次，今天上午你在回答大川大使时指出了在2级资料范围的迅速技术发展，你还强调指出了这些新的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但是你也指出，各国从2级资料取得充分利益的能力将视它们自己的发展情况而有所不同。埃里克松博士，现在我们得悉在春季会议和这期会议期间，如何在报告中反映2级发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争论。可看出，与原先提出的报告案文对照之下，为了降低2级资料的重要性，或者甚至为了取消它，某个特定国家集团已提出了几项修正案。我们都知道你的小组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案文达成一致意见时遇到了困难。埃里克松博士，我提以下问题：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们作为专家，对于明显地不愿意按照2级资料的实际价值来看待它们的原因是怎么想的？你是否认为这是因为提出这些修正案的国家集团的技术结构不是那么先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因为这种资料可为先进的国际核查制度在这一领域提供如此巨大的潜力而出自本能地不愿意使用2级资料的潜力？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委员会的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同科学专家小组的关系问题。当然，其主要关系，根据科学专家小组的规定，是就资料交换的具体问题提供协商一致的报告以协助各国对核禁试条约的监测，这并不包括核禁试条约的整个核查范围，而仅仅是核查的一部分。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最近几年的情况已产生一定的操作方式、一定的传送结果的速度，以后还得这样，如果按照设想的那样，我们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按原来的想象提供一份介绍这一制度的一些改进之点的第三个报告，那我当然希望把事情办好，至少要为核禁试条约复杂的核查制度提供某一个组成部分。工作进度是比较缓慢的，因此，如果你认为该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要答复本委员会或其工作小组的问题，那么关于如何答复的问题——如果我非常拘于形式的话——只能在2月份向小组提出，因为小组在那时候开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问题不是很实际的。另一方面，我认为该小组的存在和它的活动已造就了一批专家，他们现在已相当熟悉核禁试的核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

查问题。小组在这方面已有20至25名各国专家。我认为，至少在目前，只要这里的各国代表团或它们的政府很好利用它们自己专家的潜力，这是利用这些专业知识的理想办法。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是利用这种潜力最好的办法。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你在第二个问题中主要是问：我们为什么在2级资料上遇到了困难。这有几个原因，我个人也很关心急于了解清楚。因为困难显然很大，就我现在所知，是有几种因素造成的。有两个因素我今天早些时候已提到了，首先是这些技术发展中有些是全新的、很惊人的，即使对一个科学家——一个技术专家——来说，也得花一些时候才能熟悉这种可能性。其次，要享用这些只在原则上存在的技术可能性，在不同的国家情况是不同的，可能性的情况如何或怎样享用它们，这在很大程度上来看是个国家机构问题。而这些方法就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已解决了的，我们这里的工作管不着。在少数国家如挪威，这种技术恰巧很容易取得。在我国情况也是一样。其他有些国家至今尚未决定怎么做，这一情况使我们的工作产生了真正的困难。我们这个小组要就一些确实非常难于寻求一致的问题提出协商一致的报告。其次，也是我们在这次会议期间取得的成果，就是说有专家参加科学专家小组的国家对于它们打算怎样利用资料交换的问题颇有不同的看法，这一点在这期会议期间表现得很清楚。在我看来，这说明了为什么最近以来很难就下列问题达成协议，即当这一资料交换在核禁试条约之下起作用时，这些可能性将如何利用的问题。这对某些国家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这倒是我们必须尊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政治决定——如果有任何政治决定的话——作出以后才能把讨论继续下去。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我无从知道。但是在今年我注意到科学专家小组在讨论这些颇为微妙和困难的问题时是实事求是的，也是中肯的，这使我感到非常满意。我想这种情况在今天上午瑞典的希尔特纽斯先生的发言中已反映出来了。我还认为，我们仍有希望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建设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菲尔兹先生（美国）：主席先生，我已看到专家特设小组的进度报告，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埃里克松博士对向他所提问题的答复。在该特设小组举行的14次会议期间，美国的参加者曾向我报告说，象往常一样，埃里克松博士指导该小组进行工作中的耐心和坚定是小组工作取得进展的基本原因。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向他

(菲尔兹先生, 美国)

表示感谢。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埃里克松博士担任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顾问, 并相信他的参加会支援两个小组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认为, 委员会应认真考虑该特设小组的进度报告记录。使我感到鼓舞的是有这么多个国家参加, 同时还提交了不少报道各个研究小组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有意义的文件。世界气象组织的宝贵作用由于该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也得到了反映。埃里克松博士, 如果更多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在本委员会派有代表的国家, 参加到这个小组的话, 是不是更有利于该特设小组的工作呢? 我国代表团似乎觉得, 更多的国家参加不仅扩大地理范围, 而且增加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 从而会全面地提高该特设小组的效率。我们将尊重你阁下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本委员会的成员们记得, 今年3月我曾表示担心, 该小组在准备它给委员会的第三次报告时, 由于在它职权范围内准许干什么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遇到了困难。与此同时, 我曾指出, 专家们在纯粹属于科学性质的问题上没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当然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地注意到, 这份进度报告对地震和数据传送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有比较全面的描述。所以得知这些技术都是由于许多国家向小组作出贡献的结果。遗憾的是, 专家们迄今未就这些发展对国际资料中心的重要作用的意义达成协议, 这些资料中心是按全球地震资料交换的制度而设计的。

我国代表团仍然认为, 我们对科学专家特设小组规定的职权范围——按该职权小组应指引“这一全球性制度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的用意就是要求充分计及科学和技术等有关领域的进步, 以便确保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能尽可能有效和富于成果。我相信这是在坐大多数代表团共同的意见。埃里克松博士, 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呢?

在这儿我可以补充指出, 在这次会议上,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远距离迅速传递大量地震资料示范使委员会得益不少。多亏挪威政府, 它极大地促进了该特设小组的工作。在万国宫建立了一个价格不高的轻便资料总站并在国际电话线路上, 包括卫星线路上交换了资料。这些资料包括来自美国和挪威的, 特设小组列为2级资料的真实震波图。资料是在一架电视监测器上向许多代表们显示并同时储存在一架微型计算机里面的。毫无疑问我们能很大规模上分享波型资料。先生, 你同意我的意

(菲尔兹先生, 美国)

见吗?

这些进步应在特设小组预期的第三次报告中充分地向我们报道。这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必要, 报告也应包括对那些专家们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的叙述。

我认为委员会应进一步考虑这个特设小组的未来活动。有些代表团已经开始在这里和在讨论核禁试条约的核查和遵守问题的工作小组提出过这一问题。该特设小组的第三次报告~~将~~为使人集中注意这些意见提供一个基础。假如在报告发表以前还未做到这一点的话。

最后, 我要再次指出, 我国代表团欢迎特设小组的进度报告, 我们今后要继续支持这个小组进一步工作。

我们很愿听取埃里克松博士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感谢他对其他代表团所提问题的答复, 并预先感谢他答复我的问题。

埃里克松先生 (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 好, 菲尔兹大使的第一个问题是: 假如更多的国家, 特别是那些在本委员会派有代表的国参加了这个小组, 是不是会促进这一特设小组的工作? 这一问题是在同国际气象组织合作的前提下提出来的, 但是我认为这是比较一般的问题。当然, 从地文观点看, 地理区域的增加, 特别是包括南半球, 这是很重要的, 因此科学专家小组会竭诚欢迎地球上这一地区有更多的国家参加。有更多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成员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参加肯定会扩大我们进行讨论所需要的科学专门知识。在这里我愿意提醒大家, 在开始时, 就有一些不是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派了专家来参加会谈, 同对他们在科学专家小组享有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的完全平等的地位。挪威就是这类国家的一个例子。正如大家知道, 这个国家一直在作出贡献。关于参加的问题也还有第三个方面。在我看来, 我们在这个科学小组的工作是处在介乎应用科学和一项核禁试的所需的政治考虑之间。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 参加者的增加, 特别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国家的参加将有助于我们对下一问题之了解: 我们的科学试验的政治局限在什么地方。因此, 这实际上就是对尊敬的美国代表作了肯定的答复。

菲尔兹大使的第二个问题是问我是否也认为应在我们的建议中充分计及科学和

(埃里克松先生，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主席)

技术在有关的领域的进步。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同样的问题是，要把这些进步插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不单是科学，而且是受政治目的和条件限制或规定的科学。正如我在答复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韦格纳大使时所指出的。

第三个问题是我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即毫无疑问我们能大规模地分享波形资料。在原则上毫无问题这是可能的；这方面的技术是大家所知道和理解的，而且这种技术越来越容易得到。在这里我愿意就2级资料的讨论作一点澄清。就交换2级资料而言，科学专家小组在怎样报告的问题上已能达成一次谅解。这一谅解是在最近这期会议上取得的，因此还有待于补充到报告里去。

最后，菲尔兹大使说第三次报告如有必要也应包括专家之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些问题的描述。在目前的进度报告中，有一段叙述指出在一些讨论或调查的重要领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我认为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必要时可预期在第三次报告中会包括类似的陈述。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我希望一切都能圆满解决，而不需有这样的保留内容，但是我现在看到对某些项目会有这种可能性，即可能会在报告中作出这样的保留。现在我已结束对菲尔兹大使所提问题的答复。

萨朗（印度）：主席先生，我想通过你对埃里克松博士就我提出的某些问题给予澄清表示感谢。我应该承认，事实上他所指出的东西确认了我们开始时有过的怀疑。从埃里克松博士所说的话来看，好象是说拟定一次全球地震监测制度的进展之被搁置正是由于某些国家缺乏政治意愿——就是说如果这些国家对缔结一项核禁试条约怀有真诚的愿望，专家小组的工作就会更加紧地进行而告一结束。

我想提的第二个意见是关于把最近的技术和科学进步纳入专家小组工作的问题。从埃里克松博士所说的话看来，在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实际上正以较快的速度使已经取得结果过时，在我们看来好象这样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好事倒变成了坏事。就我们来说，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符合于我们目标的制度，那就是适合于核查核禁试条约遵守情况的制度。我认为，如果专家小组愿意在明确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它必须比较好地了解裁军谈判委员会认为适合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明确规定的范围，小组的工作就会带有无限定的性质，我必须指出，我国代

(萨朗先生，印度)

代表团不同意小组的职权范围在事实上承认它的工作具有这种无限定的性质。如果这是对小组职权范围的解释，那末在事实上它就不会是一个拟定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国际合作措施的小组，而是一个纪录地震领域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情况的小组，如果它的工作就是后者，那么我国代表团就要真的并非常严重地怀疑这个小组对我们核禁试谈判的价值了。

主席：我建议在下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进度报告以后，在8月31日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也即在一周后，通过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建议。

按照委员会第180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现在请尊敬的塞内加尔代表，瑟纳大使阁下发言。在此之前，我要向他作为委员会内一个兄弟的非洲国家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他在一些重要岗位上以及在他杰出的政治生涯中（他曾担任几个内阁职务）取得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将无疑会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现在请您发言。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在八月份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对此，我个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极为满意，你可以想象，对象我这样的非洲人来说，看到由非洲大陆上的一位杰出的儿子、友好国家的一位公民来指导这一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工作，我会感到多么的自豪。在这方面，今天你所肩负的重任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这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联合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大小，来审议和谈判裁军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也是真正裁军的进程大有希望的一种迹象，因为这一进程是由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从事和实施的。

我还愿向前任主席、尊敬的日本代表表示祝贺。我相信，你将会象他那样出色地完成你所继承的繁重工作。

最后我愿感谢各位大使、委员会各成员国及其代表团，他们通情达理地同意我国参加这一机构的工作。我们保证，我们将尽力不辜负对我们的信任。

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是继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召开的。这次特别联大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是令人失望的。从逻辑上说，继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之后本应通过一份综合裁军方案，但是这份方案又送回裁军谈判委员会，而方案中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的“方括号”可能比大会审议之前还要多。这就是惨重失败的证明。我们不应对此一失败掉以轻心，否则，如果我们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再一次推动裁军谈判的话，我们就会忽略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严重后果。

毫无疑问，人们常常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失败的原因之一归咎于大国间关系的恶化和在国际关系中进一步地诉诸武力。

这一评价不是毫无根据的，正如一些人在这里发言时所说的，因为军备竞赛是一种疾病的症状——我们这一时代的病症。它是世界上各种冲突、政治紧张局势、权势斗争、以及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侵犯人权行为的表现。正如人们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常常提及的，在政治的真空中是无法采取各种裁军措施的。实际上，当武装侵略、干涉、占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经济剥削仍在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时候，期望在裁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是过于乐观的想法。此外，可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令人失望的结果中汲取的一个教训是：在实施各种裁军措施的同时，有必要检查加强国际安全的方式方法。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必须审查一下我们对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因为大国之间的缓和已处于危机状态，例如今天南、北对话陷入僵局。同样，鉴于频繁不断地通过代理人在第三世界发动武装侵略和战争，这种形势必然会对裁军谈判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国际社会中的成员，特别是各大国，必须紧迫地作出更大的努力，以加强《联合国宪章》中设想的集体安全体系，并积极促进设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裁军、安全与发展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应成为裁军谈判进程中的部分内容。

塞内加尔一贯采取这种态度。自从塞内加尔获得独立以来，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设法帮助改善国际气候，以期所有各国人民的和平、安全、合作和经济发展将成现实。

塞内加尔把黑非洲文化的各种美德，如进行对话和实施宽容，作为对它的鼓舞，它同国际社会一起作出了种种努力以保证和平解决纠纷，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维持和平的行动，并和其他邻国一起设法促进信任、相互谅解和区域性合作的气候。

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在进行全球裁军谈判的同时，某个次区域或区域的国家设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法消除它们之间的分歧，以便共同为其本国人民的经济、社会进步谋福利，那么这将大大有助于裁军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设法通过一种次区域和区域性的办法来帮助缓和我们所处的西非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且帮助建立一种信任与和平的气氛，这将有益于巩固我们这些新生国家的独立和经济进步。

同时，我们并不由于采纳了一种限制军备的区域性方法而就忽略各种裁军问题基本上都具有全球性质。相反，我们坚信，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消除核危险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付出同样的精力来实施这两种方法。

我们在评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时，之所以要强调裁军、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因为我们希望由此可有助于采纳一种方法，它将有可能给裁军谈判一种新的推动力，并重新肯定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虽然各国代表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求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获得成功，但是这次会议确实是在不利的时候召开的。

毫无疑问，是超级大国之间再度紧张的关系使得人们无法在这方面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继1980年的第二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失败之后以及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后，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来打消以下这种印象，即主要的核国家不愿履行其对国际社会所作的开始认真谈判核裁军的承诺。

因为，对现有的限制军备条约和保证履行到什么程度对缔结和签署新的协定而言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超级大国履行了它们自己的义务，就将能够较好地说服其他的核武器国家参加裁军进程并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届会议是在裁军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召开的。超级大国现在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表现出履行其在第一届特别联大上所做保证的决心，并在联大所设想的谈判中进行积极的合作。

只有在核裁军的领域中，超级大国才可以最好地证明七月份在纽约发生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因为自从通过了《最后文件》以来，核武库的规模变得大得多了，军备竞赛也有增无减。

今天，军备竞赛导致了各种武器的大得难以相信的积累，武器的令人生畏的破

(透纳先生，塞内加尔)

坏力也在不断提高。迄今为止这后面的一点尤为重要。各大国在武器质量方面的军备竞赛是军备竞赛本身的真正动力。这种竞赛的基础是利用技术发展来制造愈来愈厉害的武器。正如联合国在关于军备竞赛的经济、社会后果的报告中所强调的：“六个主要国家的军费开支不仅占世界军费开支的四分之三，而且在实际上占了全部的军事研究和发展项目以及所有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的出口。军备方面的所有重大发展都来源于此，并从这里扩散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尽管时间滞差或长些或短些。”军备竞赛正从少数大国的中心扩展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自然环境之中。

军备竞赛不符合我们这一时代的要求，因此它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一方面，同某些人所说的完全相反，军备竞赛使得世界越发不安全，这样就不断地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另一方面，军备竞赛在正当人类面临着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之际造成各种资源的极大浪费。

显然，苏联和美国拥有的成千核弹头的存在给世界造成了核战争的持久威胁，特别是因为这些核弹头的爆炸力是广岛炸弹的一百三十万倍，可摧毁地球好几次。

目前，武器的这种大量积累是所谓的“恐怖均衡”的脆弱基础，这种平均保障了战后时期核和平。但要证明这种和平是多么的不牢靠是并不困难的。此外，众所周知，超级大国漫不经心地部署的几千枚导弹是很容易发生技术故障的，而这就有可能导致一场意外的核战争。这绝不仅仅是猜测。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在过去30年中共发生了125起核意外事件，也就是每两三个月就发生一起核事件。因此，人类的命运似乎是系在一条极细的线上，完全听任最微小的技术故障的摆布。

此外，迄今为止，尽管恐怖均势不管怎么说总算毕竟防止了在大国间爆发武装冲突，但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推动力以及一种新理论——即部分地和有限地使用核武器的理论——的出现，这种恐怖均势正在遭到破坏。到目前为止，显然在使用核武器方面迄今采取的克制行为是与肯定会共同毁灭的前景有关的。

只要潜在的侵略者确实知道其对手即使是在首先遭致攻击的情况下也总是会进行反击并摧毁入侵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城市，那么核战争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这种必然性正在日益减少，这是因为最近在运载工具的精确度方面取得的进展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把准确度提高到10米之内，这样就有可能销毁敌方储有弹道导弹的导弹仓库从而消灭敌人的反击能力。因此，这一前景就使得一场核战争——我不说多半会——肯定会有爆发的可能。我们不愿爆发一场核战争，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然而，运载工具的准确性并不是导致核战争概率增加的唯一因素。又出现了种种有关有限核战争的新理论。如，据某些消息说，一个超级大国正在认真考虑为一场长期的核战争做准备。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的话，那么这肯定会大大降低爆发核战争危险的临界度。此外，若有某些个别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政权获得了核技术，那也会造成核战争的危险。

谁能保证千方百计想获得核武器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某一天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武器时会有所顾忌？该政权顽固地维持其万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本身就表明一旦它掌握了原子武器，就可能会鼓舞它设法冻结南部非洲的形势。的确，任何新的武器都无法阻挡历史的前进，因此该政权只能是自欺欺人。然而，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如果允许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掌握原子武器，其结果将会对整个地区的战略心脏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事实上该地区只想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

在第一届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非洲国家都对这一问题表示焦虑。在第一届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南非发展或获得核武器。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将作出一切必要努力，防止这种危险可能性的发生，特别是要禁止在核领域中发生可能会使南非获得这种武器的勾结行为。

正是我提及的这些核冲突的危险，使得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核战争变得如此的紧迫。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印度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的提案。事实上，核武器国家最近已提出了几项重要提案。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意到苏联和中国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提案。当然，这种单方面的声明还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我们希望其他的核武器国家将认真研究这些提案，以便通过各项限制或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具体建议。

毫无疑问，核武器最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然而，尽管超级大国之间的谈判已达十年之久，但是仍未在削减武器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因此，鉴于核灾难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应该就停止制造核武器和逐渐削减这类武器的储存开始谈判，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才支持21国集团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工作小组的提案。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了解美、苏目前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的真正价值。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核裁军问题不能完全由核武器国家控制。因为实际上，鉴于威胁着全世界和整个人类的核灾难具有普遍性，因此有无核武器国家参加的多边谈判进程仍然是必要的。

我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我们还愿在这里强调指出，核武器国家仍然未向可成为核威胁或核攻击受害者的无核国家作出充分的保证。1968年6月19日的安全理事会第255号决议在下一点上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决议中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了载入《宪章》的义务外并未承担其他义务，它们也没有规定任何具体的程序。我们知道，一项安全保证的有效性在于这种保证能防止侵略的能力而不是在侵略发生后进行弥补的能力。我国认为，当核武器的扩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之际，裁军谈判委员会应继续研究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安全保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了法国就这一问题所发表的宣言。这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它可以导向采取措施，规定由所有核武器国家作出充分的消极保证。

然而，在反对使用核武器方面唯一有效的保证是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同时，还必须采取有效步骤停止和逆转军备竞赛。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开始实施《最后文件》第50段的时候也许已经来临。

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将停止从质量上改进和发展各种核武器系统，缔结这项条约的审议工作已进行了将近25年。

造成拖延的各种原因都是违反所有的常识的，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继续进行核试验并不能加强超级大国的安全，另一方面，这一问题的所有科技方面都已获得充分探索，若要达成最后协议，现在需要的仅仅是作出一项政治决定，正如埃里克松先生在几分钟之前所说的。

此外，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在作出保证永远不再继续进行所有的核武器试验爆炸的20年之后，部分禁试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仍然处于谈判阶段。在三边谈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判进行若干年之后，这些国家尽管作出过保证，但仍然无限期中断了它们的谈判。因此，裁军谈判委员会其他成员终于提议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这是值得大大称赞的。小组的有限职权不应妨碍在适当的时候对条约的范围等问题进行审议。当然核查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忘记这一问题的实质主要是政治性的。

正如在根据大会第34/422号决议而撰写的报告中所说的，看来对彻底禁止核试验的遵守情况进行核查不再是一个障碍。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不必再把核查问题——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作为不履行在国际社会面前所作的某些庄严保证的借口。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具有这种优先地位，进一步地拖延将会带来政治危险性。

当然，如果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将参加这一工作小组的工作，那将是较为理想的。国际社会知道应该由谁来承担拖延缔结全面禁试条约的责任。然而，我们希望当在草拟条约的工作取得进展时，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将可能参加工作小组的工作。

在本届会议议程上的另一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主要问题如下：即，全面有效地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所有的化学武器并销毁这类武器，根据《最后文件》第75段，这是实现裁军的最为紧迫的措施之一。

为此目的，进行了如此之久的谈判必须最后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委员会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已收到各种新的提案，这将再一次推动谈判工作。我们希望，不久将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解决同纳入一条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条文有关的和核查禁用条款有关的各种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不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问题表示敏感，因为在过去二十年中，某些人用化学武器来镇压在非洲和亚洲的那些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

因此，公约草案在范围方面应尽可能地广泛，以包括化学武器产生的各种主要的问题。

《最后文件》在第80段中指出，为了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应根据《关于各国探索和使用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的活动的原则条约》的精神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反卫星系统的出现使得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危险性变得更大了。鉴于卫星可在通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讯联络、气象和航海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外层空间变成军事对峙的领域。

在这方面，又是由于苏、美双边谈判未能取得任何结果，只好由委员会来负责处理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设立外层空间工作小组的提案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小组可协助委员会审议谈判有效协定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问题。

我在结束发言之前，不得不提及下述问题，即军备竞赛消耗了大量资源，以及对发展，特别是给最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

这一问题虽然不包括在委员会1982年夏季会议的工作计划之中，但是无疑仍留在议程中。

的确，用于军备的各种资源的数量同用于满足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资源的数量形成了一个可悲的对比。

仅例举几个数字就可更清楚地证明这种浪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鉴统计，1982年的世界军费开支总额为6千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上所有最贫困各国人民的总收入的四分之三。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军备竞赛耗费了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1975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人们正在为无效地追求安全而耗费巨大的财政资源，而与此同时却有5亿7千万人民营养不良，有2.8亿人民没有清洁的饮水，还有10亿人享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如果我们记得世界卫生组织在10年的时间内花了8千3百万美元以从世界上消灭天花的话，那么军备竞赛造成的这种荒谬和悲剧般的浪费就更为明显了。根据联合国有关军备竞赛的社会、经济后果的报告，这笔钱还不足以购买一架战略轰炸机。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会看到各种资源的浪费还不仅仅限于财政资源。大量有技术的劳动力被转用于各种主要是非生产性的活动之中。军事研究项目耗费了全世界研究发展资金的百分之四十，在这些项目中雇用了40万工程师和科技专业人员。就连环境也蒙受其害。当人们使用饱和轰炸、燃烧弹和化学武器这类新的军事技术时，它们会对生态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害。此外，军备部门过多地消费了各种无法再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重新使用的资源。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证明我的论点：在世界上每年为军事用途要消费7亿至7亿5千万桶液体碳氢化合物，这相当于整个非洲年消费量的两倍。这一浪费主要是由少数国家造成的。1977年，北约和华沙条约各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开支的百分之七十一，而第三世界的军费开支为百分之十四。虽然第三世界的军费开支确实在增长，因而使用于经济发展活动的宝贵资源有所减少，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北约和华沙条约各国的经费却并未有所减少。

军备竞赛对国际贸易，发展援助和技术转让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实际上，构成军事大国思想基础的战略考虑导致了国际贸易方面的各种限制和歧视。因此，原材料、先进的技术和重要的货物都被称之为战略产品，并由此要对其作种种限制。显然，这些作法不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这种新秩序的基础是所有国家在无歧视的情况下可自由地享用资本、原材料和技术市场。

军备竞赛还给另一个领域带来消极影响，这就是发展领域。各种战略、政治考虑阻碍了军事大国的发展援助，因此这种援助一直是不充分的。用于发展援助的资金才占世界军费开支的十四分之一，而且数年来没有变化。发展战略中规定的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七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然而，军事大国若仅仅贡献出其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五，就可以把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援助从目前的百分之零点三二提高到百分之零点七的目标数字。

在联合国关于裁军和发展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些看法。报告中特别指出，军备竞赛的继续只会导致对抗的循环，互利合作前景的衰落和减少所有国家的发展可能性。另一方面，旨在促进发展的政策将会扩大缓和的基础，并将会把南、北对话置于更有希望和恰当的范围之内。因此，必然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各种益处。

最后，我愿简单谈谈提高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效率的问题。我们认为，委员会在目前情况下比1978年之前的那个委员会要民主。然而，仍然存在着同过去一样的根本问题。超级大国是否愿意根据《最后文件》第28段，允许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大小，参加裁军谈判呢？只要它们不改变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争取民主化的斗争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只有所有的人认识到并实施裁军谈判民主化的原则，裁军谈判委员会才能够发挥其应起的作用。既然裁军是一种政治性的进程，就必须

(瑟纳先生，塞内加尔)

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这一问题，我们一定不能受下述思想的诱惑，即认为如果把主要侧重点放在技术问题上，我们就可以成功地解决存在的各种带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我们认为，正如瑞典和印度的代表已指出的那样，在审议增加委员会成员国这一问题时，应根据这样一个基础，即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发表其对裁军谈判的看法，同时要考虑到阻碍委员会提高工作效率的真正问题所在。

根据《最后文件》第120段、大会第36/97J号决议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5段和第62段，关于有限地增加委员会成员的各项提案已得到广泛的支持。

因此，我们希望委员会将能够就此提出一项适当的建议，当然要考虑到公平的地理分布的原则。

过去，由于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参加了各种裁军谈判工作，因此已使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精神，使得集团体系中固有的对抗态度有可能发生松动，以及最主要的是鼓励了大家继续致力于裁军事业。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应通过其日益广泛地参加裁军谈判，继续发挥这种起缓和作用的影响。

人类从最早之时就幻想着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一幻想可追溯到创世初期。今天，这一幻想是我们在这一委员会中进行辩论和从事各种活动的目标，我们在委员会中设法通过谈判和对话来寻求缓和对抗的方法，以便确保人类今后的生存。我国保证动员一切创造力，设法为这一共同的努力作出微薄的贡献。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人类的天才产生了大量科技发现并且以此丰富了人类的文化财富和普遍的财富，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类若要生存下去并在今后继续在地球和宇宙间存在下去，那么，上述努力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感谢尊敬的塞内加尔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通过你向秘书处提出一个问题。我的疑问是关于今天分发的、13页打得密密麻麻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的第CD/314号和第CD/315号文件。正如我们一眼就看出的和发言人在向我们介绍这两份文件时所说的，这两份文件是该国代表团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冗长发言的节录。现在我注意到我们大家都收到了这些文本；我们在卷宗中都有这文件；如果我们想看的话，我们随时都拿出来。我的问题是再次分发这些文件想得到些什么好处，据我所知该文件以各种文字印发了将近一千份。我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正处于联合国的预算奇紧的时期，而分发这些文件的代表团又是十分坚定地坚持预算零点增长的。当然，我根本不想就任何代表团分发其愿分发的文件的权利提出异议，但我希望秘书处对我作出澄清，即做一个小小的统计，如果所有40个代表团都准备在委员会上再次分发我们在第二届特别联大上的发言，那最终需要多少经费。为了表明我不想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如蒙私下对我国代表团作出答复，我将不胜感激。

主席：感谢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我将劝秘书处采纳后面这一项建议。现在我请尊敬的秘鲁代表发言。

坎诺克先生(秘鲁)：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因此请允许我说，秘鲁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你，一位同我国关系极为密切的国家的尊敬代表，在八月份指导我们的工作。我得知，在已渡过的本届夏季会议的这段时间内，我的各位同事已对你以干练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方法领导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赞赏，并把你看成是大川大使的最称职的接替者，同时秘鲁代表团清楚地知道大川大使的各种功绩。

主席先生，我在发言中首先要感谢你对我所说的一番友好的欢迎词，而且很多新同事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也向他们表示感谢。我已知道，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各种国际机构中一个独特的论坛，我感到高兴的是，今天我本人可以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我所感到的委员会是在个人间和衷相处的气氛中进行工作。我坚信，这种气氛为人们设法寻求调解一系列不同利益的方法奠定了尽可能最有利的的基础。

对于我来说，我极为愿意履行我作为秘鲁驻本委员会代表团团长的职责，同其

(坎诺克先生，秘书)

他代表团一样保持高度的知识水平，并且象我的前任、巴尔迪维索大使那样熟练地工作。我愿代表巴尔迪维索大使向委员会各成员国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他最近离任时所说的友好的话。我将努力保证：根据其基于维护法律和反对专横的外交政策的一般作法，秘鲁将继续在行动上和原则上对全面彻底裁军的事业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我知道委员会正在渡过一段困难时期。在此期间，在委员会的内外人们都对委员会本身产生了怀疑。显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没有取得积极结果，这只能助长人们产生这种疑问，而且似乎正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我们不仅不确切地知道我们是些什么人，而且不知道我们想成为什么人。

隐藏在这些疑问后边的真正成为大问题的东西是委员会的谈判能力。我们都承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但是在冗长的四年时间内，委员会未能就一个谈判论题取得圆满的结果，甚至未能就其职权范围内最优先项目中的种种问题开始谈判。

因此，在就优先项目，即重要问题，设立工作小组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一事是并不令人意外的，虽然这是令人感到不安的。人们也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还存在其他一些虽已纳入议程但甚至未对其进行讨论的项目，如“裁军与发展”或“常规裁军”。在这方面，人们同样不感到意外的是，委员会设立的三个工作小组已决定在本届会议期间不进行工作，或者在今天只就一个问题进行名符其实的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时将主要旨在维护委员会的谈判能力，换言之就是委员会的本质，并积极促进各种条件，以便使委员会有可能有效地在委员会内谈判主要问题。

我们高兴地得知，我们将在我上面提及的这种个人间友好相处的气氛中作出种种努力，这种气氛是委员会工作的明显特点，我认为，它也提供了鼓励今后谈判的最有利的条件。

主席：感谢坎诺克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在我宣布这次全体会议休会之前，我愿提及委员会将在5分钟后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继续审议议程项目2和项目7下的各种提案。

(主席)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
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4时55分散会。

×× ×× ×× ×× ××

第一百八十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26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博伊德小姐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

吴丁觉兰

吴丹吞

(注: 缅甸语中,“吴”已是尊称, 不必再加“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锁开明先生

古巴: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普谢克先生

埃及: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意大利:

日本:

哈桑先生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萨朗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希达亚特先生

扎希尔尼亚先生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南吉拉先生

基博伊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加先生

阿德波来先生

乌克吉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秘鲁:

卡诺克先生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梅列斯卡努先生

帕纳特先生

多加鲁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伯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约南格女士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季麦尔巴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加伊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夫人

非成员国代表

爱尔兰:

海斯先生

麦克多纳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82次全体会议开会。

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议程项目1，“核禁试”。但是，各成员国想希望就其他与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问题发言的话，可这样做。

首先，请允许我回顾一下，在上次全体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了第CD/319号文件，内涉及就利用全球通讯系统向世界气象组织干事长提出要求的问题。正如我当时所说，我已要求秘书处就此问题散发一份致世界气象组织干事长的信件草案，供委员会审议和作出决定。这份草案载入第73号工作文件。我们将在下次全体上一起处理这分工作文件和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报告。

今天的发言者名单上有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比利时、中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和爱尔兰。

我现在请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维伊沃达大使阁下发言。

维伊沃达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另一位同事、南斯拉夫的弗尔胡奈茨大使的离任表示惋惜，他是我的一位很好的老朋友，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与其保持着非常良好关系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我们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并祝愿弗尔胡奈茨大使在今后的活动中一切顺利。

议程项目1“核禁试”确实是一个最高优先的问题，它不仅是我们这个多边裁军谈判的主要国际机构所关怀的中心，也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怀的中心。联大的许多决议都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其中包括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该文件的有效性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上得到了重申。

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的核武器试验的俗称的1963年莫斯科条约，已成为遏止核武器发展的一项有益的文件，也是旨在保护环境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但其中并没有包括地下核武器试验。而且，有两个核武器大国至今认为没有必要加入这个条约。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多年来为什么世界各国人民和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寻求达成无条件地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在这一论坛上几乎没有必要解释的是，缔约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是朝向遏止核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并为今后核武器的发展设置障碍，也可减少核战争的危险。缔结这个条约也将加强不扩散核武器的原则，因为那些寻求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将失去进行核爆炸的可能性，而核爆炸

是核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捷克斯洛伐克特别关心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早在1958年，其代表就参加了第一次专家会议，那次会议讨论了是否能侦察出对一项可能达成的禁止核爆炸条约的违反情况。当时专家们就得出结论，就此问题建立一个实际而有效的系统是可能的。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和其前身的各机构中，我们一直充分支持一切旨在早日拟定和通过这样一个条约的各种提案，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中并在所有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参加的情况下禁止核武器试验。对于那些要求开始就此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并就此问题设立工作小组的国家的建议，我们总是表示赞同的。

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已开始其审议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我国代表团经过考虑认为，该小组的职权范围不够广泛。并且我们注意到，在本会议室中这个意见得到广泛的支持。我们认为，不适当地限制我们的讨论，并仅仅注意该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这样做是不明智的。除了核查和遵守的问题外，完全不顾其他至关重要的方面，这种对待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态度将成为我们工作的严重障碍。颇为明显的是，核查和遵守的问题不能与其他有关的问题分开讨论，特别是与禁止的范围问题分开。我们对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活动的态度是基于这样一个设想的，即小组将做的每件事都须有助于早日拟定一项核禁试协定的草案。如果裁军谈判委员会能采取措施，保证从所有各个方面来拟定这样一项协定，这将是极为有益的。

今年8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文件已阐明我们对特设工作小组在目前的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方面的看法。我们认为共提出了七个项目，即：

- 国家核查技术手段；
- 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
- 专家委员会；
- 协商程序；
- 现场视察；

指控程序，以及

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各种安排的可能关联。

上述项目形成了一个合乎逻辑和完整的结构，这可成为有效的和富有成果的谈判的基础。

多年来，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一直在处理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方面国际合作措施的技术方面问题。我国的专家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在寻求有效地解决以国家手段确定地震事件的办法方面，专家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78年的第CCD/558号文件和1979年的第CD/43号文件中的详细报告载有交换地震资料的方法，这两个文件表明，在根据现有的地震学实践的各种可能性来拟定一种现实制度方面，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

就此问题，请允许我简单谈谈一项可能的禁试条约和核查的技术保证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同意，地震侦察和识别是对未来核禁试的核查制度的一种有效方法。但是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很清楚的是，侦察要达到百分之百的可靠性是无法达到的。因此，一切关于所谓侦察极限的辩论以及力求以最大的准确性来确定这一极限的努力都可能令人感兴趣，但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人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地震方法不是核查的唯一办法，核查和遵守将通过一整套的种种程序加以保证。我们还从这样一种谅解出发，即核禁试之核查应该通过国家技术手段进行。地震资料的国际交换应保证做到以下各点：每个成员国应能接触地震资料，同时地震事件应由成员国通过其各自的国家手段加以确定。为了保证地震事件资料顺利、可靠和迅速地得到交换，应设立国际资料中心。这些资料中心的作用现在正在详细的讨论中。

专家小组至今取得的成果表明，国际交换由国家手段获得的地震资料的系统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可靠性，其中某些方面在国际实验的基础上已得到了考验。这些成果还支持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每一种核查制度必须符合加入未来条约的所有国家的技术能力，该条约必须保证平等权利和义务。我们认为，如果要建立一种现实而有效的系统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应该指出，即使存在某些技术问题，只要所有有关的成员有诚意并准备寻求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些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目前的事态发展清楚地导致以下结论：核查的技术方面必须在各方面服从于未来全面协定的总观点。 在我们知道什么是协定的范围、条约的有效期是否无限的或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是否都参加条约等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是不能决定核查问题的。 核查和遵守问题的各种需要只能在各方面对未来全面协定作透彻审议后决定。 即使我们希望严格地遵守特设工作小组目前的职权范围，但在不知未来禁止条约的条款是怎样的情况下，是难以认真讨论核查和遵守问题的。

两年前，我们在研究了苏美英三国就核禁试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的三边报告（CD/130号文件）后，大家都注意到了三边谈判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我们还满意地注意到，三边谈判“决心尽最大的努力，以必要的意愿和毅力来使谈判早日圆满结束”（三边报告的第25段）。

但是，最近我们已看到美国在对待这个优先问题的态度上有着危险的变化。 这使我们深为关注，因为现在成问题的是，或是继续核军备竞赛，或者遏止这种竞赛；或是加强国际和平，或者在今后破坏这种和平。 美国总统里根决定不恢复三边谈判，拒绝批准分别与1974年和1976年签署的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的协定和平地下爆炸的协定，以及美国不顾世界人民防止核战争危险的要求，继续实施进行超过150千吨商定限度的核武器试验的广泛计划和其他的一些具体措施，所有这些都很难使任何人相信，美国是在认真考虑缔约一项核禁试条约的可能性的，不管是现在或以后缔结。

因此，以下事实并不很令人鼓舞，即所有的核武器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表明其政治意愿，并准备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谈判中和通过恢复三边谈判的方式积极地参加核禁试条约的拟定工作。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和英国只愿意处理核查和遵守这两方面。 我们也感到极为遗憾的是，两个核武器国家，中国和法国，也不认为有必要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多数成员国一直在寻求设立这个工作小组。 不管参加本机构工作的所有成员国对目前形势作什么估计，它们都应作出最大的努力，为通过旨在遏止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内的军备竞赛的措施作出贡献。 因此我们可以完全同意荷兰大使范东根8月17日讲的一段话，“核武器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论点，即对某些国家言，在考虑停止试验之前，必须进一步进行试验，以便加强它们的核能力。”

最后，我表示相信，裁军谈判委员会在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参加的情况下无疑能在解决禁止核武器试验方面的问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所有国家，首先是核武器国家要有参加这一进程的政治意愿。

希尔特纽斯先生（瑞典）：今天我打算以瑞典代表团代理团长的身分就核禁试的问题作一发言。

核禁试条约的达成将是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多年以来瑞典一直坚持的政策是尽其所能来推动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全面核禁试作为防止核武器扩散的手段，以及作为关系到核武器国家最后进入一个相互的核遏制的时代的一种标志来说都仍然保持着其充分的重要性。

作为达成该条约所作努力的一部分，瑞典曾在1977年提出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草案（CCD/526/Rev.1）。瑞典代表团的意图是希望在1983年春季会议期间提出这一草案的修正案。在检查我们现有的全面禁试条约草案时，我们将考虑到自197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政治上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就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三边谈判。瑞典对其中一方最近作出不拟恢复这些谈判的决定深表遗憾。

1980年7月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提出了他们进行三边谈判的最新报告。即使那报告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但我们认为，有关那些讨论的更为全面的报导，可以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供在这一机构内就核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有价值的背景材料。因此，瑞典敦促三方尽快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遗留的障碍的全面报导。

核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的问题关系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如果要使禁试有效，就必须能够吸引普遍参加。在本委员会中就一项未来条约达成协议将提供适当的机会去吸引这种参加。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确是谈判核禁试的一个适合讲坛。

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瑞典对中国和法国不参加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一事表示真诚的遗憾。我们希望它们将重新考虑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至于未来禁试条约的范围，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一项在一切环境中永远禁止一切核试验爆炸的全面条约。这项目标可以以一步或分几步达成。至于为和平目的进行的核爆炸，瑞典代表团认为，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的必要性必须优先于此种爆炸可能有的未来的益处。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准备考虑所有严肃的提案。

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本委员会最后终于就设立核禁试的特设工作小组达成了一致意见。瑞典代表团和很多其他代表团都认为，为了就全面禁试进行真正的谈判，该工作小组的职权明显地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应该予以改进。然而，就目前来说，它至少为开始谈判的进程在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了唯一的可能性。应该根据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的规定，作出坚决的努力对核查和遵守核禁试的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审议。我们希望在准备就核禁试进行真正谈判方面，事实将证明小组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利德戈尔大使在接受了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职位之后，在8月12日的全体会议发言时特别提到了如下内容：“我们要强调指出，我们接受这项任务的具体条件是，两个主要核大国将真诚地进行合作，以便达成我们职权范围能够达成的东西”。我几乎没有必要去进一步强调这一设想的重要性。只有得到所有参加者，特别是主要的核武器国家的积极合作，才有可能在工作小组中取得进展。

有些国家不断声称，没有适当的核查方法是全面禁试条约的主要障碍。现在和这里正是从多边的意义上开始来解决这些重要的核查问题的时机和场所。因此，我国代表团期望所有国家现在都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

我现在想谈谈有关核查遵守核禁试的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些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内解决。

我国寄予极大重视的核查问题之一是国际核查系统。参加核查核禁试条约是所有缔约国的权利和职责。然而，由于各国的地理位置，可使用的技术手段和其他情况，单独使用国家手段去监测一项条约的技术可能性也许是很不相同的。

国际核查系统的目的就是消除这种不同并协助所有缔约国监测一项条约。国际核查系统通过方便和迅速的方式，向各缔约国提供汇编的和事先分析的资料以及

从全球范围得到记录使所有缔约国具有基本上同样的可能性以监测一项条约。为了满足这些总的要求，国际核查系统必须有能够提供足够的情报、资料 and 记录，作为核查条约的基础。因此，国际核查系统应该是一个先进和现代的系统，具有不次于各个国家所具有的技术设备和能力。国际核查系统还必须具有一种对所有缔约国都有用的方式提供情报和资料的能力。

多数全球核查系统可能产生大量的基本资料，对这些基本资料的处理和分析对多数国家来说将成为一项不合理的沉重和昂贵的艰巨任务。而且并没有政治或技术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不应该在国际资料中心（IDCS）来进行这些基本的和标准化的分析——这在任何情况下是必要的。需要若干这样的中心以便给予所有国家平等的机会去监测核禁试。因此在国际资料中心的分析必须利用最新的技术和科学发展的好处，以及以国际核查系统范围内所产生和提供的所有资料为基础。对于国际资料中心拟予使用的资料加以任何限制会大大减少国际核查系统的有效性。对于那些依靠国际资料中心服务的国家来说，在国际核查系统内的这种差别对待是难以接受的。

瑞典政府已在若干场合中表示愿意在瑞典设立、操作和资助一个国际资料中心。作为就禁试核查进行国家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瑞典已设了一个实验性的资料中心，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有待在国际资料中心使用的方法和程序。陈述这项工作成果的详细报导已经交给了特设科学专家小组。

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已经对于将成为国际核查系统的一个部分的合作地震措施进行了深入的审议。瑞典代表团认为，专家小组的工作将为国际核查系统的地震学部分的设计提供良好的基础。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全球系统的所有组成部分均应充分考虑到最新的科技发展及成果。因而全球地震系统的进一步现代化是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现有的职权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任务。

去年春季瑞典提出了是否国际核查系统也应该包括空降放射性物质全球性侦察网的问题，作为地震学手段的补充，以寻找在较低的大气层暗中进行的核爆炸。（CD/257）。此种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所加以禁止的爆炸迄今一直由国家技术手段单独进行监测。

对大气层放射性物质进行取样是侦察大气中的核爆炸的显著的方法，也是应该从国际合作中得到最多好处的一种方法，因为任何国家都难以自己建立一个足以包括全球范围的网。因此，瑞典代表团认为应该对设立一个类似于地震侦察网的侦察空降放射性物质的全球网的可能性进行探索。此种网将使所有缔约国具有基本上相同的能力去侦察在大气层中的由核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

其他的技术手段可以为监测禁试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例如在大气中的低频声和万有引力波的记录，类似于记录闪电击的电磁测量以及对深洋中的声波的水声测量。此种水声记录还可能改进几乎没有地震站的海洋地区监测地下爆炸的能力。

在普遍承认的地震手段之外，引进核查措施的引进不应被看作是企图延迟核查讨论或使核查问题更难以解决。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从所有核查的技术手段中探索到潜在的好处，以及如果认为有用，可使未来禁试条约的所有缔约国都能利用此种手段而不是仅仅限于有良好设备的几个国家。

最后，我想简短地谈谈核查以及遵守情况的某些机构方面的问题。

在履行一项条约的过程中，将会产生一些政治和技术性的问题，因此，有一个机构能够在适当的权威和能力的水平上来处理这些问题是重要的。除了缔约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协商的安排外，瑞典认为应该设立两个具有一个共同秘书处的委员会。

委员会之一将是一个技术委员会，任务是监督国际核查系统的操作情况和解决在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技术问题。委员会还应该在与国际核查系统有关的范围内紧跟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此外，应委托它对该系统的技术现代化提出建议。另外一项工作则是为各国对于观察到的事件可能要求进一步澄清提供进行技术性讨论的讲坛。该委员会还应负责现场视察的技术工作。

拟命名为协商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会则是一个政治机构，其任务为监督整个条约的履行情况。这个委员会是讨论该条约履行情况，包括其核查的有关政治问题的一个讲坛。在这方面，它应接受特别是对现场视察的要求及其结果。它还监督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协商委员会也应计划和筹备必要的审查会议。

发言结束时，我愿再次强调，瑞典政府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和特设科学专家小组内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以便为全面禁试条约的进展作出贡献。瑞典希望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现在准备履行它们在这方面的各项职责和国际义务。时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此，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严肃和具体的处理不应再予延迟，即使我们必须不太令人满意的职权下——至少迄今为止情况是如此——来加以实施。

昂克林克斯先生（比利时）：我今天的发言是谈议程项目1，关于核禁试这个我国政府继续视为最优先的问题。

在工作小组的开幕式上，我曾说过这一新的机构多么需要抓紧人们给它提供的机会，确定导弹核禁试条约谈判的行动方针。虽然，或许正因为，存在不少明显的不利因素，特别是三方谈判的中断，还为某些核武器国家说它们在这一阶段不能参加讨论它们可能加入一项禁试议定的条件问题，这一谈判已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所感受到的遗憾心情如果只能削弱我们履行委员会关于“促进核禁试谈判进展”的决定的决心，那末，那么这种遗憾就一文不值了。

同样，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有制性质也不应成为我们希望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的障碍。在这个阶段开始讨论工作小组这一职权范围的性质、解释或今后的发展是没有用处的。

化学武器工作小组最近的经验说明，在一项有限的职权范围内是可以做出有益的工作来的。

无论如何，我们在对待这一新的工作小组的工作问题上应采取一定的灵活态度。在这方面，我们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轮各国发言，特别是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受到鼓舞。

但是，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职权范围抓住了禁试问题的中心，即核查和遵守问题。在三方会谈期间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解决办法始终未超过泛泛之词。而且，不管我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们仍然是关于一项可能的国际禁试协议的钥匙。

秘书长的报告中载有关于全面核禁试的研究报告，这是在第35届联大提出的，它正确指出“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问题必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别于1963年签署的部分禁试条约”。

因此在我们看来，在开始阶段我们应全神贯注地对待这些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的工作效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开始时的基础。对于这一初期阶段，主要的是在不损害各国立场的情况下——我重复一下，在不损害各国立场的情况下——商定一个工作设想，它只能是一个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试验的工作设想。

这样的方案由于它符合1978年《最后文件》第51段所规定的目的，因而具有可靠的优点。

它还有不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讨论委员会目前不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去的好处。我特别指的是关于和平核爆炸问题。

这样一个方案意味着要立即开始确定核查全面禁止核爆炸的条件。这种核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秘密试验会给进行试验的国家带来人们不能接受的军事优势。

在这里我愿意提出一点说服力意见，这是在已散发的我的发言案文中没有谈到的。我对在通过工作小组的工作计划时的拖延表示遗憾。可惜的是，在这个毕竟已被认为是次要的问题上，所有代表团没能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人们能尽快地进行实质问题的讨论。至少有三次工作小组的会议被浪费了，而通过瑞典主席起草的文件是不会损害各国对正在讨论中的各个问题的立场的，我要呼吁今天的谈判和协商快点进行，以便到明天下午工作小组开会时，我们不再被迫把时间浪费在讨论我认为完全是次要的问题上面。我们应该尽早进入问题的实质，那就是讨论瑞典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也认为应把我们的工作建立在政治和法律角度的基础之上，而不要陷入对我们毫无帮助的虚假技术细节，引起象关于可以接受的核查等级问题这类无意义的讨论。经验证明，在这一领域，总是在谈判之后而不是谈判之前以某种中间立场确定核查等级的。

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科学专家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明确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该专家小组同工作小组的关系应是既密切又灵活，没有必要由一个小组隶属于另一小组。专家小组的主席参加工作小组的讨论——这是我们都欢迎的——应足以确保这两个小组活动的合作了。

我已讲过，全面禁试的核查条件当然要比部分禁试的更为严格。

我刚刚提到的秘书长的报告指出，对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来说，“仅仅通过各缔约国本身的手段，未必能确保禁令获得遵守。因此，必须制定国家和国际核查手段的条款”。

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技术核查手段也许有可能满足拥有这些手段的国家的需要。但就我们所知，这是一种颇有点乐观的假设。此外，不拥有这类国家手段的国家就得转而求诸第三国的判断。最后，使用这些国家手段根本不符合国际合作的细则，因为每个国家在它认为适当时都有使用这些手段的主权。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可以在一项国际公约中约束自己达成这样的协议，即缔约国可以使用国家手段并共同保证不干涉这类手段的使用。关于第三国享用由国家手段收集的情报的条款也可以成为可能协议的主题。但是这类条款绝不能代替一项国际核查制度。目前看来这样一个制度是必要的。因为，假设有了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就不会象1963年的条约通过以后的情况那样，不再有可能以地下核爆炸来代替其他条件下的爆炸了。1963年的条约事实没有规定任何国际核查制度，主要是因为隐藏的代价太高而且有可能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侦察出地下爆炸。但是全面禁止核爆炸就必须予以核查，同时，为了例行的核查和一旦产生怀疑或涉嫌时辨明事实真相，包括可能的现场视察在内的明确的国际核查措施在一切阶段都是必要的。

显然，地震核查是核查禁止地下试验遵守情况的全球性制度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们极其重视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活动，比利时从一开始就是该小组的一个成员。从1979年比利时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以后，我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委员会与专家小组的关系。其结果就是1980年7月18日专家小组的成员参加了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

至于专家小组的工作，我认为国际资料交换的价值应该进一步通过试验来核查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希望终将有可能在各国最广泛可能参加的情况下，进行一次全球性的资料传送试验。

即将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大会也应成为一次机会，来说明该组织——特别是它的全球电讯系统——在国际资料交换问题上可以起到的作用。最近分发的、由日本代表团提出的文件载有关于这一问题的有益建议，我们认为委员会应尽快对这些建议作出决定。

参与资料交换网的地震站分布情况是我们应继续给予特别重视的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注意到普遍都赞成尽可能广泛地具备地理上的代表性，特别要铭记南半球地震站的不足，并铭记把大量国家同国际核查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好处。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要达到这一目的会在一些方面碰到很多难题，如各国享用所需要的技术，特别是自动提取地震参数。

交换波形——或2级——资料的地位也必须予以明确。

鉴于目前能够得到的提取这类资料的新技术已使人们更加容易识别地震事件的位置、深度和强度，从而从这些资料成为和1级资料，即侦察地震信号的基本参数一样的必需资料，我们是否该考虑把2级资料作经常传送而不仅仅在“应要求”时才传送呢？

我们还应该考虑参加地震网的国家地震站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资料中心的“国际”地位问题。

澳大利亚提出的第CD/95号文件可以作为审议这一问题的有益基础。

但是地震核查有可能不足以满足国际核查的需要。这是我们应该努力作出决定的问题。

例如，我们要不要规定一些核查的补充方法，如监视大气层的放射性？

这种监视能不能肯定地识别由于地下爆炸在大气层引起的放射性散发物呢？

这种方法遇到小型爆炸时会有效吗？

我们该不该把这种侦察手段保留给阻拦和核查可能的秘密大气层爆炸，或者消除象围绕着1979年9月22日南非海岸事变的疑虑之用呢？

如果认为有必要使用除了地震方法以外的其他侦察方法，那末，我们对我刚才提到的这类问题作出初步回答的各种尝试势将意味着专家小组职权范围需要进行一项审查和小组成员需要扩大。

但是，也可以考虑其他方法，只要它们能使核查更加可靠而又不会使国际协定

的条款不必要地复杂化的话。

例如，区别小型核爆炸和大型化学品爆炸方面的困难也许可以通过对后者事先进行通知或通过核查来克服。

现场视察是国际核查的另一个必要的方面。在这方面的政治态度近年来似未有所进展。1976年美苏关于为和平用途进行地下核爆炸的条约议定书标志着这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

这一发展的其他迹象最近我们已在别的领域，特别是关于化学武器和核查核燃料循环的民用部分有所发现。

现场视察应该成为例行监督程序和一旦引起怀疑或涉嫌时查明事实真相的程序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一方面要重视有关核查方面看来是新的和有益的原则，同时也必须详细地规定这些程序使它们具有最低限度的侵入性。

在结束这次发言时，我愿意提出希望，希望我们不要错过我们自己在建立核禁试工作小组中所创造的机会。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识别各个问题。因为我已在这里提到了不少问题，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挺多挺复杂的。然后我们将提出解决的办法，随后就得努力把它们调和起来。

我认为，这样做委员会就能为达到核禁试这一重要目标最好地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今天，我愿就大家普遍关心的“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问题谈几点看法。

在开始发言前，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欢迎新参加裁委会工作的秘鲁大使坎诺克，并感谢已经或即将离任的印度大使所作的贡献，并祝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工作顺利。

一、近年来，随着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核战争的准备和部署的步伐加快，世界人民处于严重的核威胁阴影下。人们迫切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核战争，要求优先解决核裁军问题。世界上一些地区发生的规模巨大的群众性反核运动反映了各国人民维护和平与安全、反对核

战争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举世瞩目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实现人们的期望。但即使如此，许多国家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合理意见和建议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进一步研究探讨。

无数事实表明，核军备竞赛、核垄断和核战争的威胁都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而造成的。

有的不结盟国家在那次会上提出了要求苏、美两个核大国立即宣布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建议。这一建议抓住了当前核军备现状的特点，指出了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国家对核裁军的特殊责任，要求它们立即停止核军备竞赛，是值得予以认真考虑的。当然，为了减少核战争危险，在要求苏联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核武器的同时，还必须要求它们大量削减它们的核武库。在这方面，中国代表团曾提出具体建议，要求苏、美先把它们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削减50，900由于它们两家的核武库是如此庞大，它们首先削减一半，也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安全。在它们采取行动缩小了它们同其它核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后，所有核国家都停止试验发展和生产核武器，并一起裁减和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

有些国家主张在实现核裁军以前，先禁止使用核武器。我们赞成这一主张。我们认为，如果所有核国家都能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核战争引发的危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超级大国的核武器已达到超杀的危殆程度，仅仅禁止使用显然并不能消除核威胁。特别是如果超级大国仍然加紧核扩军，不断提高核武器的质量，更新和部署新式核武器，广大中、小国家怎么能感到它们的安全有了保障，能够就此高枕无忧了呢？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禁止使用核武器必须同核武器的裁减和销毁相联系，并且，在进行核裁军的同时，也必须对常规裁军予以足够重视，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的安全，减少战争对人类的威胁。

二、关于停止核试验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整个核裁军的一个方面。

停止核实验有助于减缓核军备竞赛，但它必须同其它核裁军措施结合起来进行，才能对减少核战争威胁起一定作用。两个超级大国已经进行了一千多次各种核试验，拥有了数量巨大精度很高的核武器。它们理应响应世界人民的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核试验，停止核竞赛，并为真正的大量削减核武器进行谈判，以便早日实现核裁军。如果，它们真能这样做，不仅将使其他核国家愿意停止试验、生产和裁减核武器，也将有助于说服具有潜在核能力的国家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事实完全同人们的愿望相反。一个超级大国公开宣称，为了夺回失去的优势，现阶段不能停试；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虽然口头上高唱赞成核裁军，主张全面禁止核试验，实际上却在加紧进行核试验，仅在一九七九年就创了一年里进行二十九次核试验的纪录。这一数字超过了其他核国家当年试验次数的总和。又在1980年和1981年的核试验次数也都超过其它核国家。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它真有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诚意呢？

主席先生，

中国有着有限的核力量是在严重外来威胁下被迫采取的自卫措施。中国是一个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本来不愿把资金用于核武器。但是在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面前，我们不能不在进行建设的同时，保持必要的防御力量。我国代表团团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会议上再次重申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且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充分说明中国的很有限的核力量完全是为了自卫和防止外来侵略。中国也准备承担核裁军义务。如果一旦两个拥有最大武器库的国家率先停止试验、改进、生产核武器，并把它们的核武器裁减一半，中国准备承担义务，停止发展和生产核武器并同它们一起裁减直至完全销毁核武器。中国人民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热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请求允许我发言谈几个项目而不是只集中在今天的主要专题上。对比之下，我的发言会是简短的。

我国代表团十分忧虑的是，核禁试工作小组仍在设法就其工作计划达成协议，达成一致的方案的前景不是如我们愿望的那样美好。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对各个小组在几个代表团协商和作出贡献的基础上已经非正式讨论的一项工作计划的新案文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迫切的是，应到8月27日时就这一案文达成一项协

议，以便至少有最少限度的时间来初读要讨论的各项题目。如果未能达成一项协议，那我们就应该确定为难者所应负的责任，因为到那时我们必须假设那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所有代表团都知道，核禁试小组的职权是有限的。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态。但是，无论各代表团感觉如何，唯一能证明所谓职权太小的建设性做法看来应当是尽可能快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任务。一旦完成，对于今后更广泛的职权的要求当然就会更有说服力。

在8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本委员会曾有机会讨论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进度报告。该小组的非常称职的主席，埃里克松博士如此迅速提供的这一报告及其辅助资料很足以向委员会说明了该小组的工作现况。和其他代表团一样，我国代表团特别感谢大川大使对于该小组应该朝着哪个方向作出进一步努力的问题提出了透彻的探索性问题。我愿和其他很多代表团一样同样拒绝看到小组的工作永远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性的工作继续下去。我国代表团愿鼓励专家们尽其可能于1983年早些时候，最好在春天，完成下一个进度报告。目前，地震专家们已经积累了大批书面资料。他们缺乏的是实验。尤其是鉴于核禁试工作小组现在从事的工作，本委员会应该对于扩大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职权问题作出认真的考虑，该职权能更为确切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扩大的职权应该包括如下任务：

国际地震资料交换系统的所有方面应该在一切现有的科学和技术方法的帮助下进行实验性的考查；

在有待指定的时限内，对所有一级参数的自动和/或相互作用的精选至少应经历两周的检验期；

在世界气象组织正式认可专家小组的基础上，通过全球电讯系统/世界气象组织传播这一全套的参数；

通过实际的试验来检查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的专线以及其他资料渠道传播二级资料的可能性；拟定这一用途的标准方案；

使用最新的估价方法来发展和实验性地核查资料中心中的分析程序，从而对一级和二级资料各自的结果进行比较。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专家们的工作更富实验性质，那就可对下列国家提供特别有价值的成果：即那些本身没有地震学设备而可以利用交换系统作为在核试验领域内从事他们自己的核查工作的基础的国家。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如何专家小组这一年的工作以及8月24日全体会议的讨论都说明了有必要在职权中包括这样一个前提，即所有参加国都在政治上和技术上准备应用最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并尽可

能给以最充分的使用。

现在转到化学武器领域，我想说，我国代表团对于特设工作小组在这一领域中已采用的工作方式表示满意。目前这种设立一些没有确切职权的小的，生气勃勃的小组的谈判方法，结果证明相当成功。这是多边谈判中的一种实验。从中我们可以希望也为其他的努力吸取我们的经验。我们应该赞扬苏伊卡主席介绍了这一灵活的谈判方法；我们的化学武器谈判第一次超出仅仅合并各个国家观点立场的作法。他们现在已开始评价他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并开始逐渐就共同的立场达成一致。

在本届会议的初期，我国代表团对本届谈判会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作出了评论，即，苏联代表团在纽约为国际核查建议了新措辞并在此再次介绍。我们曾试图建设性地推进谈判，并就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各个方面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载入第CD/CW/CRP.63号文件。为了使我们的问题清单更清楚以便于苏联代表团答复，在后来几天我们与荷兰代表团共同努力重新制订了我们的小小的问题单并使其结构更有逻辑性。我感谢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8月12日的发言中对我们的第一组问题作出了一些初步的回答。在那时，很显然不可能已准备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一专题是多么复杂。然而，在重申我国代表团对于苏联的观点的高度兴趣的同时，我想声明我国代表团继续希望在适当时候对我们的问题给予正式充分的答复。苏联特别清楚地强调早日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紧迫性。由于我国代表团寻求的在国际核查范围内的澄清看来对于我们谈判的迅速进展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设想，对我们的问题单作出早日答复将有助于推进我们谈判的进程。我还想提醒尊敬的苏联代表，我国代表团曾立即准备对于在散发了我们的第CD/265号工作文件后向我们提出的核查领域内的类似问题作出答复。我本人已在4月15日全体会议的一次详细发言中答复了这些问题，同时我国代表团曾利用一次机会在与我们的苏联同事直接接触中进一步阐述了我们的答复并阐明了更多的方面。某种程度的投桃报李当然会受到欢迎。

结束发言时，请让我以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现任主席的身份作一简要的发言。在答复我们8月3日会议初期散发的信件方面我已收到13个代表团的正式答复，其中一个地区小组的回答，代表了该小组8位成员的意见。这意味着本委员会大约半数成员作了回答。我特别感谢那些作出答复的成员。在今后几天内我随时愿意为那些愿意进行口头交流的人以及那些愿意进一步阐明他们书面答复

的人效劳。我愿请那些代表团尽可能早地与我联系。放射性武器工作小组的正式会议将在9月2日下午举行。我打算在该会议期间汇报向我表示过的意见并为下一步的工作进程作出建议。

菲尔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赞成你和其他同事说的话，对于自我上次发言以来，有两位同事离开了，我们表示某种遗憾，但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极大的赞赏，他们是尊敬的南斯拉夫大使马尔科·弗尔胡奈茨博士以及阿尔及利亚的阿尼斯·萨拉赫·贝大使。我们祝愿这两位同事在新的努力中获得成功。同样，我国代表团也同意向我们的秘鲁新同事坎诺克大使表示欢迎时说的很多友好的话，并盼望有一种愉快、长久和富于成果的交往；我们对有从我们半球来的同事们加入我们一同工作表示高兴，并且盼望这样的前景。

在我们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在本委员会中以两个发言为例：不幸地不是致力于促进委员会的极其重要的工作的而是阻碍它的。旨在掩盖而不是阐明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漂亮言词是不能起任何帮助作用的。我不相信这样一些发言——企图通过有选择的引用的自由人在一个自由报刊上的自由讲话去责备很清楚并不存在该责备的地方——会促进争取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的真正事业。

我指的这两次发言是苏联和墨西哥代表的发言。苏联的发言是所有代表团都认为是有某种动机的发言。第二个发言只能被理解为是企图制造一种对历史的狭隘和具偏见的看法，目的是想说明或企图想说明，我国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的立场不忠实于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愿作出简短的回答。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为了美国人民也为了全世界，它所必须处理的最基本的问题是有关核武器的问题。只要对美国及其同盟存在威胁，特别是核威胁，美国除了依靠威吓战略外无任何选择。主张我们的战略武库必需足于阻止对美国或我们的同盟的蓄意进攻的这一战略一直得到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每个美国总统的批准。要美国采取单方面的步骤去削弱那一威吓是不可思议的。但同时美国将通过谈判真诚地寻求有效措施来减少那些威胁，并最终消除它们。这样做很明显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我们尊敬的同事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令我们上了一堂高度有选择性的历史课。

大约在十年前作为平民身份的三位尊敬的美国人的发言引语被用来说明他的历史观点。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则试图通过例举当前报刊中的报道来使用同一种策略。只要在美国的巨大的和很容易得到的公共记录中迅速寻找一下，就可以列出一些具有同等地位美国人曾发表过的或就在现在发表的。表示别种看法的引语。

由于我们的时间太宝贵而不能花在这样无用的事务上，因此我不愿进行反引证。而且，这样一种作法会放过真正目标。这会模糊指导我国政府行动的现实的方针。请让我对这一方针讲几句话。1946年6月，当时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大胆地采取主动提出将这些武器置于联合国的控制之下。伯纳德·巴鲁克先生在提出以他的姓名为名的计划时辛辣地说，“我们在此要对立即行动和死亡之间作出选择”。巴鲁克计划得到联合国大多数的支持，但受到了其后不久就发动核军备竞赛的一个成员国的有效阻碍。由于苏联获得了核武器以及它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设立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这是一个在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下允许的地区性的集体防御机构。这一方针体现了美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对于控制核武器作出的很多耐心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1963年的有限禁试条约、外空条约、不扩散条约、海床公约和与苏联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定。这一方针也体现出我国政府已作出广泛的努力以求使全世界得到和平利用核能的好处，同时也体现出我国政府支持建立具有重要的国际保护制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的方针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苏联行为的记录。我们都记得柏林墙和古巴导弹危机。当美国在所谓缓和的时期实行克制时，苏联却在这个七十年代期间获得了大量的核和常规武器，因此，我们的方针有所适应。我们还注意到苏联发展了一种反卫星武器以及他们一贯的冒险和侵略作风，其最近的表现就是对阿富汗的野蛮入侵。

在这一前景下，任何有理智的人要期待美国采取何种立场呢？我们难道以单方面裁军来作出反应吗？难道去相信苏联的善意而抛弃审慎吗？没有任何一个负责的美国官员能够在任何时候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

但是相互降低军备水平——核和常规的——十分清楚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这些裁减可以将经济资源节省下来为世界更好的用途服务。我们的经济制度——

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可以为整个世界造福。需要在军事舞台上和苏联保持竞争一事当然绝不是一种受欢迎的事情。枪弹不能喂养孩子或建造医院。

我国政府对于核军备控制和核军备裁减的承诺是毫无疑问的。在这间会议室里没有任何一个代表团能忘记这一事实，即，美国和苏联之间正在进行两种极其重要的谈判以达此目的。我国政府对于达成化学武器的全面和可核实的禁止的承诺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愿意从事正在维也纳进行的相互和均衡裁减部队的谈判的承诺是毫无疑问的。我国将根据自己是一个协议国的各项协议，特别是不扩散条约，来承担其国际义务，是毫无疑问的。依照战略军备裁减会谈和就中程核武装的谈判——美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主动——我觉得任何一国政府都不能作如下的论断：我国政府不知怎么地把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看作是形同虚设的规定，正如有些代表团在1982年会议期间在此所断言的。关于核禁试的问题，我们一贯宣布它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但是是一个必须在核军备控制措施的广泛范围内以及在美国的整个安全利益的广泛范围内予以考虑的目标。我国代表团准备积极地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同时我愿和今天上午发言的我的同事们一起共同要求就那一机构的工作计划早日达成协议。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代表团似乎把本委员会的工作当作一种游戏——当作旨在争取辩论得分并使持反对立场的人感到难堪的一个政治剧场。我国代表团当然不同意那种观点。无论是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美国代表团将继续采取以严肃的民族利益和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现实主义观点为基础的立场。

主席：感谢美国代表的发言。

根据本委员会第176次全体会议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尊敬的爱尔兰代表海斯大使阁下发言，我对他参加本委员会表示热烈欢迎。

海斯（爱尔兰）：谢谢主席先生，特别是谢谢你讲的一番欢迎的友好的话。

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本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你和你的尊敬的前任从本委员会的发言中得到很多——无愧的——赞赏，我们也一样对你表示赞赏。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天的全体会议上审议委员会的议程项目1的时候，我作为观察员参加感到极大的荣幸。正如你和委员会其他成员所意识到的，爱尔兰是这

一机构成员的后补者。如果正如我们所希望的，我们的后补资格成功，我们深信，全面禁试的特别问题将是我们必须作为委员会成员来发言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凡已注视这一特别问题的人都有意识到爱尔兰政府对作为国际社会努力达成核裁军方面的一环的全面禁试所给予的重视。我们年年在联大表示了我们的观点并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就这一问题联合倡议了决议。

在察看我们周围情况时，我们看到虽然作出努力来谈判核领域内的裁军措施，但所有那些努力经常不能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因而它们未能减缓核军备竞赛。全面禁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将通过限制核武器的技术方面的发展来帮助遏制核武器国家之间的质量竞争。虽然1963年部分禁试条约和较新的级限禁止条约在心理上是重要的，但它们在限制核武器的改进方面不是十分有效的。我们认为需要更多的一些东西。对于1963年部分禁试的各缔约国已经在那时作出了承诺的全面禁试谈判是不存在任何替代方案的。

历届爱尔兰政府都强调有必要采取行动避免核武器的扩散。在1959年时，当时的爱尔兰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一项决议。在随后的一些年中，我们坚持我们的倡议，逐渐获得了日益增多的支持，直到1967年最后缔结不扩散条约。我们认为该条约对于国际社会努力限制核武器的扩散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核武器国家接受全面禁止所有核试验对于维持和加强不扩散条约的国际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促进。爱尔兰和其他支持该条约的国家主张，它应该得到普遍承认并要求有可能得到核武器的各缔约国为了大家的利益不要去这样做。现有的核武器国家现在若能就结束试验达成协议，那将证明它们也是愿意接受限制的，并且对于我们那些想看到不扩散条约得到严格制订并被所有国家接受的人来说将是巨大的鼓舞。用帕姆委员会的话来说，全面禁试“将增加不扩散条约的可接受性和可靠性。”

鉴于爱尔兰政府对于全面禁试达成协议予以极大的重视，因此使我们感到极大遗憾的是达成协议的前景在近几个月中没有得到改善。我们予以极大重视的三边谈判没有恢复，同时关于早日恢复的前景的最新报道偏于悲观。然而，我们相信，有关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尚未听到，因此，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继续希望早日恢复谈判。我们的观点是，主要有关的核武器国家之间具体讨论是主要的，如果裁

军谈判委员会的努力要获得成功的话。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以外的国家已注视到近年来你们在委员会内千方百计作出了努力来解决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你们就设立一个工作小组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当然注意到你们在今年4月已决定设立一个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并注意到你们商定了那一小组的职权。我必须立即承认那一商定的职权不是我们要建议的职权，假如我们有资格建议的话。我要补充的是，依我们的看法，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当参加讨论。

我回忆起在1972年2月29日时，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在本委员会的前身，裁军委员会会议谈及全面禁试时说：“我认为对于所有技术和科学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如此充分的探讨，为了达成最后协议目前需要的仅仅是一项政治决定。”多年来核查的问题当然与全面禁试的讨论有密切联系。然而，我国代表团似乎认为秘书长在1972年所说的在今天肯定也是真实的。要求一种十全十美的核查方法可能证明是一个很长远的要求，但在侦察和识别方面的科学发展正在不断地减少核查方面的错误幅度。我们必需准备寻求一种均衡的解决办法。那当然是秘书长在1972年所说的话的意思，那时他表示的观点是，为了达成最后协议，现在所需的仅仅是政治决定。

从我所说的可以清楚说明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对于新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曾有一些初步的保留意见。然而，这不是说，我们对它的态度是否定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设立使委员会有可能着手就这一最重要的问题进行工作。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经验也使我们受到了鼓舞，该小组原来只有我们可称之为颇为有限的职权。尽管它职权有限，但如我们所知，它仍然能够作出了极其有用的工作。我们希望，依照那一经验，现在设立的解决全面禁试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将能够同样作出有用的工作。

主席：感谢爱尔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名单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愿发言？

冈萨雷斯夫人（墨西哥）：我要求发言是为了保留我国代表团行使答复的权利，即在我国代表团详细地审议那一发言内容后答复尊敬的美国代表。

主席：秘书处应我的要求散发了一份载有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下周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如往常一样，此份时间表是指示性的，如有必要可予修改。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该非正式文件。

就这样决定。

主席：在全体会议休会之前，请允许我提一下，在下星期二的全体会议上，我要请委员会通过第CD/318号文件中所载的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的第10段中所载的工作计划，以及第73号工作文件中的传息草案。

再请允许我提一下，委员会将在今天下午3时召开非正式会议，审议在议程项目2和7下提出的其余提案，以及有关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和加强效率的问题。

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在8月3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举行。

全体会议休会

下午12时35分散会

×× ×× ×× ×× ××

DOCUMENT IDENTIQUE A L'ORIGINAL

DOCUMENT IDENTICAL TO THE ORIGINAL